

定情人

作者：清·不题撰人

定情人（又名《新镌批评绣像秘本定情人》）

版本：

清初刻本。十六回。

作者：

不题撰人。署“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”。“天花藏主人”等书序均为“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”，唯此书不同。

内容：

叙述双星与江蕊珠的爱情故事。本书故事紧凑，文笔流畅，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作。

### 目录

#### 《序》

- 第一回 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 
遵母命游婚姻之学
- 第二回 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  
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
- 第三回 江少师认义儿引贼入室  
珠小姐索和诗掩耳偷铃
- 第四回 江小姐俏心多不吞不吐试真情  
双公子痴态发如醉如狂招讪笑
- 第五回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 
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
- 第六回 俏侍儿调私方医急病  
贤小姐走捷径守常经
- 第七回 私心才定忽惊慈命促归期  
好事方成又被狡谋生大衅
- 第八回 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  
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
- 第九回 巧帮闲惯弄假藏底脚贫女穴中  
瞎公子错认真饱老拳丈人峰下
- 第十回 欲则不刚假狐媚明制登徒  
狭难回避借虎势暗倾西子

- 第十一回 姚太监当权惟使势凶且益凶  
江小姐至死不忘亲托而又托
- 第十二回 有义状元力辞婚挤海外不望生还  
无暇烈女甘尽节赴波中已经死去
- 第十三回 烈小姐有大福指迷避地感神明  
才天使善行权受贡封王消狡猾
- 第十四回 望生还惊死别状元已作哀猿  
他苦趣我欢场宰相有些不像
- 第十五回 览遗书料难拒命请分榻以代明烛  
续旧盟只道快心愿解襦而试坐怀
- 第十六回 节孝难忘半就半推愁忤逆  
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

## 第一回

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 
遵母命游婚姻之学

诗曰：

好色原兼性与情，故令人欲险难平。  
苦依胡妇何曾死，归对黎涡尚突生。  
况是轻盈过燕燕，更加娇丽胜莺莺。  
若非心有相安处，未免摇摇作旆旌。

话说先年，四川成都府双流县，有一个宦家子弟姓双，因母亲文夫人梦太白投怀而生。遂取名做双星，表字不夜。父亲双佳文曾做过礼部侍郎。这双星三岁上，就没了父亲，肩下还有个兄弟叫做双辰，比双星又小两岁。兄弟二人因父亲亡过，俱是双夫人抚养教训成人。此时虽门庭冷落，不比当年，却喜得双星天生颖异，自幼就聪明过人，更兼姿容秀美，矫矫出群。年方弱冠，早学富五车，里中士大夫见了，无不刮目相待。

到了十五岁上，偶然出来考考耍子，不斯竟进了学。送学那一日，人见他簪花挂彩，发覆眉心，脸如雪团样白，唇似朱砂般红，骑在马上，迎将过去，更觉好看。看见的无不夸奖，以为好个少年风流秀才，遂一时惊动了城中有女之家，尽皆欣羨，或是央托朋友，或是买嘱媒人，要求双星为婿。不期双星年纪虽小，立的主意倒甚老成，自小儿有人与他说亲，他早只是摇头不应。母亲还只认他做孩提，不知其味，孟浪回人。

及到了进学之后，有人来说亲，他也只是摇头不允。双夫人方着急问他道

：“婚室乃男子的大事，你幸已长成，又进了个学，又正当授室之时，为何人来说亲，不问好丑，都一例辞去，难道婚姻是不该做的？”双星道：“婚姻关乎宗嗣，怎说不该？但孩儿年还有待，故辞去耳。”双夫人道：“娶虽有待，若有门当户对的，早定下了，使我安心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双星道：“若论门户，时盛时衰，何常之有，只要其人当对耳。”双夫人道：“门户虽盛衰不常，然就眼前而论，再没有个不检盛而检衰的道理。若说其人，深藏闺阁之中，或是有才无貌；或是有貌无才，又不与人相看，那里知道他当对不当对。大约婚姻乃天所定，有赤绳系足，非人力所能勉强。莫若定了一个，便完了一件，我便放一件心。”双星道：“母亲吩咐，虽是正理，但天心茫昧，无所适从，而人事却有妍有媿，活泼泼在前，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做主，然自之做主，或正是天心之有在也。故孩儿欲任性所为，以合天心，想迟速高低定然有遇，母亲幸无汲汲。”双夫人一时说他不过，只得听他。

又过了些时，忽一个现任的显宦，央缙绅媒人来议亲。双夫人满心欢喜，以为必成，不料双星也一例辞了。双夫人甚是着急，自与儿子说了两番，见儿子不听，只得央了他一个同学最相好的朋友，叫做庞襄，劝双星说道：“令堂为兄亲事十分着急，不知兄东家也辞，西家也拒，却是何意，难道兄少年人竟不娶么？”双星道：“夫妇五伦之一，为何不娶？”庞襄道：“既原要娶，为何显宦良姻，亦皆谢去？”双星道：“小弟谢去是非且慢讲，且请教吾兄所说的这段亲事，怎见得就是显宦，就是良姻？”庞襄道：“官尊则为显宦，显宦之女，门楣荣耀，则为良姻。人人皆知，难道兄转不知？”

双星听了大笑道：“兄所论者，皆一时之浅见耳。若说官尊则为显宦，倘一日罢官降职，则宦不显矣。宦不显而门楣冷落，则其女之姻，良乎不良乎？”庞襄道：“若据兄这等思前想后，说起来，则是天下再无良姻矣。”双星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所谓良姻者，其女出周南之遗，住河洲之上，关雎赋性，窈窕为容，百两迎来，三星会合，无论宜室宜家，有鼓钟琴瑟之乐。即不幸而贫贱，糟糠亦画春山之眉而乐饥，赋同心之句而偕老，必不以夫子偃蹇，而失举案之礼，必不以时事坎坷，击乖唱随之情。此方无愧于伦常，而谓之佳偶也。”

庞襄听了，也笑道：“兄想头到也想得妙，议论到也议得奇，若执定这个想头议论去娶亲，只怕今生今世娶不成了。”双星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庞襄道：“孟光虽贤却百非绝色，西施纵美岂是淑人？若要兼而有之，那里去寻？”双星道：“兄不要看得天地呆了，世界小了。天地既生了我一个双不夜，世界中便自有一个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双不夜作配。况我双不夜胸中又读了几卷诗书，笔下又写得出几篇文章，两只眼睛，又认得出妍媿好歹，怎肯匆匆

草草，娶一个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的丑妇，朝夕与之相对？况小弟又不老，便再迟三五年也不妨。兄不要替小弟担忧着急。”庞襄见说不入，只深别了，报知双夫人道：“我看令郎之意，功名他所自有，富贵二字全不在他心上。今与媒人议亲，叫他不要论门楣高下，只须访求一个绝色女子，与令郎自相中意，方才得能成事。若只管泛泛撮合，断然无用。”双夫人听了，点头道是，遂吩咐媒人各处去求绝色。

过不得数日，众媒人果东家去访，西家去寻，果张家李家寻访十数家出类拔萃的标致女子，情愿与人相看，不怕人不中意。故双夫人又着人请了庞襄来，央他撺掇双星各家去看。双星知是母命，只得勉强同着庞襄各家去看。庞襄看了，见都是十六、七、八岁的女子，生得乌头绿鬓，粉白脂红，早魂都消尽，以为双星造化，必然中意。不期双星看了这个嫌肥，那个嫌瘦，不厌其太赤，就怪其太白，并无一人看得入眼，竟都回复了来家。

庞襄不禁急起来，说道：“不夜兄，莫怪小弟说，这些女子，夭夭如桃，盈盈似柳，即较之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也自顾不减，为何不夜兄竟视之如闲花野草，略不注目凝盼，无乃矫之太过，近于不情乎？”双星道：“吾非情中人，如何知情之浅深？所谓矫情者，事关利害，又属众目观望，故不得不矫喜为怒，以镇定人心。至于好恶之情，出之性命，怎生矫得？”庞襄道：“吾兄矫情，难道这些娇丽女子，小弟都看得青黄无主，而仁兄独如司空见惯，而无一人中意，岂尽看得不美耶？”双星道：“有女如玉，怎说不美。美固美矣，但可惜眉目无咏雪的才情，吟风的韵度，故少逊一筹，不足定人之情耳。”

庞襄道：“小弟兄以为兄全看得不美，则无可奈何。既称美矣，则姿容是实，那些才情韵度，俱属渺茫，怎肯舍去真人物，而转捕风捉影，去求那些虚应之故事，以缺宗嗣大伦，而失慈母之望，岂仁兄大孝之所出。莫若勉结丝萝，以完夫妻之案。”双星道：“仁兄见教，自是良言。但不知夫妻之伦，却与君臣父子不同。”庞襄道：“且请教有何不同？”双星道：“君臣父子之伦，出乎性者也，性中只一忠孝尽之矣。若夫妻和合，则性而兼情者也。性一兼情，则情生情灭，情浅情深，无所不至，而人皆不能自主。必遇魂消心醉之人，满其所望，方一定而不移。若稍有丝忽不甘，未免终留一隙。小弟若委曲此心，苟且婚姻，而强从台教，即终身无所遇，而琴瑟静好之情，尚未免歉然。倘侥幸击再逢道蕴、左嫔之人于江皋，却如何发付？欲不爱，则情动于中，岂能自制；若贪后弃前，薄幸何辞？不识此时，仁兄将何教我？”

庞襄道：“意外忽逢才美，此亦必无之事。设或有之，即推阿娇之例，贮之金屋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双星笑道：“兄何看得金屋太重，而才美女子之甚轻耶？倘三生有幸，得遇道蕴、左嫔其人者，则性命可以不有，富贵可以全捐。



虽置香奁首座以待之，犹恐薄书生无才，不褻于归，奈何言及金屋？金屋不过贮美人之地，何敢辱我才慧之淑媛？吾兄不知有海，故见水即惊耳。”

庞襄道：“小弟固不足论，但思才美为虚名虚誉，非实有轻重短长之可衡量。桃花红得可怜，梨花白得可爱，不知仁兄以何为海，以何为水？”双星道：“吾亦不自知孰为轻重，孰为短长，但凭吾情以为衡量耳。”

庞襄道：“这又是奇谈了。且请教吾兄之情，何以衡量？”双星道：“吾之情，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，吾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，得桃花之红而即定，则吾以桃红为海，而终身愿与偕老矣。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，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，则吾以梨花为水，虽一时亦不愿与之同心矣。今蒙众媒引见，诸女子虽尽是二八佳人，翠眉蝉鬓，然靚面相亲，奈吾情不动何！吾情既不为其人而动，则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。实与兄说吧，小弟若不遇定情之人，情愿一世孤单，决不肯自弃，我双不夜之少年才美，拥脂粉而在衾被中做聋聩人，虚度此生也。此弟素心也，承兄雅爱谆谆，弟非敢拒逆，奈吾情如此，故不得不直直披露，望吾兄谅之。”庞襄听了，惊以为奇。知不可强，遂别去，回复了双夫人。双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因循下了。正是：

纷丝纠结费经纶，野马狂奔岂易驯。

情到不堪宁贴处，必须寻个定情人。

过了些时，双夫人终放心不下，因又与双星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惟婚宦二事最为要紧，功名尚不妨迟早，惟此室家，乃少年必不可缓之事。你若只管悠悠忽忽，教我如何放得心下。”双星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既是母亲如此着急，孩儿也说不得了，只得要上心去寻一个媳妇来，侍奉母亲了。”双夫人听了，方才欢喜道：“你若肯自去寻亲，免得我东西求人，更觉快心，况央人寻来之亲，皆不中你之意，但不知你要在那里去寻？”双星道：“这双流县里，料想寻求不出。这成都府中，悬断也未便有。孩儿只得信步而去，或者天缘有在，突然相遇，也不可知，那里定得地方？却喜兄弟在母亲膝下，可以代孩儿侍奉，故孩儿得以安心前去。”

双夫人道：“我在家中，你不须记挂。但你此去，须要认真的辗转反侧的念头，先做完了好迷的题目，切莫要又为朋友诗酒留连，乐而忘返。”双星道：“孩儿怎敢。”双夫人又说道：“我儿此去，所求所遇，虽限不得地方，然出门的道路，或山或水，亦必先定所向往，须与娘说明，使娘倚闾有方耳。”

双星道：“孩儿此去，心下虽为婚姻，然婚姻二字，见人却说不出口，只好以游学为名。窃见文章气运，闺秀风流，莫不胜于东南一带，孩儿今去，须由广而闽，由闽而浙，以及大江以南，细细去流览那山川花柳之妙。孩儿想地灵人杰，此中定有所遇。”

双夫人听见儿子说得井井凿凿，知非孟浪之游，十分欢喜。遂收拾冬裘夏葛，俱密缝针线，以明慈母之爱。到临行时，又忽想起来，取了一本父亲的旧同门录，与他道：“你父亲的同年故旧，天下皆有，虽丧亡过多，或尚有存者。所到之处，将同门录一查自知，设使遇见，可去拜拜，虽不望他破格垂青，便小小做个地主，也强似客寓。”双星道：“世态人情，这个那里望得。”双夫人道：“虽说如此，也不可一例抹杀。我还依稀记得，你父亲有个最相厚的同年，曾要过继你为子，又要将女儿招你为婿，彼时说得十分亲切。自从你父亲亡后，到今十四、五年，我昏懂懂的，连那同年的姓名都记忆不起了。今日说来，虽都是梦话，然你父亲的行事，你为子的，也不可不知。”双星俱一一领受在心。

双夫人遂打点盘缠，并土仪礼物，以为行李之备。又叫人整治酒肴，命双辰与哥哥送行。又捡了一个上好出行的日子，双星拜辞了母亲，又与兄弟拜别，因说道：“愚兄出外游学，负笈东南，也只为急于继述前业，光荣门第，故负不孝之名，远违膝下。望贤弟在家，母亲处早晚殷勤承颜侍奉，使我前去心安。贤弟学业，亦不可怠惰。大约愚兄此去三年，学业稍成，即回家与贤弟聚首矣。”说完，使书童青云、野鹤，挑了琴剑书箱，铺程行李，出门而去。双夫人送至大门，依依不舍。双辰直送到二十里外，方才分手，含泪归家。双星登临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琴剑翩翩促去装，不辞辛苦到他乡。

尽疑负笈求师友，谁道河洲苕菜忙。

双星上了大路，青云挑了琴剑书箱，野鹤负了行囊衾枕，三人逢山过山，遇水渡水。双星又不巴家赶路，又不昼夜奔驰，无非是寻香觅味，触景生情，故此在路也不计日月，有佳处即便停留，或登高舒啸，或临流赋诗，或途中连宵僧舍，或入城竟日朱门，遇花赏花，见柳看柳。又且身边盘费充囊，故此逢州过府，穿县游村，毕竟要留连几日，寻消问息一番，方才起行。

早过了广东，又过了福建，虽见过名山大川，接见了许多名人韵士，隐逸高人，也就见了些游春士女，乔扮娇娃，然并不见一个出奇拔类的女子，心下不觉骇然道：“我这些时寻访，可谓尽心竭力，然并不见有一属目之人，与吾乡何异？若只如此访求，即寻遍天崖，穷年累月，老死道途，终难邀淑女之怜，岂不是水中捞月，如之奈何？”

想到此际，一时不觉兴致索然，怏怏不快。因又想道：“说便是如此说，想便是如此想，然我既具此苦心，岂可半途隳念，少不得水到成渠，决不使我空来虚往。况且从来闺秀，闺阃藏娇，尚恐春光透泄，岂在郊原岑隰之间，可遇而得也。”因又想道：“古称西子而遇范伯，岂又是空言耶？还是我心

不竖耳。”于是又勇往直前。正是：

天台有路接蓝桥，多少红丝系凤箫。

寻到关雎洲渚上，管教琴瑟赋桃夭。

双星主仆三人，在路上不止一日，早入了浙境。又行了数日，双星见山明水秀，人物秀雅，与他处不同，不胜大喜。因着野鹤、青云歇下行囊，寻问土人。二人去了半晌，来说道：“此乃浙江山阴会稽地方，到绍兴府不远了。

”双星听了大喜道：“吾闻会稽诸暨、兰亭、禹穴、子陵钓台、苕萝若耶、曹娥胜迹，皆聚于此，虽是人亡代谢，年远无征，然必有基址可存。我今至此，岂可不流览一番，以留佳话。”只因这一番流览，有分教：

溪边钓叟说出前缘，兰室名姝重提往事。

不知双星所遇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

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

词曰：

随地求才，逢花问色，一才一色何曾得。无端说出旧行藏，忽然透出真消息。他但闻名，我原不识，这番相见真难测。莫惊莫怪莫疑猜，大都还是红丝力。

### 右调《踏莎行》

双星一路来，因奉母命，将父亲的同门录带在囊中，遂到处查访几个年家去拜望。谁知人情世态，十分冷淡，最殷勤的款留一茶一饭足矣，还有推事不相见的。双星付之一笑。及到了山阴会稽地方，不胜欢喜，要去游览一番。遂不问年家，竟叫青云、野鹤去寻下处。二人去寻了半日，没有洁净的所在，只有一个古寺，二人遂走进寺中，寻见寺僧说知。寺僧听见二人说是四川双侍郎的公子，今来游学，要借寺中歇宿，便不敢怠慢，连忙应承。

随即穿了袈裟，带上毗卢大帽，走出山门，躬身迎接道：“山僧不知公子远来，有失迎迓勿罪。”遂一路迎请双星入去。双星到了山门，细看匾上是惠度禅林。到了大殿，先参礼如来，然后与寺僧相见。相见过，因说道：“学生巴蜀，特慕西陵遗迹，不辞远涉而来，一时未得地主，特造上刹，欲赁求半榻以容膝，房金如例。”

寺僧连忙打恭道：“公子乃名流绅裔，为爱清幽，探奇寻趣，真文人高雅之怀。小僧自愧年深萧寺，倾圯颓垣，不堪以榻陈蕃，既蒙公子不弃，小僧敢不领命。”不一时，送上茶来。双星因问道：“老师法号，敢求见教。”寺僧

道：“小僧法名静远。”双星：“原来是静老师。”因又问道：“方才学生步临溪口，适见此山青峦秀色，环绕寺门，不知此山何名？此寺起于何代？乞静老师指示。”

静远道：“此山旧名剡山。相传秦始皇东游时，望见此中有王气，因凿断以泄地脉，后又改名鹿胎山。”双星道：“既名剡山，为何又名鹿胎？寺名惠度，又是何义？”静远道：“有个缘故。此寺乃小僧二百四十六代先师所建，当时先师姓陈，名惠度，中年弃文就武。一日猎于此山，适见一鹿走过，先师弯弓射中鹿腹。不期此鹿腹中有孕，被箭伤胎，逃入山中，产了小鹿。先师不舍，赶入山追寻，只见那母鹿见有人来，忽作悲鸣之状。先师走至鹿所，不去惊他，那母鹿见小鹿受伤，将舌舔小鹿伤处。不期小鹿伤重，随舔而死。那母鹿见了，哀叫悲号，亦即跳死。先师见了，不胜追悔，遂将二鹿埋葬，随即披剃为僧，一心向佛，后来成了正果。因建此寺，遂名惠度寺。”双星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出处。”遂又问这些远近古迹，静远俱对答如流。双星大喜，因想道：“果然浙人出言不俗，缙流亦是如此。”

静远遂起身邀公子委委曲曲，到三间雪洞般的小禅房中来。双星进去一看，果然幽雅洁净，床帐俱全。因笑对静远道：“学生今日得一佛印矣。”静远笑道：“公子实过坡公，小僧不敢居也。”青云、野鹤因将行李安顿，自去了。不一时，小沙弥送上茶点，静远与双公子二人谈得甚是投机，双星欢然住下歇宿不题。

到了次日，双星着野鹤看守行李，自带了青去，终日到那行云流水，曲径郊原，恣意去领略那山水趣味。忽一日行到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古木参天之处，忽见一带居民，在山环水抱之中，十分得地。双星入去，见村落茂盛，又见往来之人，徐行缓步，举动斯文，不胜称羨。暗想道：“此处必人杰地灵，不然，亦有隐逸高士在内。”

因问里人道：“借问老哥，此处是什么地方？”那人道：“这位相公，想是别处人，到此游览古迹的了。此处地名笔花墅，内有梦笔桥，相传是江淹的古迹，故此为名。内有王羲之的墨池，范仲淹的清白堂，又有越王台、蓬莱阁、曹娥碑、严光墓，还有许多的胜迹，一时也说不尽，相公就在这边住上整年，也是不厌的。”双星听见这人说许多名胜的所在，不胜大喜，遂同青云慢慢的依着曲径，沿着小河而来。正是：

关关雎鸟在河洲，草草花花尽好逑。

天意不知何所在，忽牵一缕到溪头。

却说这地方，有一大老，姓江名章，字鉴湖，是江淹二十代的玄孙，祖居于此。这江章少年登第，为官二十余年，曾做过少师。他因子嗣艰难，宦途无



兴。江章又虑官高多险，急流勇退。到了四十七岁上，遂乞休致仕，同夫人山氏回家，优游林下，要算做一位明哲保身之人了。在朝为官时，山氏夫人一夜忽得一梦，梦入天官，仙女赐珠一粒，江夫人拜而受之，因而有孕。到了十月满足，江夫人生下一个女儿。使侍女报知老爷，江章大喜。因夫人梦得珠而生，遂取名蕊珠，欲比花蕊夫人之才色。这蕊珠小姐到六、七岁时，容光如洗，聪明非凡。江章夫妻，视为掌上之珠，与儿子一般，竟不作女儿看待。后归，闲居林下，便终日教训女儿为事。这蕊珠小姐，一教即知。到了十一、二岁，连文章俱做得可观，至于诗词，出口皆有惊人之句。江章对夫人常说道：“若当今开女科试才，我孩儿必取状元，惜乎非是男儿。”江夫人道：“有女如此，生男也未必胜她。”

这蕊珠小姐十三岁，长成得异样娇姿，风流堪画。江章见他长成，每每留心择婿，必欲得才子配之方快。然一时不能有中意之人，就有缙绅之家，闻知他蕊珠小姐才多貌美，往往央媒求聘，江章见人家子弟，不过是膏粱纨裤之流，俱不肯应承。这年蕊珠小姐已十四岁了，真是工容俱备，德性幽闲。江章、夫人爱她，遂将那万卉园中拂云楼收拾与小姐为卧室。又见她喜于书史，遂将各种书籍堆积其中。因此，楼上有看不尽的诗书，园中有玩不了的景致。又有两个侍女，一名若霞，一名彩云，各有姿色，惟彩云为最，蕊珠小姐甚是喜她。小姐在这拂云楼上，终日吟哦弄笔，到了绣倦时，便同彩云、若霞下楼进园看花玩柳，见景即便题诗，故此园亭四壁，俱有小姐的题咏在上。这蕊珠小姐，真是绮罗队里，锦绣丛中，长成过日，受尽了人间洞府之福，享尽了宰相人家之荣，若不是神仙天眷，也消受不起。

且说这日江章闲暇无事，带领小童，到了兰渚之上，绿柳垂萌之下，灵圮桥边，看那湍流不息。小童忙将绣墩放下，请江章坐了，取过丝纶，钓鱼为乐。恰好这日双星带着青云，依着曲径盘旋，又沿着小河，看那涓涓逝水。走到灵圮桥，忽见一个老者坐着，手扫执丝纶，端然不动。双星立在旁边，细细将那老儿一看，只见那老者：

半垂白发半乌头，自是公卿学隐流。

除支桐江兼渭水，有谁能具此纶钩。

双星看了，不免骇然惊喜道：“此老相貌不凡，形容苍古，必是一位用世之大隐君子，不可错过。”因将巾帻衣服一整，缓步上前，到了这老者身后，低低说道：“老先生是钓鳌巨手，为何移情于此巨口之细鳞，无亦仿蹈海之遗意乎？”那老者看见水中微动，有鱼戏钩，正在出神之际，忽听见有人与他说话，忙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儒雅翩翩少年秀士，再将他细细看来，但见：

亭亭落落又翩翩，貌近风流文近颠。

若问少年谁得似，依稀张绪是当年。

老者看见他人物秀美，出口不俗，行动安祥，不胜起敬，因放下丝纶，与他施礼。礼毕，即命小童移过小机，请他坐下，笑着说道：“老夫年迈，已破浮云。今日午梦初回，借此适意，然意不在得鱼耳，何敢当足下过誉！”双星道：“鱼爱香饵，人贪厚爵。今老先生看透机关，借此游戏，非高蹈而何？”江章笑道：“这种机关，只可在功成名遂之后而为。吾观足下，英英俊颜，前程远大，因何不事芸窗，奔走道路，且负剑携琴，而放诞于山水之间，不知何故？然而足下声音非东南吉士，家乡姓名，乞细一言，万勿隐晦。”双星见问，忙打一恭：“小子双星，祖籍西川。先君官拜春卿，不幸早逝，幼失庭趋，自愧才疏学陋，虽拾一芹，却恨偏隅乏友，磋琢无人，故负笈东南，寻师问难，寸光虚度，今年十九矣。”

那老者听见双星说出姓名家乡，不觉大惊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莫非令尊台讳文么？”双星忙应：“正是。”那老者听了大喜，忙捻着白须笑嘻嘻说道：“大奇，大奇，我还疑是谁家美少年，原来就是我双同年结义之子。十余年来，音信杳然，我只认大海萍踪，无处可觅，不期今日无心恰恰遇着，真是奇逢了。”双星听了，也惊喜道：“先君弃世太早，小侄年幼，向日通家世谊，漠然不知。不知老年伯，是何台鼎？敢乞示明，以便登堂展拜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老夫姓江名章，字鉴湖，祖居于此。向年公车燕地，已落孙山，不欲来家，遂筑室于香山，潜心肄业，得遇令先尊，同志揣摩，抵足连宵，风雨无间。又蒙不弃，八拜订交，情真手足。幸喜下年春榜，我二人皆得高标。在京同官数载，朝夕盘桓。这年育麟贤侄，同官庆贺，老夫亦在其中。因令堂梦太白入怀，故命名为星。将及三周，又蒙令先尊念我无子，又使汝拜我老夫妻为义父母。朝夕不离，只思久聚。谁知天道不常，一旦令先尊变故，茕茕子母无依，老夫力助令堂与贤侄扶柩回蜀。我又在京滥职有年，以至少师。因思荣华易散，过隙白驹，只管恋此乌纱，终无底止。又因后人无继，只得恳恩赐归，消闲物外，又已是数余年矣。每每思及贤母子，只因关山杳远，无便飞鸿，遂失存问。不期吾子少年，成立如斯，真可喜也。然既博青衫，则功名有待，也不必过急。寻师问学，虽亦贤者所为，然远涉荆湘，朝南暮北，与其寻不识面之师，又不如日近圣贤以图豁通贯。今吾子少年简练，想已久赋桃夭，获麟振趾，不待言矣。只不知令尊堂老年嫂别来近日如何？家事如何？还记得临别时，尚有幼子，今又如何？可为我细言。”

双星听了这番始末缘由，不胜感叹道：“原来老伯如此施恩，愚侄一向竟如生于云雾。蒙问，家慈健饭，托庇粗安。先君宦囊凉薄，然亦无告于人。小侄年虽及壮，实未曾谐琴瑟之欢，意欲有待也。舍弟今亦长成矣。”江章道

：“少年室家，人所不免。吾子有待之说，又是何意？”双星道：“小侄不过望成名耳，故此蹉跎，非有他见也。”江章听子大喜道：“既吾子着意求名，则前程不可知矣。但同是一学，亦不必远行，且同到我家，与你朝夕议论如何？”双星道：“得蒙大人肯授心传，小子实出万幸。”江章遂携了双星，缓步而归。正是：

出门原为觅奇缘，蓦忽相逢是偶然。

尽道欢然逢故旧，谁知恰是赤绳牵。

江章一路说说笑笑，同着双星到家。走至厅中，双星便要请拜见，江章止住，遂带了双星同入后堂，来见夫人道：“你一向思念双家元哥，不期今日忽来此相遇。”夫人听了又惊喜道：“我那双元哥在那里？”江章因指着双星道：“这不是。”江夫人忙定睛再看道：“想起当时，元哥还在怀抱，继名于我。别后数年，不期长成得如此俊秀，我竟认不得了。今日不期而会，真可喜也。”

双星见江老夫妻叫出他的乳名来，知是真情，连忙叫人铺下红毡，请二人上坐，双星纳头八拜道：“双星不肖，自幼迷失前缘，今日得蒙二大人指明方知，不独年谊，又蒙结义抚养为子，恩深义重，竟未展晨昏之报，罪若丘山矣！望二大人恕之。”

江章与夫人听了大喜，即着人整治酒肴，与双公子洗尘。双星因问道：“不知二大人膝下，近日是谁侍奉？”江章道：“我自从别来，并未生子。还是在京过继你这一年，生了一个小女，幸已长成，朝夕相依，到也颇不寂寞。”双星道：“原来有个妹妹承欢，则辨弦咏雪，自不减斑衣了。”江章微笑道：“他人面前，不便直言，今对不夜，自家兄妹，怎好为客套之言。你妹子聪慧多才，实实可以娱我夫妻之老。”双星道：“贤妹仙苑明珠，自不同于凡品。”江夫人因接着说道：“既是自家兄妹，何不唤出来拜见哥哥。”江章道：“拜见是免不得的。趁今日无事，就着人唤出来拜见拜见也好。”

江夫人因唤过侍女彩云来，说道：“你去拂云楼，请了小姐出来，与公子相见。若小姐不愿来，你可说双公子是自幼过继老爷为子的，与小姐有兄妹之分，应该相见的。”彩云领命，连忙走上拂云楼来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夫人有命，叫贱妾来请小姐出去，与双公子相见。”蕊珠小姐听了，连忙问道：“这双公子是谁，为何要我去见他？”彩云道：“这个双公子是四川人，还是当初老爷夫人在京作官时，与双侍郎老爷有八拜之交，双侍郎生了这公子，我老爷夫人爱他，遂继名在老爷夫人名下。后来公子的父亲死了，双公子止得三岁，同他母亲回家，一向也不晓得了，今日老爷偶然在外闲行，不期而遇，说起缘故，请了来家。双公子拜见过老爷夫人了。这双公子一表非俗，竟象个女儿



般标致，小姐见时，还认他是个女儿哩。”

小姐听了，半响道：“原来是他，老爷夫人也时常说起他不知如何了。只是他一个生人，怎好去相见？”彩云道：“夫人原说道，他是从小拜认为子的，与小姐是兄妹一般，不妨相见。如今老爷夫人坐着立等，请小姐出去拜见。”小姐听了，见不能推辞，只得走近妆台前，匀梳发鬓，暗画双蛾，钗分左右，金凤当头。此时初夏的光景，小姐穿一件柳芽织锦绉纱团花衫儿，外罩了一件玄色堆花比甲，罗裙八幅，又束着五色丝绦，上绾着佩环，脚下穿着练白绉纱绣成荷花瓣儿的一双膝裤，微微露出一双红鞋。于是轻移莲步，彩云、若霞在前引导，不一时走近屏门之后，彩云先走出来，对老爷夫人说道：“小姐请来也。”

此时双星久已听见夫人着侍女去请小姐出来相见，心中也只得还是向日看见过的这些女子一样，全不动念。正坐着与夫人说些家事，忽见侍女走来说小姐来也，双星忙抬头一看。只见小姐尚未走出，早觉得一阵香风，暗暗的送来。又听见环佩叮当，那小姐轻云冉冉的，走出厅来。双星将小姐定睛一看，只见这小姐生得：

花不肥，柳不瘦，别样身材。珠生辉，玉生润，异人颜色。眉梢横淡墨，厌春山之太媚；眼角湛文星，笑秋水之无神。体轻盈，而金莲蹙蹙展花笺，指纤长，而玉笋尖尖笼彩笔。发绾庄老漆园之乌云，肤凝学士玉堂之白雪。脂粉全消，独存闺阁之儒风，诗书久见，时吐才人之文气。锦心藏美，分明是绿鬓佳人，彤管生花，孰敢认红颜女子。

双星忽看见蕊珠小姐如天仙一般走近前来，惊得神魂酥荡，魄走心驰。暗忖道：“怎的他家有此绝色佳人。”忙立起身来迎接。那小姐先到父母面前，道了万福。夫人因指双星说道：“这就是我时常所说继名于我的双家元哥了。今日不期而来，我孩儿与他有兄妹之分，礼宜上前相见。”小姐只得粉脸低垂，俏身移动，遂在下手立着。

双星连忙谦逊说：“愚兄巴中远人，贤妹瑶台仙子，阆苑名姝，本不当趋近，今蒙义父母二大人叙出亲情，容双星以子礼拜见矣，因于贤妹关手足之宜，故不识进退，敢有一拜。”蕊珠小姐低低说道：“小妹闺娃陋质，今日得识长兄，妹之幸也，应当拜识。”二人对拜了四拜。拜罢，蕊珠小姐就退坐于夫人之旁。

双星此时，心猿意马，已奔驰不定。欲待寻些言语与小姐交谈，却又奈江老夫妻坐在面前，不敢轻于启齿，然一片神情已沾恋在蕊珠小姐身上，不暇他顾。江老夫妻又不住的问长问短，双星口虽答应，只觉说得没头没绪。蕊珠小姐初见双星亭亭皎皎，真可称玉树风流，也不禁注目偷看。



及坐了半晌，又见双星出神在己，辗转彷徨，恐其举止失措，露出象来，后便难于相见，遂低低的辞了夫人，依旧带着彩云、若霞而去。双星远远望见，又不敢留，又不敢送，竟痴呆在椅上，一声不做。

江老见女儿去了，方又说道：“小女虽是一个女子，却喜得留心书史，寓意诗词，大有男子之风，故我老夫妻竟忘情于子。”双星因赞道：“千秋只慕中郎女，百世谁思伯道儿。蕊珠贤妹且无论班姬儒雅，道蕴才情，只望其林下丰神，世间那更有此宁馨？则二大人之箕裘，又出寻常外矣。”

正说不了，家人移桌，摆上酒肴，三人同席而饮。饮完，江章就着人同青云到惠度寺取回行李，又着人打扫东书院，与双星安歇做房。双星到晚，方辞了二人，归到东书院而来。只因这一住，有分教：

无限春愁愁不了，一腔幽恨恨难穷。

不知双星果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

江少师认义儿引贼入室

珠小姐索和诗掩耳偷铃

词云：

有女继儿承子舍，何如径入东床。若叫暗暗捣玄霜，依然乘彩凤，到底饮琼浆。才色从来连性命，况于才色当场。怎叫两下不思量，情窥皆冷眼，私系是痴肠。

#### 右调《临江仙》

话说双星在江少师内厅吃完酒，江章叫人送在东书院宿，虽也有些酒意，却心下喜欢，全不觉醉。因暗想道：“我出门时曾许下母亲，寻一个有才有色有色的媳妇回来，以为莘繁井臼之劳，谁知由广及闽，走了一二千里的道路，并不遇一眉一目，纵有夸张佳丽，亦不过在脂粉中逞颜色，何堪作闺中之乐。我只愁无以复母亲之命，谁知行到浙江，无意中忽逢江老夫妻，亲亲切切认我为子，竟在深闺中，唤出女儿来，拜我为兄。未见面时，我还认做寻常女子，了不关心。及见面时，谁知竟是一个赛王嫱，夸西子的绝代佳人。突然相见，不曾打点的耳目精神，又因二老在坐，只惊得青黄无主，竟不曾看得象心象意，又不曾说几句关情的言语，以致殷勤。但默默坐了一霎，就入去了，竟撇下一天风韵，叫我无聊无赖。欲待相亲，却又匆匆草草，无计相亲；欲放下，却又系肚牵肠，放她不下。这才是我前日在家对人说的定情之人也。人便侥幸有了，但不知还是定我之情，还是索我之命。”

因坐在床上，塌伏着枕头儿细想。因想道：“若没有可意之人，纵红成群

，绿作队，日夕相亲，却也无用。今既遇了此天生的尤物，且莫说无心相遇，信乎有缘，即使赤绳不系，玉镜难归，也要去展一番昆仑之妙手，以见吾钟情之不苟，便死也甘心。况江老夫妻爱我不啻亲生，才入室坐席尚未暖，早急呼妹妹以拜哥哥，略不避嫌疑，则此中径路，岂不留一线。即蕊珠小姐相见时，羞缩固所不免，然羞缩中别有将迎也。非一味不近人情，或者辗转反侧中，尚可少致殷勤耳。我之初意，虽蒙江老故旧美情，苦苦相留，然非我四海求凰之本念，尚不欲久淹于此。今既文君咫尺，再仆仆天涯，则非算矣。只得聊居子舍，长望东墙，再逢机缘，以为进止。”想到快心，遂不觉沉沉睡去。正是：

蓝桥莫道无寻处，且喜天台有路通。

若肯沿溪苦求觅，桃花流水在其中。

到了次日，双星一觉醒来，早已红日照于东窗之上。恐怕亲谊疏冷，忙忙梳洗了，即整衣，竟入内室来问安。江章夫妻一向孤独惯了，定省之礼，久已不望。今忽见双星象亲儿子的一般，走进来问安，不禁满心欢喜。因留他坐了，说道：“你父亲与我是同年好友，你实实是我年家子侄，原该以伯侄称呼，但当时曾过继了一番，又不是年伯平侄，竟是父子了。今既相逢，我留你在此，这名分必先正了，然后便于称呼。”

双星听了，暗暗想道：“若认年家伯侄，便不便入内。”因朗朗答应道：“年家伯侄，与过继父子，虽也相去不远，然先君生前既已有择义之命，今于死后如何敢违而更改。孩儿相见茫茫者，苦于不知也，今既剖明，违亲之命为不孝，忘二大人之恩为不义，似乎不可。望二大人仍置孩儿于膝下，则大人与先君当日一番举动，不为虚哄一时也。”

江章夫妻听了，大喜不胜道：“我二人虽久矣甘心无子，然无子终不若有一子点缀目前之为快。今见不夜，我不敢执前议苦强者，恐不夜立身扬名以显亲别有志耳。”双星道：“此固大人成全孩儿孝亲之厚道，但孩儿想来，此事原不相伤。二大人欲孩儿认义者，不过欲孩儿在膝下应子舍之故事耳，非图孩儿异日拾金紫以增荣也。况孩儿不肖，未必便能上达，即有寸进，仍归之先君，则名报先君于终天，而身侍二大人于朝夕，名实两全，或亦未不可也。不识二大人以为何如？”

江章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妙论，妙论，分别的快畅。竟以父子称呼，只不改姓便了。”因叫许多家人仆妇，俱来拜见双公子。因吩咐道：“这双公子，今已结义我为父，夫人为母，小姐为兄妹，以后只称大相公，不可作外人看待。”众家人仆妇拜见过，俱领命散去。正是：

昨日还为陌路人，今朝忽尔一家亲。

相逢只要机缘巧，谁是谁非莫认真。

双星自在江家认了父子，便出入无人禁止，虽住在东书院，以读书为名，却一心只思量着蕊珠小姐，要再见一面。料想小姐不肯出来，自家又没本事开口请见，只借着问安之名，朝夕间走到夫人室内来，希图偶遇。不期住了月余，问安过数十次，次次皆蒙夫人留茶，留点心，留着说闲话，任他东张西望，只不见小姐的影儿。不独小姐不见，连前番跟小姐的侍妾彩云影儿也不见，心下十分惊怪，又不敢问人，惟闷闷而已。

你道为何不见？原来小姐住的拂云楼，正在夫人的卧房东首，因夫人的卧房墙高屋大，紧紧遮住。若要进去，只要从夫人卧房后一个小小的双扇门儿入去，方才走到小姐楼上。小姐一向原也到夫人房里来，问候父母之安，因夫人爱惜她，怕她朝夕间，拘拘的走来走去辛苦，故回了她不许来。惟到初一、十五，江章与夫人到佛楼上烧香拜佛，方许小姐就近问候。故此夫人卧房中也来得稀少，惟有事要见，有话要说，方才走来。若是无事，便只在拂云楼看书做诗耍子，并看园中花卉，及赏玩各种古董而已，绝不轻易为人窥见。双星那里晓得这些缘故，只道是有意避他，故私心揣摹着急。不知人生大欲男女一般，纵是窈窕淑女，亦未有不虑揆梅失时，而愿见君子者。故蕊珠小姐，自见双星之后，见双星少年清俊，儒雅风流，又似乎识窍多情，也未免默默动心。虽相见时不敢久留，辞了归阁，然心窝中已落了一片情丝，东西缥缈，却又无因无依，不敢认真。因此在拂云楼上，焚香啜茗，只觉比往日无聊。

一日看诗，忽看见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二句，忽然有触，一时高兴，遂拈出下句来作题目，赋了一首七言律诗道：

乌衣巷口不容潜，王谢堂前正卷帘。  
低掠向人全不避，高飞入幕了无嫌。  
弄情疑话隔年旧，寻路喜窥今日檐。  
栖息但愁巢破损，落花飞絮又重添。

蕊珠小姐做完了诗，自看了数遍，自觉得得意，惜无人赏识，因将锦笺录出，竟拿到夫人房里来，要寻父亲观看。不期父亲不在，房中只有夫人，夫人看见女儿手中拿着一幅诗笺，欣欣而来，因说道：“今日想是我儿又得了佳句，要寻父亲看了？”小姐道：“正是此意。不知父亲那里去了？”夫人道：“你父亲今早才吃了早饭，就被相好的一辈老友拉到准提庵看梅花去了。”小姐听见，便将诗笺放在靠窗的桌上，因与母亲闲话。

不期双星在东书院坐得无聊，又放不下小姐，遂不禁又信步走到夫人房里来，那里敢指望撞见小姐。不料才跨入房门，早看见小姐与夫人坐在里面说话。这番喜出望外，那里还避嫌疑，忙整整衣襟，上前与小姐施礼。小姐突然看

见，回避不及，未免慌张。夫人因笑说道：“元哥自家人，我儿那里避得许多。”

小姐无奈，只得走远一步，敛衽答礼。见毕，双星因说道：“愚兄前已蒙贤妹推父母之恩，广手足之爱，待以同气，故造次唐突，非有他也。”小姐未及答，夫人早代说道：“你妹子从未见人，见人就要腼腆，非避兄也。”双星一面说话，一面偷眼看小姐。今日随常打扮，越显得妩媚娇羞，别是一种，竟看痴了。又不敢赞美一词，只得宛转说道：“前闻父亲盛称贤妹佳句甚多，不知可肯惠赐一观，以饱馋眼？”小姐道：“香奁雏语，何敢当才子大观。”

夫人因接说：“我儿，你方才做的甚么诗，要寻父亲改削。父亲既不在家，何不就请哥哥替你改削也好。”小姐道：“改削固好，出丑岂不羞人。”因诗笺放在前桌上，便要移身去取来藏过，不料双星心明眼快，见小姐要移身，晓得桌上这幅笺纸就是她的诗稿，忙两步走到桌边，先取在手中，说道：“这想就是贤妹的珠玉了？”小姐见诗笺已落双星之手，便不好上前去取。只得说道：“涂鸦之丑，万望见还。”

双星拿便拿了，还只认作是笼中娇鸟，仿佛人言而已，不期展开一看，尚未及细阅诗中之句，早看见蝇头小楷，写得如美女簪花，十分秀美，先吃了一惊。再细看诗题，却是“赋得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”。因先掩卷暗想道：“此题有情有态，却又无影无形，到也难于下笔，且看他怎生生发。”及看了起句，早已欣欣动色，再看到中联，再看到结句，直惊得吐出舌来。

因放下诗稿，复朝着蕊珠小姐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原来贤妹是千古中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女子，愚兄虽接芳香，然芳香之佳处尚未梦见。今日若非有幸，得览佳章，不几当面错过。望贤妹恕愚兄从前之肉眼，容洗心涤虑，重归命于香奁之下。”小姐道：“闺中孩语，何敢称才？元兄若过于奖夸，则使小妹抱惭无地矣。”

夫人见他兄妹二人你赞我谦，十分欢喜。因对双星说道：“你既说妹子诗好，必然深识诗中滋味，何不也做一首，与妹子看看，也显得你不是虚夸。”双星道：“母亲吩咐极是，本该如此，但恨此题实是枯淡，纵有妙境，俱被贤妹道尽，叫孩儿何处去再求警拔，故惟袖手藏拙而已。”小姐听了道：“才人诗思，如泉涌霞蒸，安可思议。元兄为此言，是笑小妹不足与言诗，故秘之也。”双星踌躇道：“既母亲有命，贤妹又如此见罪，只得要呈丑了。”

彩云在旁听见公子应承做诗，忙凑趣走到夫人后房，取了笔砚出来，将墨磨浓，送在双公子面前。双星因要和诗，正拿着小姐的原稿，三复细味，忽见彩云但送笔砚，并没诗笺，遂一时大胆，竟在小姐原稿的笺后，题和了一首。题完，也不顾夫人，竟双手要亲手送与小姐道：“以鸦配凤，乞望贤妹勿哂。”



”小姐看见，忙叫彩云接了来。展开一看，只见满纸龙蛇飞动，早已不同，再细细看去，只见写的是：

步原韵奉和

蕊珠仙史贤妹“赋得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”

经年不见宛龙潜，今日乘时重入帘。

他主我宾俱莫问，非亲即故又何嫌。

高飞欲傍拂云栋，低舞思依浣古檐。

只恐呢喃惊好梦，新愁旧恨为依添。

愚兄双星拜识。

小姐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见拂云浣古等句拖泥带水，词外有情，不胜惊叹道：“这方是大才子凌云之笔，小妹向来无知自负，今见大巫，应知羞而为之搁笔矣。”双星道：“贤妹仙才，非愚兄尘凡笔墨所能仿佛万一。这也无可奈何，但愚兄爱才有如性命，今既贤妹阆苑仙才，琼宫佳句，岂不视性命为尤轻！是以得陇望蜀，更有无厌之请，望贤妹慨然倾珠玉之秘笈，以饱愚兄之饿眼，则知己深恩，又出亲情之外矣。”小姐道：“小妹涂鸦笔墨，不过一时游戏。有何佳句，敢存笥篋，非敢匿瑕，实无残沈以博元兄之笑。”

双星听见小姐推说没有，不觉默然无语。彩云在旁，看见小姐力回，扫了公子之兴，因接说道：“大相公要看小姐的诗词，何必向小姐取讨？小姐纵有，也不肯轻易付与大相公，恐怕大相公笑她卖才。大相公要看不难，只消到万卉园中，芍药亭、沁心堂、浣古轩，各处影壁上，都有小姐题情咏景的诗词，只怕公子还看它不了。”

双星听了方大喜，因对夫人说道：“孩儿自蒙父母亲留在膝下，有若亲生，指望孩儿成名。终日坐在书房中苦读，竟不知万卉园中，有这许多景致。不但不知景致，连万卉园，也不晓得在那里。今日母亲同孩儿贤妹，正闲在这里，何不趁此领孩儿去看看？”夫人道：“正是呀，你来了这些时，果然还不曾认得。我今日无事，正好领你去走走。”遂要小姐同去。小姐道：“孩儿今日绣工未完，不得同行，乞母亲哥哥见谅。”遂领彩云望后室去。

此时双星见夫人肯同他到园中去，已是欢喜，忽又听见要小姐同去，更十分快活。正打点到了园中，借花木风景也与小姐调笑送情，忽听见小姐说出不肯同去，一片热心早冷了一半。又不好强要小姐同去，只得生擦擦硬着心肠，让小姐去了。夫人遂带了几个丫环侍女，引着双星，开了小角门，往园中而入。双星入到园中，果然好一座相府的花园，只见：

金谷风流去已遥，辋川诗酒记前朝。

此中水秀山还秀，到处莺娇燕也娇。

草木丛丛皆锦绣，亭台座座是琼瑶。

若非宿具神仙骨，坐卧其中福怎消？

双星到了园中，四下观看，虽沁心堂、浣古轩各处，皆摆列着珍奇古玩，触目琳琅，名人古画，无不出奇，双星俱不留心去看他，只捡蕊珠小姐亲笔的题咏，细细的玩诵。玩诵到得意之处，不禁眉宇间皆有喜色。因暗暗想道：“小姐一个雏年女子，貌已绝不伦，又何若是之多才，不愧才貌兼全的佳人矣。我双星今日何福，而得能面承色笑，亲炙佳章，信有缘也。”想到此处，早呆了半晌。忽听见夫人说话，方才惊转神情。听见夫人说道：“此处乃你父亲藏珍玩之处，并不容人到此，只你妹子时常在此吟哦弄笔。”

双星听了，暗暗思量道：“小姐既时常到此，则他的卧房，必有一条径路与此相通。”遂走下阶头，只推游赏，却悄悄找寻。到了芍药台，芙蓉架，转过了荷花亭，又上假山，周围看这园中的景致。忽望北看去，只见一带碧瓦红窗，一字儿五间大楼，垂着珠帘。双星暗想道：“这五间大楼，想是小姐的卧房了。何不趁今日也过去看看？”

遂下了假山，往雪洞里穿过去，又上了白石栏杆的一条小桥，桥下水中，红色金鱼在水面上啖水儿，见桥上有人影摇动，这些金鱼俱跳跃而来。双星看见，甚觉奇异，只不知是何缘故。双星过了小桥，再欲前去，却被一带青墙隔断。双星见去不得，便疑这楼房是园外别人家了，遂取路而回。正撞着夫人身边的小丫环秋菊走来说道：“夫人请大相公回去，叫我来寻。”双星遂跟着秋菊走回。双星正要问她些说话，不期夫人早已自走来，说道：“我怕你路径不熟，故来领你。”

双星又行到小桥，扶着栏杆往下看鱼。因问道：“孩儿方才在此走，为何这些鱼俱望我身影争跳？竟有个游鱼啖影之意。”夫人笑说道：“因你妹子闲了，时常到此喂养，今见人影，只说喂他，故来讨食。”双星听了大喜，暗暗点头道：“原来鱼知人意。”夫人忙叫人去取了许多糕饼馒头，往下丢去，果然这些金鱼都来争食。双星见了，甚是欢喜。看了一会，同着夫人一齐出园。回到房中，夫人又留他同吃了夜饭，方叫他归书房歇宿。只因这一回，有分教：

如歌似笑，有影无形。

只不知双星与小姐果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

江小姐俏心多不吞不吐试真情  
双公子痴态发如醉如狂招讪笑

词云：

佳人只要心儿俏，俏便思量到。从头直算到收梢，不许情长情短忽情消。一时任性颠还倒，那怕旁人笑。有人点破夜还朝，方知玄霜捣尽是蓝桥。

右调《虞美人》

话说双星自从游园之后，又在夫人房里吃了夜饭，回到书房，坐着细想：“今日得遇小姐，又得见小姐之诗。又凑着夫人之巧，命我和了一首，得入小姐之眼，真侥幸也。”心下十分快活。只可恨小姐卖乖，不肯同去游园；又可恨园中径路不熟，不曾寻见小姐的拂云楼在哪里。想了半晌，忽又想道：“我今见园中各壁上的诗题，如《好鸟还春》，如《莺啼修竹》，如《飞花落舞筵》，如《片云何意傍琴台》，皆是触景寓情之作，为何当此早春，忽赋此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之句，殊无谓也。莫非以我之来无因，而又相亲相近若有因，遂寓意于此题么？若果如此，则小姐之俏心，未尝不为我双不夜而踌躇也。况诗中之‘全不避’‘了无嫌’，分明刺我之眼馋脸涎也。双不夜，双不夜，你何幸而得小姐如此之垂怜也！”想来想去，想的快活，方才就寝。正是：

穿通骨髓无非想，钻透心窝只有思。

想去思来思想极，美人肝胆尽皆知。

到了次日，双星起来，恐怕错看了小姐题诗之意，因将小姐的原诗默记了出来，写在一幅笺纸上，又细细观看。越看越觉小姐命题深意原有所属，暗暗欢喜道：“小姐只一诗题，也不等闲虚拈。不知他那俏心儿，具有许多灵慧？我双不夜若不参透他一二分，岂不令小姐笑我是个蠢汉！幸喜我昨日的和诗，还依稀仿佛，不十分相背。故小姐几回吟赏，尚似无鄙薄之心。或者由此而再致一诗一词，以邀其青盼，亦未可知也。但我想小姐少师之女，贵重若此；天生丽质，窈窕若此；彤管有炜，多才若此。莫说小姐端庄正静，不肯为薄劣书生而动念，即使感触春怀，亦不过笔墨中微露一丝之爱慕，如昨日之诗题是也。安能于邂逅间，即眉目勾挑，而慨然许可，以自媒自嫁哉！万无是理也。况我双星居此已数月矣，反获一见再见而已。且相见非严父之前，即慈母之后，又侍儿林立，却从无处以叙寒温。若欲将针引线，必铁杵成针而后可。我双不夜此时，粗心浮气，即望玄霜捣成，是自弃也。况我奉母命而来，原为求婚，若不遇可求之人，尚可谢责。今既见蕊珠小姐绝代之人，而不知极力苦求，岂不上违母命，而下失本心哉！为今之计，惟有安心于此，长望明河，设或无缘，有死而已。但恨出门时约得限期甚近，恐母亲悬念，于心不安。况我居于此，无多役遣，只青云一仆足矣。莫若打发野鹤归去报知，以慰慈母之倚间。”

思算定了，遂写了一封家书，并取些盘缠，付与野鹤，叫他回去报知。江章与夫人晓得了，因也写下一封书，又备了几种礼物，附去问候。野鹤俱领了，收拾在行李中，拜别而去。正是：

书去缘思母，身留冀得妻。

母妻两相合，不问己家齐。

双星自打发了野鹤回家报信，遂安心在花丛中作蜂蝶，寻香觅蕊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蕊珠小姐，自见双星的和诗，和得笔墨有气，语句入情，未免三分爱慕，又加上七分怜才，因暗暗忖度道：“少年读书贵介子弟，无不翩翩。然翩翩是风流韵度，不堕入裘马豪华，方微有可取。我故于双公子，不敢以白眼相看。今又和诗若此，实系可儿，才貌虽美，但不知性情何如？性不定，则易更于一旦；情不深，则难托以终身，须细细的历试之。使花柳如风雨之不迷，然后裸从于琴瑟未晚也。若溪头一面，即赠浣纱，不独才非韞玉，美失藏娇，而宰相门楣，不几扫地乎？”自胸中存了一个持正之心，而面上便不露一痕容悦之象。

转是彩云侍儿忍耐不住，屡屡向小姐说道：“小姐今年十七，年已及笄。虽是宰相人家千金小姐，又美貌多才，自应贵重，不轻许人，然亦未有不嫁者。老爷夫人虽未尝不为小姐择婿，却东家辞去，西家不允，这还说是女婿看得不中意。我看这双公子，行藏举止，实是一个少年的风流才子。既无心撞着，信有天缘。况又是年家子侄，门户相当，就该招做东床，以完小姐终身之事。为何又结义做儿子，转以兄妹称呼，不知是何主意？老爷夫人既没主意，小姐须要自家拿出主来，早作红丝之系，却作不得儿女之态，误了终身大事。若错过了双公子这样的才郎，再别求一个如双公子的才郎，便难了。”

蕊珠小姐见彩云一口直说出肝胆肺腑之言，略无忌避，心下以为相合，甚是喜他。便不隐讳，亦吐心说道：“此事老爷也不是没主意，无心择婿。我想他留于子舍者，东床之渐也。若轻轻的一口认真，倘有不宜，则悔之晚矣。就是我初见面时，也还无意，后见其信笔和诗，才情跃跃纸上，亦未免动心。但婚姻大事，其中情节，变换甚多，不可不虑，所以蓄于心而有待。”彩云道：“佳人才子，恰恰相逢，你贪我爱，谅无不合。不知小姐更有何虑？小姐若不以彩云为外人，何不一一说明，使我心中也不气闷。”

小姐见彩云之问话，问得投机，知心事瞒她不得，遂将疑他少年情不常，始终有变，要历试他一番之意，细细说明。彩云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小姐所虑，固然不差。但我看双公子之为人，十分志诚，似不消虑得。然小姐要试他一试，自是小心过慎，却也无碍。但不知小姐要试他那几端？”小姐道



：“少年不患其无情，而患其情不耐久。初见面既亲且热，恨不得一霎时便偷香窃玉。若久无顾盼，则意懒心隳，而热者冷笑，亲者疏矣。此等乍欢乍喜之人，妾所不取。故若亲若近，冷冷疏疏，以试双郎。情又贵乎专注，若见花而喜，见柳即移，此流荡轻薄之徒，我所最恶。故欲倩人掷果，以试双郎。情又贵乎隐显若一，室中之展转反侧，不殊掺大道之秣马秣驹，则其人君子，其念至诚。有如当前则甜言蜜语，若亲若昵，背地则如弃如遗，不瞅不睬，此虚浮两截之人，更所深鄙。故欲悄悄冥冥潜潜等等，以试双郎。况他如此类者甚多，故不得不过于珍重，实非不近人情而推聋作哑。”

彩云道：“我只认小姐遇此才人，全不动念，故叫我着急。谁知小姐有此一片心，蓄而不露。今蒙小姐心腹相待，委曲说明，我为小姐的一片私心方才放下。但只是还有一说……”小姐道：“更有何说？”彩云道：“我想小姐藏于内室，双公子下榻于外厢，多时取巧，方得一面。又不朝夕接谈，小姐就要试他，却也体察不能如意。莫若待彩云帮着小姐，在其中探取，则真真假假，其情立见矣。”小姐听了大喜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你也倾心，我也吐胆，彼此不胜快活。正是：

定是有羞红两颊，断非无恨蹙双眉。

万般遮盖千般掩，不说旁人那得知。

却说彩云担当了要帮小姐历试双公子有情无情，便时常走到夫人房里来，打听双公子的行事。一日打听得双公子已差野鹤回家报知双夫人，说他在此结义为子，还要多住些时，未必便还。随即悄悄通知小姐道：“双公子既差人回去，则自不思量回去可知矣。我想他一个富贵公子，不思量回去，而情愿留此独居，以甘寂寞，意必有所图也。若细细揣度他之所图，非图小姐而又谁图哉？既图小姐，而小姐又似无意，又不吞，又不吞，有何可图？既欲图之，岂一朝一夕之事，图之若无坚忍之心，则其倦可立而诗。我看双公子去者去，留者留，似乎有死守蓝桥之意。此亦其情耐久之一征，小姐不可不知。”小姐道：“你想的论的，未尝不是。但留此是今日之情，未必便定情终留于异日。我所以要姑待而试之。”

二人正说不了，忽见若霞走来，笑嘻嘻对小姐说道：“双公子可惜这等样一个标致人儿，原来是个呆子。”小姐因问道：“你怎生见得？”若霞道：“不是我也不知道，只因方才福建的林老爷送了一瓶蜜饯的新荔枝与老爷，夫人因取了一盘，叫我送与双公子去吃。我送到书房门外，听见双公子在内说话。我只认是有甚朋友在内，不敢轻易进去。因在窗缝里一张，那里有甚朋友！只他独自一人，穿得衣冠齐齐整整，却对着东边照壁上一幅诗笺，吟哦一句，即赞一声‘好！’就深深的作一个揖道：‘谢淑人大教了！’再吟哦一句

，即又赞一声‘妙！’又深深作一个揖道：‘蒙淑人垂情了！’我偷张不得一霎，早已对着壁诗，作过十数个揖了。及我推门进去，他只吟哦他的诗句，竟象不曾看见我的一般。小姐你道呆也不呆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？”

小姐道：“如今却怎么样了？”若霞道：“我送荔枝与他，再三说夫人之话，他只点点头，努努嘴，叫我放下，也不做一声。及我出来了，依旧又在那里吟哦礼拜，实实是个呆子。”小姐道：“你可知道他吟哦的是甚么诗句？”若霞道：“这个我却不知道。”

这边若霞正长长短短告诉小姐，不期彩云有心，在旁听见，不等若霞说完，早悄悄的走下楼来，忙闪到东书院来窃听。只听见双公子还在房里，对着诗壁跪一回，拜一回，称赞好诗不绝口。彩云是个急性人，不耐烦偷窥，便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，问双公子道：“大相公，你在这里与那个施礼，对谁人说话？”双星看见彩云，知他是小姐贴身人，甚是欢喜。因微笑答应道：“我自有人施礼说话，却一时对你说不得。”彩云道：“既有人，在哪里？”

双星因指着壁上的诗笺道：“这不是？”彩云道：“这是一首诗，怎么算得人？”双星道：“诗中有性有情，有声有色，一字字皆是慧心，一句句无非妙想。况字句之外，又自含蓄无穷，怎算不得人？”彩云道：“既要算人，却端的是个甚人？”双星道：“观之艳丽，是个佳人；读之芳香，是个美人；细味之而幽闲正静，又是个淑人。此等人，莫说眼前稀少，就求之千古中，也似乎不可多得。故我双不夜于其规箴讽刺处，感之为益友；于其提撕点醒处，敬之为明师；于其绸缪眷恋处，又直恩爱之若好逑之夫妇。你若问其人为何如，则其人可想而知也。”

彩云笑道：“据大相公说来，只觉有模有样。若据我彩云看来，终是无影无形。不过是胡思乱想，怎当得实事？大相公既是这等贪才好色，将无作有，以虚为实，我这山阴会稽地方，今虽非昔，而浣纱之遗风未散，捧心之故态尚存，何不寻她个来，解解饥渴？也免得见神见鬼，惹人讥笑。”

双星听了，因长叹一声道：“这些事怎可与人言？就与人言，人也不能知道。我双不夜若是等闲的蛾眉粉黛可以解得饥渴，也不千山万水，来到此地了。也只为香奁少彩，彤管无花，故检遍春风而自甘孤处。”彩云道：“大相公既是这等看人不上眼，请问壁上这首诗，实是何人做的，却又这般敬重他？”双星道：“这个做诗的人，若说来你认得，但不便说出。若直直说出来了，倘那人闻知，岂不道我轻薄？”彩云道：“这人既说我认得，又说不敢轻薄她，莫非就说的是小姐？莫非这首诗，就是前日小姐所做的赋体诗？”

双星听见彩云竟一口猜着他的哑谜，不禁欣然惊讶道：“原来彩云姐也是个慧心女子，失敬，失敬！”彩云因又说道：“大相公既是这般敬重我家小姐

，何不直直对老爷夫人说明，要求小姐为婚？况老爷夫人又极是爱大相公的，自然一说便允。何故晦而不言，转在背地里自言自语，可谓用心于无用之地矣！莫说老爷夫人小姐，不知大相公如此至诚想望，就连我彩云，不是偶然撞见问明，也不知道，却有何益？”

双星见彩云说的话，句句皆道着了他的心事，以为遇了知己，便忘了尔我，竟扯彩云坐下，将一肚皮没处诉的愁苦，俱细细对她说道：“我非不知老爷小姐爱我，我非不知小姐的婚姻，原该明求。但为人也须自揣，你家老爷，一个黄阁门楣，岂容青衿溷辱？小姐一位上苑甜桃，焉肯下嫁酸丁？开口不独徒然，恐并子舍一席，亦犯忌讳而不容久居矣。我筹之至熟，故万不得已而隐忍以待。虽不能欢如鱼水，尚可借雁影排连以冀一窥色笑。倘三生有幸，一念感通，又生出机缘，亦未可知也。此我苦情也。彩云姐既具慧心，又有心怜我，万望指一妙径，终身不忘。”

彩云道：“大相公这些话，自大相公口中说来，似乎句句有理，若听到我彩云耳朵里，想一想，则甚是不通。”双星道：“怎见得不通？”彩云道：“老爷的事，我捉摸不定，姑慢讲。且将小姐的事，与你论一论。大相公既认定小姐是千古中不可多得之才美女子，我想从来惟才识才，小姐既是才美女子，则焉有不识大相公是千古中不可多得之才美男子之理？若识大相公是才美男子，则今日之青衿，异日之金紫也，又焉有恃贵而鄙薄酸丁之理？此大相公之过虑也。这话只好在我面前说，若使小姐闻知，必怪大相公以俗情相待，非知己也。”

双星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彩云姐好细心，怎直想到此处？想得甚是有理，果是我之过虑。但事已至此，却将奈何？”彩云道：“明明之事，有甚奈何！大相公胸中既有了小姐，则小姐心上，又未必没有大相公。今所差者，只为隔着个内外，不能对面细细讲明耳。然大相公在此，是结义为子，又不是过客，小姐此时，又不急于嫁人。这段婚姻，既不明求，便须暗求。急求若虑不妥，缓求自当万全。哪怕没有成就的日子？大相公不要心慌，但须打点些巧妙的诗才，以备小姐不时拈索，不至出丑，便万万无事了。”双星笑道：“这个却拿不稳。”又笑了一回，就忙忙去了。正是：

自事自知，各有各说。

情现多端，如何能决？

彩云问明了双公子的心事，就忙忙去了，要报知小姐。只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剖疑为信，指暗作明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

## 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

词云：

不定是心猿，况触虚情与巧言。弄得此中飞絮乱，何冤。利口从来不惮烦。陡尔病文园，有死无生是这番。亏得芳名低唤醒，无喧。情溺何曾望手援。

右调《南乡子》

话说彩云问明了双公子的心事，就忙忙归到拂云楼，要说与小姐知道。不期小姐早在那里寻她，一见了彩云，就问道：“我刚与若霞说得几句话，怎就三不知不见了你，你到哪里去了这半晌？”彩云看见若霞此时已不在面前，因对小姐说道：“我听见若霞说得双公子可笑，我不信有此事，因偷走了去看看。”小姐道：“看得如何，果有此事么？”彩云道：“事便果是有的，但说他是呆，我看来却不是呆，转是正经。说他可笑，我看来不是可笑，转是可敬。”遂将双公子并自己两人说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与小姐听。

小姐听了，不禁欣然道：“原来他拜的就是我的赋体诗。他前日看了，就满口称扬，我还道他是当面虚扬，谁知他背地里也如此珍重。若说他不是真心，这首诗我却原做的得意。况他和诗的针芥，恰恰又与我原诗相投。此中臭味，说不得不是芝兰。但说恐我不肯下嫁酸丁，这便看得我太浅了。”彩云道：“这话他一说，我就班驳他过了。他也自悔误言，连连谢过。”小姐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他的爱慕于我，专注于我，已见一斑。他的情之耐久，与情之不移，亦已见之行事，不消再虑矣。但我想来，他的百种多情，万般爱慕，总还是一时之事。且藏之于心，慢慢看去，再作区处。”彩云道：“慢看只听凭小姐，但看到底，包管必无破绽，那时方知我彩云的眼睛识人不错。”自此二人在深闺中，朝思暮算，未尝少息。正是：

苦极涓涓方泪下，愁多蹙蹙故眉颦。

破瓜之子遭闲磕，只为心中有了人。

却说双星自被彩云揣说出小姐不鄙薄他，这段婚姻到底要成，就不禁满心欢喜，便朝夕殷殷勤勤，到夫人处问安，指望再遇小姐，扳谈几句话儿。谁知走了月余，也不见个影儿。因想着园里去走走，或者撞见彩云，再问个消息。遂与夫人说了。此时若霞正在夫人房里，夫人就随便吩咐若霞道：“你可开了园门，送大相公到园里去耍子。”

若霞领了夫人之命，遂请双公子前行，自家跟着竟入园来。到了园中，果然花柳争妍，别是一天。双公子原无心看景，见若霞跟在左右，也只认做是彩云一般人物。因问若霞道：“这园中你家小姐也时常来走走么？”若霞道：“小姐最爱花草，又喜题诗，园中景致皆是小姐的诗，料小姐朝夕不离，怎



么不来？”双公子道：“既是朝夕不离，为何再不遇见？”若霞道：“我说的是往时的话，近日却绝迹不来了。”

双公子听了，忙惊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若霞道：“因大相公前日来过，恐怕撞见不雅，故此禁足不敢复来。”双公子道：“我与小姐，已拜为兄妹，便撞见也无妨。”若霞道：“大相公原来还不知我家小姐的为人。我家小姐，虽说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子，她的志气比大相公须眉男子还高几分。第一是孝顺父母，可以当得儿子；第二是读书识字，不出闺阁，能和天下之事；第三是敦伦重礼，小心谨慎，言语行事，不肯差了半分。至于诗才之妙，容貌之佳，转还算做余美。你道这等一个人儿，大相公还只管问她做甚？”

双公子道：“小姐既敦伦重礼，则我与他兄妹称呼，名分在伦礼中，又何嫌何疑，而要回避？”若霞道：“大相公一个聪明人，怎不想想，大相公与小姐的兄妹，无非是结义的虚名，又不是同胞手足，怎么算得实数？小姐自然要避嫌疑。”双公子道：“既要避嫌疑，为何前日在夫人房里撞见，要我和诗，却又不避？”若霞道：“夫人房里，自有夫人在座，已无嫌疑，又避些什么？”

双公子听了沉吟道：“你这话到也说得中听。前日福建的林老爷，来拜你家老爷，因知我在此，也就留了一个名帖拜我。我第二日去答拜他，他留我坐下，问知结义之事，他因劝我道：‘与其嫌嫌疑疑认做假儿子，何不亲亲切切竟为真女婿。’他这意思，想将来恰正与你所说的相同。”若霞道：“大差，大差，一毫也不同。”双公子道：“有甚差处，有甚不同？”若霞道：“儿子是儿子，女婿是女婿。若是无子，女婿可以做儿子。若做过儿子，再做女婿，便是乱伦了，这却万万无此理。”

双公子听了，忽然吃一大惊，因暗想道：“这句话，从来没人说。为何这丫头平空说出，定有缘故。”因问道：“做过儿子的做不得女婿这句话，还是你自家的主意说的，还是听见别人说的？”若霞道：“这些道理，我自家哪里晓得说？无非是听见别人是这般说。”双公子道：“你听见哪个说来？”若霞道：“我又不是男人，出门去结交三朋四友，有谁向我说到此？无非是服侍小姐，听见小姐是这等说，我悄悄拾在肚里。今见大相公偶然说到此，故一一说出来了，也不知是与不是。”

双公子见这话是小姐说的，直急得他暗暗的跌脚道：“小姐既说此话，这姻缘是断断无望了。为何日前彩云又哄我说，这婚姻是稳的，叫我不要心慌？”因又问若霞道：“你便是这等说，前日彩云见我，却不是这等说。你两人不知哪个说的是真话？”若霞道：“我是个老实人，有一句便说一句，从来不晓得将没作有，移东掩西，哄骗别人。彩云这个贼丫头却奸滑，不过只要奉

承的人欢喜，见人喜长，她就说长，见人喜短，她就说短，哪里肯说一句实话！人若不知她的为人，听信了她的话，便被她要直误到底。”

双公子听了这些话，竟吓痴了，坐在一片白石上，走也走不动。若霞道：“夫人差我已送大相公到此，大相公只怕还要耍子耍子。我离小姐久了，恐怕小姐寻我，我去看看再来。”说罢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无心说话有心听，听到惊慌梦也醒。

若再有心加毁誉，自然满耳是雷霆。

双公子坐在白石上，细细思量若霞的说话，一会儿疑她是假，一会儿又信她为真。暗忖道：“做了儿子，做不得女婿的这句言语，大有关系。若不果是小姐说的，若霞蠢人，如何说得出？小姐既如此说，则这段姻缘，倒被做儿子误了，却为之奈何？我的初意，还指望慢慢守去，或者守出机缘。谁知小姐一言已说得决决绝绝，便守到终身，却也无用。守既无用，即当辞去。但我为婚姻出门，从蜀到浙，跋涉远矣，阅历多矣，方才侥幸得逢小姐一个定情之人，定我之情。情既定于此，婚姻能成，固吾之幸；即婚姻之不成，为婚姻之不幸以拼一死，亦未为不幸。决不可畏定情之死，以望不定情之生，而负此本心，以辱夫妇之伦。所恨者，明明夫妻，却为兄妹所误。也不必怨天，也不必尤人，总是我双星无福消受，故遇而不遇也。今若因婚姻差谬，勉强辞去，虽我之形体离此，而一片柔情，断不能舍小姐而又他往矣。莫若苦守于此，看小姐怎生发付。”

一霎时东想想，西想想，竟想得昏了，坐在石上，连人事也不知道。还是夫人想起来，因问侍儿道：“大相公到园中去耍子，怎不见出来？莫非我方才在后房有事，他竟出去了，你们可曾看见？”众侍儿俱答道：“并不曾看见大相公出去，只怕还在园里。”夫人道：“天色已将晚了，他独自一人，还在里面做什么？”因叫众侍妾去寻。

众侍妾走到园中，只见双公子坐在一块白石上，睁着眼就像睡着的一般。众侍妾看见着慌，忙问道：“大相公，天晚了，为何还坐在这里？”双公子竟白瞪着一双眼，昏昏沉沉，口也不开。众侍妾一发慌了，因着两个搀扶双公子起来，慢慢的走出园来，又着两个报与夫人。夫人忙迎着问道：“你好好的要到园中去耍子，为何忽弄做这等个模样？我原叫若霞侍你来的，若霞怎么不见，她又到哪里去了？”双公子虽答应夫人两句，却说得胡胡涂涂，不甚清白。夫人见他是生病的光景，忙叫侍妾搀他到书房中去睡，又叫人伺候汤水，又吩咐青云好生服侍。双公子胡胡涂涂睡下不题。

夫人因叫了若霞来问道：“我叫你跟大相公到园中去闲玩，大相公为甚忽然病起来？你又到哪里去了？”若霞道：“我跟大相公入园时，大相公好端端

甚有精神，问长问短，何尝有病？我因见他有半日耽搁，恐怕小姐叫，故走进去看看。怎晓得他忽然生病？”夫人问过，也就罢了。欲要叫人去请医生，又因天色晚了，只得捱得次日早晨，方才请了一个医生来看。说是“惊忡之症，因着急上起的，又兼思虑过甚，故精神昏愤，不思饮食。须先用药替他安神定气，方保无虞。”说完，撮下两帖药，就去了。夫人忙叫人煎与他吃了，吃了虽然不疼不痛，却只是昏昏沉沉，不能清白。

此时江章又同人到武林西湖去游赏了，夫人甚是着急。小姐闻知，也暗自着惊。因问彩云道：“他既好好游园，为何就一时病将起来？莫非园中冷静，感冒了风寒？”彩云道：“医生看过，说是惊忡思虑，不是风寒。”小姐道：“园中闲玩，有甚惊忡？若伤思虑，未必一时便病。”彩云道：“昨日双公子游园，是夫人叫若霞送他去的。若霞昨日又对夫人说，双公子好端端问长问短，我想这问长问短里，多分是若霞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言语，触动他的心事，故一时生病。小姐可叫若霞，细细盘问她，自然知道。”小姐道：“她若有恶言恶语，触伤了公子，我问她时，她定然隐瞒，不肯直说。倒不如你悄悄问她一声，她或者不留心说出。”彩云道：“这个有理。”

因故意的寻见了若霞，吓她道：“你在双公子面前说了什么恶言语，冲撞了他，致他生病？夫人方才对小姐说，若双公子病不好，还要着实责罚你哩！”

若霞吃惊道：“我何曾冲撞他，只因他说林老爷劝他，与其做假儿子，不如改做真女婿，他甚是喜欢。我只驳得他一句道，这个莫指望。小姐曾说来，女婿可以改做得儿子；既做了儿子，名分已定，怎么做得女婿？若再做女婿，是乱伦了。双公子听了，就登时不快活，叫我出来了。我何曾冲撞他？”

彩云听了，便不言语，因悄悄与小姐说知，道：“何如？我就疑是这丫头说错了话。双公子是个至诚人，听见说儿子改做不得女婿，自然要着惊生病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若为此生病，则这病是我害他了。如今却怎生挽回？”彩云道：“再无别法，只好等我去与他说明，这句话不是小姐说的，他便自然放心无恙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他如今病在那里，定有人伺候。你是我贴身之人，怎好忽走到他床前去说话，岂不动人之疑？”彩云道：“这个不打紧，只消先对夫人说明，是小姐差我去问病，便是公，不是私，无碍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彩云就忙忙走到夫人房里，对夫人说道：“小姐听见说大相公有病，叫我禀明夫人去问候，以尽兄妹之礼。”夫人听了欢喜道：“好呀！正该如此。不知这一会，吃了这帖药，又如何了？你去看过了，可回复我一声。”彩云答应道：“晓得了。”遂一径走到东书院书房中来。

此时青云因夜间服侍辛苦，正坐在房门外矮凳上打瞌睡。彩云便不打醒他，轻轻的走到床前，只见双公子朝着床里，又似睡着的一般，又似醒着的一般，微微喘息。彩云因就床坐下，用手隔着被抚着他的脊背，低低叫道：“大相公醒一醒，你妹子蕊珠小姐，叫我彩云在此问候大相公之安。”双星虽在昏聩朦胧之际，却一心只系念在蕊珠小姐身上。因疑若霞说话不实，又一心还想着见彩云细问一问，却又见面无由。今耳朵中忽微微听见“蕊珠小姐”四个字，又听见“彩云在此”四个字，不觉四肢百骸飞越在外的真精神，一霎时俱聚到心窝。忙回过身来，睁眼一看，看见彩云果然坐在面前，不胜之喜。因问道：“不是梦么？”

彩云忽看见双公子开口说话，也不胜之喜，忙答应道：“大相公快苏醒，是真，不是梦。”双星道：“方才隐隐听得象是有人说蕊珠小姐，可是有的？”彩云道：“正是我彩云说你妹子蕊珠小姐，着我在此问候大相公之安。”双星听了，欣然道：“我这病，只消彩云姐肯来垂顾，也就好了一半，何况是蕊珠小姐命来，病自勿药而霍然矣。”因又叹息道：“彩云姐，你何等高情，只不该说‘你妹子’三个字，叫我这病根如何得去？”彩云道：“小姐正为闻得大相公为听见儿子做不得女婿之言而生病，故叫彩云来传言，叫大相公将耳朵放硬些，不要听人胡言乱语。就是真真中表兄妹，温家已有故事，何况年家结义，怎说乱伦！”

双星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正是呀！是我性急心粗，一时思量不到。今蒙剖明，领教矣，知过矣。只是还有一疑不解。”彩云道：“还有何疑？”双星道：“但不知此一语，还是出自小姐之口耶？还是彩云姐怜我膏肓之苦，假托此言以相宽慰耶？”彩云道：“婢子要宽慰大相公，心虽有之，然此等言语，若不是小姐亲口吩咐，彩云怎敢妄传？大相公与小姐，过些时少不得要见面，难道会对不出？”

双星道：“小姐若果有心，念及我双星之病，而殷殷为此言，则我双星之刀圭已入肺腑矣，更有何病？但只是我细想起来，小姐一个非礼弗言，非礼弗动，又娇羞腴腆，又不曾与我双星有半眉一眼之勾引，又不曾与我双星有片纸只字往来。就是前日得见小姐之诗，也是侥幸撞着，非私赠我也，焉肯无故而突然不避嫌疑，竟执兄为婿之理？彩云姐虽倾心吐胆，口敞舌颓，吾心终不能信，为之奈何？”

二人正说不了，忽青云听见房中有人说话，吃了一惊，将瞌睡惊醒，忙走进房来，看见双公子象好人一般，睡在床上，欹着半边身子，与彩云说话，不胜欢喜道：“原来相公精神回过来，病好了。”就奉茶水。彩云见有人在前，不便说话，因安慰了双公子几句，就辞出来，去报知小姐。只因这一报，有



分教：

守柳下之东墙，窥周南之西子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

俏侍儿调私方医急病

贤小姐走捷径守常经

词云：

许多缘故，只恨无由得诉。亏杀灵心，指明冷寞，远远一番良晤。侧听低吐，悄然问，早已情分意付。试问何为，才色行藏，风流举措。

右调《柳梢青》

话说彩云看过双公子之病，随即走到夫人房里来回复。恰好小姐也坐在房中。夫人一见彩云，就问道：“大相公这一会病又怎么了？”彩云道：“大相公睡是还睡在那里，却清清白白与我说了半晌闲话，竟不象个病人。”夫人听了，不信道：“你这丫头胡说了，我方才看他，还见他昏昏沉沉，一句话说不出，怎隔不多时，就明明白白与你说话？”彩云道：“夫人不信，可叫别人去看，难道彩云敢说谎？”夫人似信不信，果又叫一个仆妇去看。那仆妇看了，来回说道：“大相公真个好了，正在那里问青云哥讨粥吃哩！”夫人听了，满心欢喜，遂带了仆妇，又自去看。

小姐因同彩云回到楼上，说道：“双公子病既好了，我心方才放下。”彩云道：“小姐且慢些放心，双公子这病，据我看来，万万不能好了。”小姐听了着惊道：“你方才对夫人说他象个病人，与你说闲话，好了，为何又说万万不能好，岂不自相矛盾？”

彩云道：“有个缘故。”小姐道：“有甚缘故？”彩云道：“双公子原无甚病，只为一心专注在小姐身上，听见若霞这蠢丫头说兄妹做不得夫妻，他着了急，故病将起来。及我方才去看他，只低低说得一声‘蕊珠小姐叫我来看看你’，他的昏沉早唤醒一半。再与他说明兄妹不可为婚这句话，不是小姐说的。他只一喜，病即全然好了。故我对夫人说，他竟不象个病人。但只可怪他为人多疑，只疑这些话都是我宽慰之言，安他的心，并非小姐之意。我再三苦辩是真，他只是不信。疑来疑去，定然还要复病。这一复病，便叫我做卢扁，然亦不能救矣。”

小姐听了，默然半晌，方又说道：“据你这等说起来，这双公子之命，终久是我害他了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彩云道：“没甚区处，只好听天由命罢了。”

小姐又说道：“他今既闻你言，已有起色，纵然怀疑，或亦未必复病。且不

必过为古人担忧。”彩云道：“只愿得如此就好了。”

不期这双公子，朝夕间只将此事放在心上，踌躇忖度，过不得三两日，果然依旧，又痴痴呆呆，病将起来。夫人着慌，忙请名医来看视，任吃何药，不见效。小姐回想彩云之言不谬，因又与他商量道：“双公子复病，到被你说着了。夫人说换了几个医生，吃药俱一毫无效。眼见得有几分危险，须设法救他方好。但我这几日，也有些精神恍惚，无聊无赖，想不出什么法儿来。你还聪明，可为我想想。”彩云道：“这是一条直路，并无委曲，着不得辩解。你若越辩解，他越狐疑。只除非小姐面言一句，他的沉痾便立起矣。舍此，莫说彩云愚下之人，就是小姐精神好，也思算不出什么妙计来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与双公子，虽名为兄妹，却不是同胞，怎好私去看他？就以兄妹名分，明说要去一看，也只好随夫人同去，也没个独去之理。若同夫人去，就有话也说不得。去有何用？要做一诗，或写一信，与他说明，倘他不慎，落人耳目，岂非终身之玷？舍此，算来算去，实无妙法。若置之不问，看他恹恹就死，又于心不忍，却为之奈何？”

彩云道：“小姐若呆呆的守着礼法，不肯见他一面，救他之命，这就万万没法了。倘心存不忍，肯行权见他，只碍着内外隔别，无由而往，这就容易处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从来经权，原许并用，若行权有路，不背于经，这又何妨？但恐虚想便容易，我又不能出去，他又不能入来，实实要见一面，却又烦难。”彩云道：“我这一算，倒不是虚想，实实有个东壁可窥可凿，小姐只消远远的见他一面，说明了这句兄妹夫妻的言语，包管他的病即登时好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若果有此若近若远的所在，可知妙了。但不知在于哪里？”

彩云道：“东书院旁边，有一间堆家伙的空屋，被树木遮住，内中最黑，因在西壁上，开了一个小小的圆窗儿透亮。若站在桌子上往外一观，恰恰看得见熙春堂的假山背面。小姐若果怜他一死，只消在此熙春堂上，玩耍片时，待我去通他一信，叫他走到空屋里，立在桌子上圆窗边伺候。到临时，小姐只消走到假山背后，远远的见他一面，悄悄的通他一言，一桩好事便已做完了，有甚难处？”

小姐道：“这条路，你如何晓得？”彩云道：“小姐忘记了，还是那一年。小姐不见了小花猫，叫我东寻西寻，直寻到这里，方才寻着，故此晓得。”小姐听了欢喜道：“若是这等行权，或者也于礼法无碍。”彩云看见小姐有个允意，又复说道：“救病如救火，小姐既肯怜他，我就要去报他喜信，约他时候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事已到此，舍此并无别法，只得要托你了。但要做得隐秀方妙。”彩云道：“这个不消吩咐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下楼去了。

走到夫人房中，要说又恐犯重，要不又说又怕涉私。恰好夫人叫人去起了课

来，起得甚好，说这病今日就要松动，明日便全然脱体。夫人大喜，正要叫人去报知，忽见彩云走来，因就对他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可将这课帖儿拿去，唤醒了大相公，报与他知，说这个起课的先生最灵，起他这病，只在早晚就好。”

彩云见凑巧，接着就走。刚走到书房门首，早看见青云迎着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彩云姐来的好，我家相公睡梦中不住的叫你哩！你快去安慰安慰他。”彩云走着，随答应道：“叫我做甚？我是夫人起了个好课，叫我来报知大相公的。”因将课帖儿拿出来一扬，就走进房，直到床前。也不管双公子是睡是不睡，竟低低叫一声：“大相公醒醒，我彩云在此，来报你喜信。”果然是心病还将心药医，双星此时，朦朦胧胧，恍恍惚惚，任是鸟声竹韵，俱不关心，只听得“彩云”二字，便魂梦一惊，忙睁开眼来一看，见果是彩云，心便一喜。因说道：“你来了么？我这病断然要死，得见你一见，烦你与小姐说明，我便死也甘心。”

彩云见双公子说话有清头，因低低说道：“你如今不死了，你这病原是为不信我彩云的言语害的。我已与小姐说明，请小姐亲自与你见一面，说明前言是真，你难道也不相信，还要害病？”双公子道：“小姐若肯靛面亲赐一言，我双星便死心相守，决不又胡思乱想了。但恐许我见面，又是彩云姐的巧言宽慰，以缓我一时之死。”彩云道：“实实与小姐商量定了，方敢来说，怎敢哄骗大相公。”双星道：“我也知彩云姐非哄骗之人。但思此言，若非哄骗，小姐闺门严紧，又不敢出来，我双星虽称兄妹，却非同胞，又不便入去，这见面却在何处？”

彩云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若没个凑巧的所在，便于见面，我彩云也不敢轻事重帮的来说了。”因附着双公子的耳朵，说明了空屋里小圆窗直看见熙春堂假山背后，可约定了时候，你坐在窗口等候，待我去请出小姐来，与你远远的见一面，说一句，便一件好事定了。你苦苦的害这瞎病做什么！”双公子听见说话有源有委，知道是真，心上一喜，早不知不觉的坐将起来，要茶吃。

青云听见，忙送进茶来。彩云才将夫人的课帖儿，递与双公子道：“这是夫人替大相公起的课，说这病有一个恩星照命，早晚就好。今大相公忽然坐起来，岂不是好了，好灵课！我就要去回复夫人，省得她记挂。”就要走了出来，双公子忙又留下她道：“且慢！还有话与夫人说。”彩云只得又站下。双公子直等青云接了茶去，方又悄悄问彩云道：“小姐既有此美意，却是几时好？”彩云道：“今日恐大相公身子还不健，倒是明日午时，大相公准在空屋里小窗口等候罢。”双公子道：“如此则感激不尽，但不可失信！”彩云道：“决不失信。”说罢，就去了。正是：

一片桐凋秋已至，半枝梅绽早春通。

心窝若透真消息，沉病先收卢扁功。

彩云走了回来，先回复过夫人，随即走到楼上，笑嘻嘻与小姐说道：“小姐你好灵药也！我方才走去，只将与小姐商量的妙路儿，悄悄向他说了一遍，他早一轂辘爬起来，粘紧了要约时日，竟像好人一般了，你道奇也不奇？”小姐听了，也自喜欢道：“若是这等看起来，他这病，实实是为我害了。我怎辜负得他，而又别有所图！就与他私订一盟，或亦行权所不废。但不知你可曾约了时日？”彩云道：“我见他望一见，不啻大旱之望云霓，已许他在明日午时了，小姐须要留意。”二人说罢，就倏忽晚了。

到了次日，小姐梳妆饭后，彩云就要催小姐到熙春堂去。小姐道：“既约午时，此际只好交辰，恐去得太早，徘徊徙倚，无聊无赖，转怨尾生之不信。”彩云道：“小姐说的虽是，但我彩云的私心，又恐怕这个尾生，比圯桥老人的性子还急，望穿了眼，又要病将起来。”小姐笑道：“你既是这等过虑，你可先去探望一回，看他可有影响，我再去也不迟。”彩云道：“不是我过虑，但恐他病才略好些，勉强支持，身子立不起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

彩云遂忙忙走到熙春堂假山背后，抬头往圆窗上一张，早看见双公子在那里伸头缩脑的痴望。忽看见彩云远远走来，早喜得眉欢眼笑，等不得彩云走到假山前，早用手招邀。彩云忙走近前，站在一块多余的山石上，对他说道：“原约午时，此时还未及巳，你为何老早的就在此间，岂不劳神而疲，费力而倦？”双公子道：“东邻既许一窥，则面壁三年，亦所不惮，何况片时，又奚劳倦之足云！但不知小姐所许可确？若有差池，我双星终不免还是一死。”彩云笑道：“大相公，你的疑心也太多，到了此时此际，还要说此话。这不是小姐失约来迟，是你性急来得太早了。待我去请了小姐来罢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即走回楼上，报与小姐道：“何如？我就愁他来得太早，果然已立半晌了。小姐须快去，见他说一句决绝言语，使他拴系定了心猿意马，以待乘鸾跨凤，方不失好逑君子之体面。若听其怀忧蓄虑，多恨多愁，流为荡子，便可怜而可惜。”小姐听了道：“你不消说了，使我心伤，但同你去罢。”

二人遂下楼，悄悄的走到熙春堂来。见熙春堂无人，遂又悄悄的沿着一带花荫小路，转过茶架，直走到假山背后。小姐因曲径逶迤，头还不曾抬起，眼还不曾看见圆窗在哪里，耳朵里早隐隐听见双星声音说道：“为愚兄忧疑小恙，怎敢劳贤妹屈体褻礼，遮掩到此。一段恩情，直重如山，深如海矣！”

小姐走到了，彩云扶她在石上立定，再抬头看，见双公子在圆窗里笑面相迎，然后答应道：“贤兄有美君子，既已下思苕菜，小妹葑菲闺女，岂不仰慕



良人？但男女有别，婚姻有礼，从无不待父母之命而自媒者。然就贤兄与小妹之事，细细一思，无因之千里，忽相亲于咫尺，此中不无天意。惟有天意，故父母之人事已于兄妹稍见一斑矣。贤兄若有心，不以下体见遗，自宜静听好音，奈何东窥西探，习挑达之风，以伤河洲之化，岂小妹之所仰望而终身者？况过逞狂态，一旦堕入仆妾窥伺之言，使人避嫌而不敢就，失此良姻，岂非自误！望贤兄谨之。”

双星道：“愚兄之狂态，诚有如贤妹之所虑，然实非中所无主而妄发也。因不知贤妹情于何钟，念于谁属，窃恐无当，则不独误之一时，直误之终身。又不独误之终身，竟误之千秋矣。所关非小，故一时之寸心，有如野马，且不知有死生，安知狂态！虽蒙彩云姐再三理喻，非不信其真诚，但无奈寸心恍惚，终以未见贤妹而怀疑。疑心一动，而狂态作矣。今既蒙妹果如此垂怜，又如此剖明，则贤妹之情见矣。贤妹之情见，则愚兄之情定矣。无论天有意，父母有心，即时事不偶，或生或死，而愚兄亦安心于贤妹而不移矣，安敢复作狂态！”

小姐道：“展转反侧，君子未尝不多情，然须与桑濮之勾挑相远。贤兄若以礼自持，小妹又安敢不守贞以待！但行权仅可一时，万难复践。况小妹此衷，今已剖明，后此不敢复见矣，乞贤兄谅之。”双星道：“贤妹既已底里悉陈，愚兄自应亲疏死守矣。但不知死守中，可能别有一生机，乞贤妹再一为指迷。”小姐道：“君无他，妾无他，父母谅亦无他。欲促成其事，别无机括，惟功名是一捷径，望贤兄努力。他非小妹所知也。”

双星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字字入情，言言切理，愚兄何幸，得沐贤妹之爱如此，真三生之幸也。”小姐说罢，即命彩云搀扶她走下石头来，说道：“此多露之地，不敢久留，凡百愿贤兄珍重。”双星本意还要多留小姐深谈半晌，无奈身子拘在小窗之内，又不能留。只说得一声道：“夫人尊前，尚望时赐一顾。”小姐听了，略点一点头，就花枝一般袅袅娜娜去了。正是：

见面无非曾见面，来言仍是说来言。

谁知到眼闻于耳，早已心安不似猿。

小姐同彩云刚走到熙春堂，脚还不曾站稳，早有三两个侍妾，因楼上不见了小姐，竟寻到熙春堂来，恰恰撞着小姐，也不问她长短，遂一同走回楼上。大家混了半晌，众侍妾走开，小姐方又与彩云说道：“早是我二人回到熙春堂了，若再迟半刻，被他们寻着看破，岂不出一场大丑！以后切不可再担这样干系。”彩云道：“今日干系虽担，却救了一条性命。”二人闲说不题。

且说双星亲眼见小姐特为他来，亲耳听见小姐说出许多应承之话，心下只一喜，早不知不觉的病都好了。忙走回书房，叫青云收拾饭吃。吃过饭，即入

内来拜谢夫人。夫人见他突然好了，喜之不胜，又留他坐了，问长问短。双星因有小姐功名二字在心，便一心只想着读书。只因这一读，有分教：

佳人守不着才子，功名盼不到婚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

私心才定忽惊慈命促归期

好事方成又被狡谋生大衅

词云：

幽香才透春消息，喜与花相识。谁知桂子忽惊秋，一旦促他，归去使人愁。闺中帘幕深深护，燕也无寻处。钻窥无奈贼风多，早已颠形播影暗生波。

右调《虞美人》

话说双星自在小圆窗里，亲见了蕊珠小姐，面订了婚姻之盟，便欢喜不胜，遂将从前忧疑之病，一旦释然。又想着小姐功名之言，遂安心以读书为事，每日除了入内问安之外，便只在书房中用功努力。小姐暗暗打听得知，甚是敬重。此时江章已回家久矣，每逢着花朝月夕，就命酒与双星对谈，见双星议论风生，才情焕发，甚是爱他。口中虽不说出，心中却有个暗暗择婿之意。双星隐隐察知，故愈加孝敬，以感其心。况入内问安，小姐不负前言，又常常一见，虽不能快畅交言，然眉目之间，留情顾盼，眷恋绸缪，不减胶漆。

正指望守得父母动情，以图好合，不期一日，忽青云走来报道：“野鹤回来了。”双星忙问道：“野鹤在哪里？”青云道：“在里边见老爷夫人去了。”双星连忙走入内来。野鹤看见，忙叩见道：“蒙公子差回，家中平安，夫人康泰。今着小人请公子早回。”遂在囊中取出双夫人的书来送上。双星接了，连忙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野鹤回，知汝在浙，得蒙江老伯及江老伯母，念旧相留，不独年谊深感，且不忘继立旧盟，置之子舍，恩何深而义何厚也！自应移孝事之，但今秋大比，乃汝立身之际，万不可失。可速速回家，早成前人之业，庶不负我一生教汝之苦心。倘有寸进，且可借此仰报恩父母之万一。字到日，可即治装，毋使我倚闾悬望。至嘱！至嘱！外一函并土仪八色，可致江老伯暨江老伯母叱存，以表远意。

母文氏字

双星看完，沉吟不语。江章因问道：“孩儿见书，为何不语？”双星只得说道：“家慈书中，深感二大人之恩，如天高地厚。但书中言及秋闱，要催孩儿回去，故此沉吟。”遂将母亲的书送上与江章看。江章看完，因说道：“既

是如此，只得要早些回去。”

此时小姐，正立在父母之旁，双星因看小姐一眼，说道：“孩儿幼时，已昧前因，倒也漠然罢了。但今既无说明，又蒙二大人待如己出，孩儿即朝夕侍于尊前，犹恐不足展怀，今何敢轻言远去。况功名之事尚有可待，似乎从容可也。”夫人因接说道：“我二人老景，得孩儿在此周旋，方不寂寞，我如何舍得他远行？”江章笑道：“孩儿依依不去，足见孝心。夫人留你不舍，实出爱念。然皆儿女之私，未知大义。当日双年兄书香一脉，今日年嫂苦守，皆望你一人早续。今你幼学壮行，已成可中之才，不去冠军，而寄身于数千里之外，悠忽消年，深为可惜。况年嫂暮年，既有字来催，是严命也，孩儿怎生违得？”

双星只得低头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夫人见老爷要打发他回去，知不可留，止不住堕泪。小姐听见父亲叫双星回去，又见母亲堕泪，心中不觉凄楚。恐被人看见，连忙起身回房去了。双星忽抬头，早不见了小姐。只得辞了二人，带了野鹤，回书房去了。正是：

见面虽无语，犹承眉目恩。

一朝形远隔，那得不消魂。

夫人见双星要回家去秋试，一时间舍不得他，因对江章说道：“你我如此暮年，无人倚靠，一向没有双元到也罢了，他既在我家，住了这许久，日日问安，时时慰藉，就如亲子一般。他今要去，实是一时难舍。况且我一个女孩儿，年已长大，你口里只说要择个好女婿，择到如今，尚没有些影儿。既没儿子，有个女婿，也可消消寂寞。”江章笑道：“择婿我岂不在心。但择婿乃女孩儿终身大事，岂可草草许人，择到如今，方有一人在心上了，且慢慢对你说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既有人中意，何不对我说明，使我也欢喜欢喜。”江章道：“不是别人，就是双星。我看他少年练达，器宇沉潜，更兼德性温和，学高才广，将来前程远大，不弱于我。选为女孩儿作配，正是一对佳人才子。”

夫人听见要招双星为婿，正合其心，不胜大喜道：“我也一向有此念，要对你说，不知你心下如何。你既亦有此心，正是一对良缘，万万不可错过。你为何还不早说？”江章道：“此事止差两件，故一向踌躇未定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踌躇何事？”江章道：“一来你我只得这个女儿，岂肯嫁出，况他家路远，恐后来不便。二来我堂堂相府，不便招赘白衣，故此踌躇。”夫人道：“他原是继名于我的，况他又有兄弟在家，可以支持家事。若虑嫁出，只消你写书致意他母亲，留他在此，料想双星也情愿。至于功名，哪里拘得定。你见那家的小姐，就招了举人、进士？只要看得他文才果是如何。”江章道：“他的文才，实实可中，倒不消虑得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又何消踌躇

？”江章道：“既夫人也有此意，我明日便有道理。”二人商量不题。

却说小姐归到拂云楼，暗暗寻思道：“双郎之盟，虽前已面订，实指望留他久住，日亲日近，才色对辉，打动父母之心，或者侥幸一时之许可。不期今日陡然从母命而归，虽功名成了，亦是锦上添花。但恐时事多更，世情有变，未免使我心恻恻，为之奈何？”正沉吟不悦，忽彩云走来说道：“小姐恭喜了！”小姐道：“不要胡说，我正在愁时，有何喜可言？”彩云遂将老爷与夫人商量，要取双公子为婿之言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这难道不是喜么？”小姐听了，方欣然有喜气道：“果是真么？”彩云道：“不是真，终不成彩云敢哄骗小姐？”小姐听了，暗暗欢喜不题。

却说双星既得了母亲的书信，还打帐延捱，又当不得江老，引大义促归，便万万不能停止。欲要与小姐再亲一面，再订一盟，却内外隔别，莫说要见小姐无由，就连彩云，也不见影儿，心下甚是闷苦。过不得数日，江章与夫人因有了成心，遂择一吉日，吩咐家人备酒，与公子饯行。不一时完备。江章与夫人两席在上，双星一席旁设。大家坐定，夫人叫请小姐出来。小姐推辞，夫人道：“今日元哥远行，既系兄妹，礼应祖饯。”小姐只得出来，同夫人一席。

饮到中间，江章忽开口对双星说道：“我老夫妇二人，景入桑榆，自渐无托，惟有汝妹，承欢膝下，娱我二人之老。又喜她才华素习，诚有过于男子，是我夫妻最所钟爱。久欲为她选择才人，以遂室家，为我半子。但她才高色隽，不肯附托庸人，一时未见可儿，故致愆期到此，是我一件大心事未了。但恨才不易生，一时难得十全之婿。近日来求者，不说是名人，就说是才子，及我留心访问，又都是些邀名沽誉之人，殊令人厌贱。今见汝胸中才学，儒雅风流，自取金紫如拾芥，选入东床，庶不负我女之才也。吾意已决久矣，而不轻许出口者，意欲汝速归夺锦，来此完配，便彼此有光。不知你心下如何？若能体贴吾意，情愿乘龙，明日黄道吉辰，速速治装可也。”

双星此时在坐吃酒，胸中有无限的愁怀。见了小姐在坐，说又说不出，惟俯首寻思而已。忽听见江章明说将小姐许他为妻，不觉神情踊跃，满心欢喜。连忙起身，拜伏于地道：“孩儿庸陋，自愧才疏，非贤妹淑人之配。乃蒙父母二大人眷爱，移继子而附荀香，真天高地厚之恩，容子婿拜谢！”说罢，就在江章席前四拜，拜完，又移到夫人席前四拜。小姐听见父亲亲口许配双星，暗暗欢喜，又见双星拜谢父母，便不好坐在席间，连忙起身入内去了。

双星拜罢起来，入席畅饮，直饮得醺醺然，方辞谢出来。归到书房，不胜快活。所不满意者，只恨行期急促，不能久停，又无人通信，约小姐至小窗口一别，心下着急。到了次日，推说舍不得夫人远去，故只在夫人房中走来走去



，指望侥幸再见小姐一面。谁知小姐自父母有了成言，便绝迹不敢复来，惟托彩云取巧传言。双星又来回了几次，方遇见彩云，走到面前低低说道：“小姐传言，说事已定矣，万无他虑。今不便再见，只要大相公速去取了功名，速来完此婚好，不可变心。”双星听了，还要与他说些甚么，不期彩云，早已避嫌疑走开了。双星情知不能再见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归到书房去，叫青云、野鹤收拾行李。

到了临行这日，江章与夫人请他入去一同用饭。饭过，夫人又说道：“愿孩儿此去，早步蟾宫，桂枝高折，速来完此良姻，莫使我二人悬念。”双星再拜受命。夫人又送出许多礼物盘缠，又书一封问候双夫人。双星俱受了，然后辞出。夫人含泪，送至中门。此时小姐不便出来，惟叫彩云暗暗相送。双星惟眉目间留意而已。江章直送出仪门之外，双星方领了青云、野鹤二人上路而行。正是：

来时原为觅佳人，觅得佳人拟占春。

不道功名驱转去，一时盼不到婚姻。

双星这番在路，虽然想念小姐，然有了成约，只要试过，便来做亲，因此喜喜欢欢，兼程而进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上虞县有一个寄籍的公子，姓赫名炎，字若赤。他祖上是个功臣，世袭侯爵，他父亲现在朝中做官，因留这公子在家读书。谁知这公子，只有读书之名，却无读书之实，年纪虽只得十五、六岁，因他是将门之子，却生得人物魁伟，情性豪华，挥金如土，便同着一班门下帮闲，终日在外架鹰放犬的打围，或在花丛中作乐，日则饮酒食肉，夜则宿妓眠娼，除此并无别事。不知不觉，已长到二十岁了。这赫公子因想道：“我终日在外，与这些粉头私窠打混，虽当面风骚，但我前脚出了门，她就后脚又接了新客，我的风骚已无踪影。就是包年包月，眼睛有限，也看管不得许多，岂不是年子弟变成龟了！我如今何不聘了一头亲事，少不得是乡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与他在家中朝欢暮乐，岂不妙哉！”

主意定了，就与这班帮闲说道：“我终日串窠窠，嫖婊子，没个尽头的日子。况且我父亲时常有书来说我，家母又在家中琐碎，也觉得耳中不清净。况且这些娼妓们，虚奉承，假恩爱的熟套子看破了，也觉有些惹厌。我如今要另寻一个实在受用的所在了。”

这班帮闲听见公子要另寻受用，便一个个逞能画策，争上前说道：“公子若是喜新厌旧，憎嫌前边的这几个女人，如今秦楼上，又新到了几个有名的娼妓，楚馆中，又才来了几个出色的私窠，但凭公子去拣选中意的受用，我们无不帮衬。”赫公子笑道：“你们说的这些，都不是我的心事了。我如今只要寻

一位好标致小姐，与我做亲，方是我的实受用。你们可细细去打听，若打听得有甚大乡宦大家出奇的小姐，说合成亲，我便每人赏你一个大元宝，决不食言！”

这些帮闲，正要撺掇他去花哄，方才有得些肥水入己，不期今日公子看破了婊子行径，不肯去嫖，大家没了想头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及听到后来要他们出去打听亲事，做成了媒，赏一个大元宝，遂又一个个摩拳擦掌的说道：“我只说公子要我们去打南山的猛虎，锁北海的蛟龙，这便是难事了。若只要我们去做媒，不是我众人夸口说，浙江一省十一府七十五县，城里城外，各乡镇，若大若小乡宦人家的小姐，标致丑陋，长短身材，我们无不晓得。况且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这是极容易的事。”公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原来你们这样停当，可作速与我寻来，我捡中意的就成。”

不数日，这些帮闲，果然就请了无数乡宦人家小姐的生辰八字，来与公子捡择。偏生公子会得打听，不是嫌他官小，就是嫌他人物平常。就忙得这些帮闲，日日钻头觅缝去打听，要得这个元宝，不期再不能够中公子之意。忽一日，有个帮闲叫做袁空在县中与人递和息，因知县尚未坐堂，他便坐在大门外石狮子边守候。

只见一个老儿，手里拿着一张小票，一个名帖，在那里看。这袁空走来看见，因问道：“你这老官儿，既纳钱粮，为何又有名帖？”那老儿说道：“不要说起，我这钱粮，是纳过的了。不期新官到任，被书吏侵起，前日又来催征。故我家老爷，叫我来查。”袁空连忙在这老儿手中，取过名帖来看，见上写着有核桃大的三个大字，是“江章拜”。因点头说道：“你家老爷，致仕多年，闻得年老无子，如今可曾有公子么？”那老儿道：“公子是没有，只生得一位小姐。”袁空便留心问道：“你家小姐，今年多大了？”那老儿道：“我家小姐，今年十六岁了。”袁空道：“你家小姐，生得如何？可曾许人家么？”

那老儿见问，一时高兴起来，就说道：“相公若不问起我家小姐便罢，若问起来，我家这位小姐，真是生得千娇百媚，美玉无瑕，袅袅如风前弱絮，婷婷似出水芙蓉。我家老爷爱她，无异明珠，取名蕊珠小姐，又教她读书识字。不期小姐天生的聪明，无书不读，如今信笔挥酒，龙蛇飞舞，吟哦无意，出口成章，真是青莲减色，西子羞容。只因我家老爷要选个风流才子，配合这窈窕佳人，一时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故此尚然韞椟而藏。”袁空听了，满心欢喜。因又问道：“你在江老爷家是甚员役？”那老儿笑嘻嘻说道：“小老儿是江太师老爷家一员现任的门公江信便是。”袁空听了，也忍笑不住。

不一时，知县坐堂，大家走开，袁空便完了事情回来。一路上侧头摆脑的算计道：“他两家正是门当户对，这头亲事，必然可成，我这远宝哥哥，要到

我手中了。”遂不回家，一径走来，寻见赫公子，说道：“公子喜事到了！我们这些朋友，为了公子的亲事，那一处不去访求，真是茅山祖师，照远不照近。谁知这若耶溪畔，西子重生，洛浦巫山，神女再出。公子既具王陵豪侠，若无这位绝世佳人，与公子谐伉俪之欢，真是错过。”

赫公子听了笑道：“我一向托人访问，并无一个出色希奇的女子。你今日有何所见，而如此称扬？你且说是哪家的小姐，若说得果有些好处，我好着人去私访。”袁空笑道：“若是别人走来报这样的喜信，说这样的美人，必要设法公子开个大大的手儿，方不轻了这位小姐。只是我如何敢勒公子，只得要细说了。”只因这一说，有分教：

抓沙抵水，将李作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

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

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

词云：

千春万杵捣玄霜，指望成时，快饮琼浆。奈何原未具仙肠，只合青楼索酒尝。从来买假是真方，莫嫌李苦，惯代桃僵。忙忙识破野鸳鸯，早已风流乐几场。

### 右调《一剪梅》

话说袁空，因窃听了江蕊珠小姐之名，便起了不良之心，走来哄骗赫公子道：“我今早在县前，遇着一个老儿，是江阁老家的家人江信。因他有田在我县中，叫家人来查纳过的钱粮。我问他近日阁老如何，可曾生了公子。那家人道：‘我家老爷公子到不曾生，却生了一位赛公子的小姐，今年十六岁。’我问他生得如何，却喜得这老儿不藏兴，遂将这小姐取名蕊珠，如何标致，如何有才，这江阁老又如何爱她，又如何择婿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真是说与痴人应解事，不怜人处也怜人。”

赫公子听了半晌，忽听到说是甚么百媚千娇，又说是甚么西子神女，又说是甚么若耶洛浦，早将赫公子说得一如雪狮子向火。酥了半边。不觉大喜道：“我如今被你江蕊珠小姐一顿形容，不独心荡魂消，只怕就要害出相思病来了。你快些去与我致意江老伯，说我赫公子爱他的女儿之极，送过礼去，立刻就要成亲了。”

袁空听了大笑道：“原来公子徒然性急，却不在行。一个亲事，岂这等容易？就是一个乡村小人家的儿女，也少不得要央媒说合，下礼求聘，应允成亲

。何况公子是公侯之家，他乃太师门第。无论有才，就是无才，也是一个千金小姐，娇养闺中，岂可造次，被他笑公子自大而轻人了。”赫公子道：“依你便怎么说？”袁空道：“依我看来，这头亲事，公子必须央寻一个贵重的媒人去求，方不失大体。我们只好从旁赞襄而已。公子再不惜小费，我们转托人在他左近，称扬公子的好处。等江阁老动念，然后以千金为聘，则无不成之理。”公子道：“你也说得是。我如今着人去叫绍兴府知府莫需去说。你再去相机行事，你道好么？”袁空道：“若是知府肯去为媒，自然稳妥。”公子连忙叫人写了一封书，一个名帖，又吩咐了家人许多言语。

到了次日，家人来到府中，也不等知府升堂，竟将公子的书帖投进。莫知府看了，即着衙役唤进下书人来吩咐道：“你回去拜上公子，书中之事，我老爷自然奉命而行。江太师台阁小姐，既是淑女，公子侯门贵介，又是才郎，年龄又相当，自然可成。只不知天缘若何，一有好音，即差人回覆公子也。”又赏了来人路费。来人谢赏回家，将知府吩咐的话说知，公子甚是欢喜不题。

却说这知府是科甲出身，做人极是小心，今见赫公子要他为媒，心下想道：“一个是现任的公侯，一个是林下的宰相。两家结亲，我在其中撮合，也是一件美事。”因拣了一个黄道吉日，穿了吉服，叫衙役打着执事，出城望笔花墅而来。不一时到了山中村口，连忙下轿，走到江府门前，对门上人说道：“本府有事，要求见太师老爷。今有叩见的手本，乞烦通报。”门上人见了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拿了手本进来。

此时江章正坐在避暑亭中，忽见家人拿着一个红手本进来说道：“外面本府莫太爷，要求见老爷，有禀帖在此。”连忙呈上。江章看了，因想道：“我在林下多年，并不与府县官来往，他为何来此？欲不出见，他又是公祖官，只说我轻他。况且他是科目出身，做官也还清正，不好推辞。”只得先着人出去报知，然后自己穿了便服，走到阁老厅上，着人请太爷相见。

知府见请，连忙将冠带整一整，遂一步步走上厅来。江章在厅中，略举手一拱。莫知府走入厅中，将椅摆在中间，又将衣袖一拂道：“请老太师上坐，容知府叩见！”便要跪将下去，江章连忙扶住说道：“老夫谢事已久，岂敢复蒙老公祖行此过礼，使老夫不安，只是常礼为妙。”知府再三谦让，只得常礼相见。傍坐，茶过，叙了许多寒温。江章道：“值此暑天，不知老公祖何事贵临？幸乞见教。”

莫知府连忙一揖道：“知府承赫公子见托，故敢趋谒老太师。今赫公子乃赫侯之独子，少年英俊，才堪柱国，谅太师所深知也。今公子年近二十，丝萝无系足之缘，中馈乏苹蘩之托。近闻老太师闺闼藏珠，未登雀选，因欲侍立门墙，以作东床佳婿，故托知府执柯其间，作两性之欢，结三生之约。一是勋侯



贤子，一是鼎鼎名姝，若谐伉俪，洵是一对良缘。不识老太师能允其请否？”

江章道：“学生年近衰髦，止遗弱质。只因她赋性娇痴，老夫妇过于溺爱，择婿一事，未免留心，向来有求者，一无可意之人，往往中止。不意去冬，蜀中双年兄之子念旧，存问于学生，因见他翩翩佳少，才学渊源，遂与此子定姻久矣。今春双年嫂有字，催他乡试，此子已去就试，不久来赘。乞贤太守致意赫公子，别缔良缘可也。”莫知府道：“原来老太师东床有婿，知府失言之罪多多矣，望老太师海涵。”连忙一恭请罪。江章笑道：“不知何妨，只是有劳贵步，心实不安。”说罢，莫知府打躬作别，江章送到阶前，一揖道：“恕不远送了。”莫知府退出，上轿回府，连夜将江阁老之言，写成书启，差人回复赫公子去了。

差人来见公子，将书呈上。公子只说是一个喜信，遂连忙拆开一看，却见上面说的，是江章已与双生有约，乞公子别择贤门可也。公子看完，勃然大怒，因骂道：“这老匹夫，怎么这样颠倒！我一个勋侯之子，与你这退时的阁老结亲，谁贵谁荣？你既自己退时，就该要攀高附势，方可安享悠久。怎么反去结识死过的侍郎之子，岂非失时的偏寻倒运了！他这些说话，无非是看我们武侯人家不在眼内，故此推辞。”

众帮闲见赫公子恼怒不息，便一齐劝解。袁空因上前说道：“公子不须发怒，从来亲事，再没个一气说成的。也要三回五转，托媒人不惜面皮，花言巧语去说，方能成就。我方才细细想来，江阁老虽然退位，却不比得削职之人。况且这个知府，虽然是他公祖官，然见他阁下，必是循规蹈矩，情意未必孚洽。情意既不孚洽，则自不敢为公子十分尽言。听见江老说声不允，他就不敢开口，便来回复公子，岂不他的人情就完了。如今公子若看得这头亲事不十分在念，便丢开不必提了。若公子果然真心想念，要得这个美貌佳人，公子也惜不得小费，我们也辞不得辛苦。今日不成，明日再去苦求，务必玉成，完了公子这心愿。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赫公子听了大喜道：“你们晓得我往日的心性，顺我者千金不吝，逆我者半文不与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些时，被你们说出江小姐的许多妙处，不知怎么样，就动了虚火，日间好生难过，连夜里俱梦着与小姐成亲。你若果然肯为我出力，撮合成了，我日后感念你不小。况且美人难得，银钱一如粪土。你要该用之处，只管来取，我公子决不吝惜。”

袁空笑说道：“公子既然真心，前日所许的元宝，先拿些出来，分派众人，我就好使他们上心去做事。”公子听了，连忙入内，走进库房，两手拿着两个元宝出来，都掷在地下道：“你们分去，只要快些上心做事！”袁空与众帮闲连忙拾起来，说道：“就去，就去！”遂拿着元玉，别了公子出来。

众人俱欢天喜地。袁空道：“你们且莫空欢喜，若要得这注大财，以后凡事须要听我主张，方才妥帖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悉听老兄差遣。”袁空道：“我们今日得了银子，也是喜事，可同到酒店中去吃三杯，大家商量行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遂走入城中，拣一个幽静的酒馆，大家坐下。不一时酒来，大家同饮。

袁空说道：“我方才细想，为今之计，我明日到他近处，细细访问一番。若果然有人定去，就不必说了；若是无人，我回来叫公子再寻托有势力的大头脑去求，只怕江阁老也辞不得他。”众人道：“老兄之言，无不切当。”不一时酒吃完，遂同到银铺中，要将银分开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安享而得，只对半分分开，你得了一个，这一个，我们同分吧。”袁空推逊了几句，也就笑纳了，遂各自走开不题。

却说这蕊珠小姐，自从双星别后，心中虽是想念，幸喜有了父母的成约，也便安心守候。不期这日，听见本府莫太爷受了赫公子之托，特来做媒，因暗想道：“幸喜我与双星订约，又亏父母亲口许了，不然今日怎处？”便欢欢喜喜，在闺中做诗看书不题。正是：

一家女儿百家求，一个求成各罢休。

谁料不成施毒意，巧将鸦鸟作雌鸠。

却说袁空果然悄悄走到江家门上，恰好江信在楼下坐着，袁空连忙上前拱手道：“老官儿，可还认得我么？”江信见了，一时想不起来，道：“不知在何处会过，到有些面善。”袁空笑道：“你前日在我县中相遇，你就忘了。”

江信想了半日道：“可是在石狮子前相见的这位相公么？”袁空笑道：“正是。”江信道：“相公来此何干？”袁空道：“我有一个相知在此，不期遇他不着，顺便来看看你。”江信道：“相公走得辛苦了，可在此坐坐，我拿茶出来。”袁空道：“茶到不消，你这里可有个酒店么？我走得力乏了，要些接力。”江信道：“前面小桥边亭子上，就是个酒店，我做主人请相公罢。”袁空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初到这里不熟，烦老兄一陪。”原来这江信是个酒徒，听见吃酒，就有个邀客陪主之意，今见袁空肯请他，便不胜欢喜道：“既是相公不喜吃冷静杯，小老儿只得要奉陪了。”

于是二人离了门前，走入酒店，两人对酌而饮。江信吃了半日，渐有醉意，因停杯问道：“我这人真是懵懂，吃着酒，连相公姓名也不曾请教过。”袁空笑道：“我是上虞县袁空。”二人又吃了半晌，袁空便问道：“你家老爷，近日如何？”江信道：“我家老爷，在家无非赏花赏月，山水陶情而已。”袁空道：“前日我闻得赫公子央你府中太爷为媒，求聘你家小姐，这事有的么？”江信道：“有的，有的。但他来得迟了，我家小姐已许人了。”

袁空吃惊问道：“我前日在县前会你，你说老爷择婿谨慎，小姐未曾许人。为何隔不多时，就许人了？”江信道：“我也一向不晓得，就是前日太爷来时，见我家老爷回了，我想这侯伯之家结亲，也是兴头体面之事，为何回了？我家妈妈说道：‘你还不知道，今年春天，老爷夫人当面亲口许了双公子，今年冬天就来做亲了。’我方才晓得小姐是有人家的了。”袁空道：“这双公子，为何你家老爷就肯将小姐许他？”江信便将双公子少年多才，是小时就继名与老爷为子的，又细细说了一番，他是姊（兄）妹成亲的了。袁空听了，心下冷了一半。坐不得一会，还了酒钱起身。江信道：“今日相扰，改日我做东吧。”

袁空别过，一路寻思道：“我在公子面前，夸了许多嘴，只说江阁老是推辞说谎，谁知果有了女婿。我如今怎好去见公子！倘或发作起来，说我无用，就要将银子退还他了。”遂一路闷闷不快，只得先到家中。妻子穆氏与女儿接着，穆氏问道：“你去江阁老家做媒，事情如何了？”袁空只是摇头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我如今不便就去回复公子，且躲两日，打点些说话，再去见他方好。”

这一夜，袁空同着妻子睡到半夜，因想着这件事，便翻来覆去，因对穆氏说道：“我如今现拿着白晃晃的一个元宝，在家放着，如今怎舍得轻轻送出？我如今只得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倒也是件奇事。况众帮闲俱是得过银子的，自然要出力帮我，你道如何？”穆氏听了，也自欢喜道：“只要做得隐秀，也是妙事。”

袁空再三忖度，见天色已明，随即起来，吃些点心出门。寻见这几个分过银子的帮闲，细细说知道：“江家事万万难成，今日只得要将原银退还公子了。”众人见说，俱哑口不言。袁空道：“你们不言不语，想是前日的银子用去了么？”众人只得说道：“不瞒袁兄说，我们的事，你俱晓得的。又不会营运，无非日日只靠着公子，撰赚些落些，回去养妻子。前日这些，拿到家中，不是余米，就是讨当，并还店帐去了。你如今来要，一时如何有得拿出来？”

袁空听了着急道：“怎么你们这样穷？一个银子到手，就完得这样快！我的尚原封不动在那里。如今叫我怎样去回公子？倘然公子追起原银，岂不带累我受气！受气还是小事，难道你们又赖得他的？只怕明日送官送府追比，事也是有的。你们前日不听见公子说的，逆他者分文不与。我若今日做成了这亲事，再要他拿出几个来，他也是欢喜的。如今叫我怎么好？”

众人俱不做声，只有一个说道：“这宗银子，公子便杀我们，也无用，只好寻别件事补他罢了。再不然，我们众人，轮流打听，有好的来说，难道只有江小姐，是公子中意的？”袁空道：“你们也不晓得公子的心事。我前日在他

面前说得十分美貌，故他专心要娶，别人决不中意。我如今细想了一个妙法，惟有将计就计，瞒他方妙。只要你们大家尽心尽力，若是做成，不但前银不还，后来还要受用不了，还可分些你们用用。你们可肯么？”

众人听了大喜道：“此乃绝美之事，不还前银，且得后利，何乐而不为？你有甚妙法，快些说来，好去行事。”袁空道：“江家亲事，再不必提了。况且他是个相府堂堂阁老，我与你一介之人，岂可近得正人君子？只好在这些豪华公子处，胁肩献笑，甘作下流，鬼混而已。如今小姐已被双星聘去，万无换回之处。若要一径对公子说去，不但追银，还讨得许多不快活。将来你我的衣食饭碗，还要弄脱。如今惟有瞒他一法，骗他一场，落些银子，大家去快活罢了。”

众人道：“若是瞒得他过，骗得他倒，可知好哩。但那里去寻这江小姐嫁他？”袁空道：“我如今若在婊子中捡选美貌，假充江小姐嫁去成亲，后来毕竟不妥。况且不是原物，就要被他看破。若是弄了他聘礼，瞒着人悄悄买个女子，充着嫁去，自然一时难辨真假，到也罢了。只是这一宗富贵，白白总承了别人，甚是可惜。我想起来，不知你们那家，有令爱的，假充嫁去，岂不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件妙事。”

众人听了道：“计策虽好，只是我们的女儿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就是不大不小，也是拿不出的人物，怎好假充？这个富贵，只好让别人罢了。”袁空道：“这就可惜了。”内中一个说道：“我们虽然没有，袁兄你是有的，何不就借重令爱吧。”袁空道：“我这女儿，虽然有三分颜色，今年十七岁了，我一向要替他寻个好丈夫，养我过日子的。我如今也只得没奈何，要行此计了。”

众人见袁空肯将女儿去搪塞赫公子，俱欢喜道：“若得令爱嫁了他，我们后来走动，也有内助之人了。只不知明日怎样个嫁法，也要他看不破方好。”袁空道：“如今这件事，我因你们银子俱花费了，叫我一时没法，故行此苦肉计。如今我去见公子，只说是江阁老应承，你们在公子面前，多索聘金，我也不愿多得，也照前日均分，大家得些何如？”

众人听了，俱大喜道：“若是如此，袁兄是扶持我们赚钱了。”袁空道：“一个弟兄相与，哪里论得。”众人又问道：“日后嫁娶，又如何计较？”袁空道：“我如今也打点在此。”因附耳说道：“以后只消如此这般。”众人听了大喜。袁空别过，自去见赫公子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假假承当，真真错认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

巧帮闲惯弄假藏底脚贫女穴中



## 瞎公子错认真饱老拳丈人峰下

词云：

桃花招，杏花邀，折得来时是柳条。任他骄，让他刁，暗引明桃，淫魂早已消。有名有姓何曾冒，无形无影谁知道。既相嘲，肯相饶，说出根苗，先经这一遭。

### 右调《梅花引》

话说袁空，要将女儿哄骗赫公子，只得走回家商量。原来袁空的这个女儿，叫做爱姐，倒也还生得唇红齿白，乌头黑鬓，且伶牙俐齿，今年十七岁了。因袁空见儿子尚小，要招个女婿在家养老。一时不凑巧，故尚没人来定。这爱姐既已长大，自知趣味，见父母只管耽搁她，也就不耐烦，时常在母亲面前使性儿淘气。这日袁空回来，见了这锭元宝，一时不舍得退还，就想出这个妙法来抵搪。这个穆氏又是个没主意之人，听见说要嫁与公子，想着有了这个好女婿，自然不穷了。就欢欢喜喜，并不拦阻，只愿早些成事。

袁空见家中议妥，遂将这些说话，笼络了众人。又见众人俱心悦诚服，依他调度行事，便满心快活，来见公子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就说莫知府的说话，是个两面光鲜，不断祸福，得了人身就走的主儿。不亏我有先见之明，岂不将一段良缘当面错过。”

赫公子听了大喜，连忙问道：“江小姐亲事，端得如何？你惯会刁难人，不肯一时说出，竟不晓得我望得饿眼将穿，你须快些说来为妙。”袁空笑说道：“公子怎这样性急，一桩婚姻大事，也要等我慢慢的说来。我前日一到了江家，先在门上用了使费，方才通报。老太师见我是公子遣来，便不好轻我，连忙出来接见。我一见时，先将公子门第人物，赞扬了一番，然后说出公子求婚，如何至诚，如何思慕。江太师见我说话切当入情，方笑说道：‘前日莫知府来说，只不过泛泛相求，故此未允。今你既系陈公子之贤，我心已喜。但小女娇娃，得与公子缔结丝萝，不独老夫有幸，实小女之福也。’我见他应允，因再三致谢。又蒙老太师留我数日，临行，付我庚帖，又嘱我再三致意公子。”连忙在袖中取出庚帖。公子看见大喜道：“我说江老伯是仕路之人，岂不愿结于我。也亏你说话伶俐，是我的大功臣了。”

这几个帮闲在旁，同声交赞说：“袁空真是有功。”袁空道：“小姐庚帖已来，公子也要卜一卜，方好定行止。”公子笑道：“从来不疑，何卜？这段姻缘是我心爱之人，只须择日行聘过去，娶来就是了。”忙取历日一看道：“七月初二好日行聘，八月初三良辰结亲。”袁空依允别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就约了众帮闲商量道：“不料公子这般性急，如今日子已近

，我已寻了一个好所在，明日好嫁娶。你们须先去替我收拾，我好搬来。”众人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袁空道：“在绍兴府城南，云门山那里，是王御史的空花园，与江阁老家，只离得二十多里。管园的与我相好，我已对他说明，是我嫁女儿。在赫家面前，只说江老爷爱静，同夫人小姐在园中避暑，就在此嫁娶。”众人听了大喜，连忙料理去了。

袁空又隔了两日，果然将妻子女儿，移在园中住下。自己又来分派主张行礼，真是有银钱做事，顷刻而成。众帮闲在公子面前，撺掇礼物，必要从厚，公子又不惜银钱，只要好看。果然聘礼千金，彩缎百端，花红羊酒糕果之类，真是件件齐整。因是路远，先一日下船，连夜而行。众帮闲俱在船中饮酒作乐。将到天明，远远一只小船摇来。到了大船边，却是袁空。连忙上了大船，进舱对众家人们说道：“幸而我先去说声，如今江老爷不在家中，已同夫人小姐，俱在云门山园中避暑静养。你们如今只往前面小河进去，我先去报他们知道。”又如飞去了。袁空到了园中，久已准备了许多酒席，又雇了许多乡人伺候。

不一时，一只大座船，吹吹打打，拢近岸来。赫家家人将这些礼物搬进厅堂，袁空叫这些乡人逐件搬了进去，与穆氏收拾。袁空就对赫家家人说道：“老太师爷微抱小恙，不便出来看聘了。”于是大吹大擂，管待众帮闲及赫家家人，十分丰盛，俱吃得尽欢。袁空又叫乡人在内搬出许多回聘，交与来人，然后上船而去，正是：

野花强窃麝兰香，村女乔施美女装。

虽然两般同一样，其中只觉有商量。

赫公子等家人回来，看见许多回聘，满心快活，眼巴巴只等与小姐做亲不题。

却说袁爱姐，见父母搬入园中，忽又是许多人服侍起来，又忽见人家送进许多礼物，俱是赤金白银，钗环首饰，又有黄豆大的粗珠子，心中甚是贪爱。又见母亲手忙足乱的收藏，正不知是何缘故。忙了一日，到了夜间，袁空关好了房门，方悄悄对女儿爱姐说道：“今日我为父的费了无限心机，方将你配了天下第一个富豪公子。”遂将始末缘由，细细告知女儿。又说道：“你如今须学些大人家的规模，明日嫁去，不可被他看轻，是你一生的受用。况且这公子，是女色上极重的，你只是样样顺他，奉承他，等他欢喜了，然后慢慢要他伏小。那时就晓得是假的。他也变不过脸来了。如今有了这些缎匹金银，你要做的，只管趁心做去。”

这爱姐忽听见将他配了赫公子，今日这些礼物，都是他的，就喜得眉欢眼笑起来。便去开箱倒笼，将这些从来不曾看见过的绫罗缎匹，首饰金银，细细

看。想道：“这颜色要做甚么衣服，那金子要打造甚时样首饰。”盘算了一夜，何曾合眼。过了一两日，袁空果然将些银两，分散与众帮闲，各人俱感激他。袁空见日子已近，就去叫了几个裁缝，连夜做衣，又去打些首饰，就讨了四个丫环，又托人置办了许多嫁妆，一应完备。

不知不觉，早又是八月初二。赫公子叫众帮闲到江家来娶亲。众帮闲带领仆从，并娶亲人役，又到了云门山花园门首。一时间，流星火炮，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穆氏已将爱姐开面修眉，打扮起来，一时间就好看了许多。袁空与穆氏又传多秘诀。四个丫环簇拥出堂前，上了大轿，又扶入船中。袁空随众帮闲，上了小船而来。到了初三黄昏左侧，尚未到赫家河下，赫公子早领了乐人傧相，在那里吹打，放火炮，闹轰轰迎接。

袁空忙先去对公子说知：“江太师爷喜静不耐繁杂，故此不来送嫁。改日过门相见，一应事情，俱托我料理。如今新人已到，请公子迎接。”赫公子忙叫乐人傧相，俱到大船边，迎请新人上轿。竟抬到厅前，再三喝礼，轿中请出新人，新郎新妇同着拜了天地，又拜见了夫人，又行完了许多的礼数，然后双双拥入洞房，揭去盖头。

赫公子见江小姐打扮得花一团，锦一簇，忙在灯下偷看。见小姐虽无秀媚可餐，却丰肥壮实，大有福相。暗想道：“宰相女儿自然不同。”便满心欢喜，同饮过合卺之卮，就连忙遣开侍女，亲自与小姐脱衣除髻。爱姐也正在可受之年，只略做些娇羞，便不十分推辞，任凭公子搂抱登床。公子是个惯家，按摩中窍，而爱姐惊惊喜喜婉转娇啼，默然承受。赫公子见小姐苦不能容，也就轻怜爱惜，乐事一完，两人怡然而寝。正是：

看明妓女名先贱，认做私窠品便低。

今日娶来台鼎女，自然娇美与山齐。

到了次日，新郎新妇拜庙，又拜了夫人。许多亲戚庆贺，终日请人吃酒。公子日在酒色之乡，哪里来管小姐有才无才。这袁爱姐又得了父母心传，将公子拿倒，言听计从，无不顺从。外面有甚女家的礼数，袁空自去一一料理。及至赫公子问着江家些事情，又有众帮闲插科打诨，弥缝过去了，故此月余并无破绽看出。袁空暗想道：“我女儿今既与他做了贴肉夫妻，再过些时，就有差池，也不怕了。”

忽一日赫公子在家坐久，要出去打猎散心取乐，早吩咐家人准备马匹。公子上马，家人们俱架鹰牵犬，一齐出门。只有两个帮闲，晓得公子出猎，也跟了来。一行人众，只拣有鸟兽出入的所在，便一路搜寻。一日到了余姚地方，有一座四明山，赫公子见这山高，树木稠密，就叫家人排下围场，大家搜寻野兽。忽见跳出一个青獐，公子连忙拈弓搭箭，早射中了。那獐负箭往对山乱

跑，公子不舍，将马一夹，随后赶来。赶了四五里，那獐不知往那里走去。公子独自一人，赶寻不见，却远远见一个大寺门前，站着一簇许多人。公子疑惑是众人捉了他的獐子在内，遂纵马赶来。

忽见一个小沙弥走过，因问道：“前面围着这许多人，莫非捉到正是我的獐么？”那小沙弥一时见问，摸不着头路，又听得不十分清白，因模模糊糊答应道：“这太师老爷正姓江。”赫公子忽听见说是江太师，心下吃了一惊，遂连忙要将马兜住。怎奈那马走急了，一时收不住，早跑到寺前。已看见一个白须老者，同着几个戴东坡巾的朋友，坐在那里看山水，说闲话，忙勒转马来，再问人时，方知果是他的丈人。

因暗想道：“我既马跑到此，这些打围的行径，一定被他看见。他还要笑我新郎不在房中与他小姐作乐，却在此深山中寻野食。但我如今若是不去见他，他又在那里看见了；若是要去见他，又是不曾过门的新女婿。今又这般打扮，怎好相见？”因在马上踌躇了半晌，忽又想道：“丑媳妇免不得要见公婆，岂有做亲月余的新女婿，不见丈人之理？今又在此相遇，不去相见，岂不被他笑我是不知礼仪之人，转要怪我了。”遂下了马，将马系在一株树上，把衣服一抖，连忙趋步走到江阁老面前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小婿偶猎山中，不知岳父大人在此，有失趋避，望岳父大人恕罪。”

江章正同着人观望山色，忽见这个人走到面前，如此称呼，心中不胜惊怪道：“我与你非亲非故，素无一面，你莫非认错了？”赫公子道：“浙中宰相王侯能有几个，焉有差错？小婿既蒙岳父不弃，结为姻眷，令爱蕊珠小姐，久已百两迎归，洞房花烛，今经弥月。正欲偕令爱小姐归宁，少申感佩之私，不期今日草草在此相遇，殊觉不恭，还望岳父大人恕罪。”又深深一揖，低头拱立。江章听了大怒道：“我看你这个人，声音洪亮，头大面圆，衣裳有缝，行动有影，既非山精水怪，又不是丧心病狂，为何青天白日，捏造此无稽之谈，殊为可恼，又殊为可笑！”

赫公子听了着急道：“明明之事，怎说无稽？令爱蕊珠小姐，现娶在我家，久已恩若漆胶，情同鱼水。今日岳丈为何不认我小婿，莫非以我小婿打猎，行藏不甚美观，故装腔不认么？”

江章听了，越发大怒道：“无端狂畜，怎敢戏辱朝廷大臣！我小女正金屋藏娇，岂肯轻事庸人，你怎敢诬言厮认，玷污清名，真乃无法无天，自寻死路之人也！”因挥众家人道：“可快快拿住这个游嘴光棍，送官究治！”众家人听见这人大言不惭，将小姐说得狼狼藉藉，尽皆怒目狰狞，欲要动手挥拳，只碍着江章有休休容人之量，不曾开口，大家只得忍耐。今见江章动怒叫拿，便一时十数个家人，一齐拥来，且不拿住，先用拳打脚踢，如雨点的打来。



赫公子正打帐辨明，要江阁老相认，忽见管家赶来行凶，他便心中大怒道：“你这些该死的奴才，一个姑爷，都不认了，我回去对小姐说了，着实处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奴才！”

众人见骂，越发大怒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虾蟆，怎敢妄想天鹅肉吃！我家小姐，肯嫁你这个丑驴！”遂一齐打将上来。原来赫公子曾学习过拳棒，一时被打急了，便丢开架子，东西招架。赫公子虽然会打，怎奈独自一人，打退这个，那个又来。江家人见他手脚来得，一发攥住不放。公子发怒，大嚷大骂道：“我一个赫王侯公子，却被你奴才们凌辱！”

众人听见，方知他是个有名的赫痴公子。众人手脚略慢了些，早被赫公子望着空处，一个飞脚，打倒了一个家人，便摔身向外逃走。跑到马前，腾身上马，不顾性命的逃去了。江家人赶来，见他上马，追赶不及，只得回来禀道：“原来这人被打急了，方说出是上虞县有名的赫痴公子。”

江章听了含怒道：“原来就是这小畜生！”因想道：“前日托莫知府求亲，我已回了，怎他今日如此狂妄？”再将他方才这些说话，细细想去，又说得有枝有叶。心中想道：“我女孩儿好端端坐在家中，受这畜生在外轻薄造言，殊为可恨！此中必有奇怪不明之事，他方敢如此。”因叫过两个家人来吩咐道：“你可到赫家左近，细细打听了回我。”两家人领命去了。

你道江章为何在此，原来这四明山，乃第九洞天，山峰有二百八十二处，内中有芙蓉等峰，皆四面玲珑，供人游玩。故江章同三四老友来此，今日被赫公子一番吵闹，便无兴赏玩。连夜回家，告知夫人小姐，大家以为笑谈不题。

却说赫家家人在山中打了许多野兽，便撤了围网，只不见了公子。有人看见说道：“公子射中了青獐，自己赶过山坡去了。”众家人便一齐寻来。才转过山坡，却见公子飞马而来。众家人歇着等候。

不一时马到面前，公子在马上大叫道：“快些回去，快些回去！”众家人忙将公子一看，却见公子披头散发，浑身衣服扯碎，众家人见了大惊，齐上前问道：“公子同什么人惹气，弄得这般嘴脸回来。”连忙将马头笼住，扶公子下马，忙将带来的衣帽脱换。众家人又问，公子只叫：“快些回去，了不得，到家去细说！”众家人俱不知为甚缘故，只得望原路而回。

两个帮闲，一路再三细问，方知公子遇着了江阁老，认做丈人，被江阁老喝令家人凌辱，便吓得哑口无言，不敢再问。就担着一团干系，晓得这件事决裂，又不好私自逃走，只得同着公子一路回家。

公子一到家中，怒气冲冲，竟往小姐房中直走。爱姐见公子进房，连忙笑脸相迎道：“公子回来了？”赫公子怒气填胸，睁着两眼直视道：“你可是江

蕊珠小姐么？你父亲不认我做女婿，说你是假的，将我百般凌辱。你今日是真是假，快还我一个明白，好同你去对证。”说罢怒发如雷。

爱姐听了，方晓得事情已破，今日事到其间，只得要将父母的心诀行了。遂连忙说道：“公子差了，我父亲姓袁，你是袁家的女婿，怎么认在江家名下，做女婿起来？你自己错了，受人凌辱，怎么回来拿我出气！”赫公子听了大惊道：“我娶的是江阁老的蕊珠小姐，你怎么姓袁？你且说你的父亲端的叫甚名字？”爱姐道：“我父亲终日在你家走动，难道公子不认得？”

公子听了，越发大惊道：“我家何曾有你父亲往来？不说明，我要气死也！”爱姐笑道：“我父亲就是袁空。是你千求万求，央人说合，我父亲方应允，将我嫁了你，为何今日好端端走来寻事？”

公子听见说是袁空的女儿，就急得暴跳如雷，不胜大怒骂道：“袁空该死的奴才，他是我奴颜婢膝门下的走狗，怎敢将你这贱人，假充了江蕊珠，来骗我千金聘物！我一个王侯公子，怎与你这贱人做夫妻，气死我也！我如今只打死了你这贱人，还消不得我这口恶气！”便不由分说，赶上前，一把揪住衣服，动手就打。

爱姐连忙用手架住，不慌不忙的笑说道：“公子还看往日夫妻情分，不可动粗，伤了恩爱。”公子大怒骂道：“贼泼贱！我一个王侯公子，怎肯被你玷辱！”说罢又是一拳打来，爱姐又拦住了，又笑说道：“公子不可如此，我虽然贫贱，是你娶我来的，不是我无耻勾引搭识，私进你门。况且花烛成亲，拜堂见婆，亲朋庆贺，一瓜一葛，同偕到老的夫妻，你还该忍耐三分。”

赫公子哪里听他说话，只叫打死她，连忙又是一拳打来，又被爱姐接住道：“一个人身总是父母怀胎生长，无分好丑。况且丑妇家中宝，你看我比江小姐差了那一件儿？我今五官俱足，眉目皆全，虽无窈窕轻盈，却也有红有白。况江小姐是深闺娇养，未必如我知疼着热，公子万不可任性欺人。从来说赶人不可赶上，我与你既做了被窝中恩爱夫妻，就论不得孰贵孰贱，谁弱谁强。你今不把我看承，无情无义，我已让过你三拳，公子若不改念，我也只得要犯分了！”

公子听罢，越发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，敢打我么？气死我也！”又是兜心一拳打来，早被爱姐一把接住，往下一揪，下面又将小脚一勾，公子不曾防备，早一跤跌在地板上。只因这一跌，有分教：

骂出恩情，打成相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

欲则不刚假狐媚明制登徒

## 狭难回避借虎势暗倾西子

词云：

探香有鼻，寻芳有眼，方不将花错认。若教默默与昏昏，鲜不堕锦茵于溷。触他抱恨，忤他生忿，一隙谗言轻进。霎时急雨猛风吹，早狼藉落红阵。

右调《鹊桥仙》

话说爱姐与公子厮闹，因一脚将公子勾倒，就趁势骑在公子身上，按住不放，也不打他，竟伏压着不放。公子被他压着，只是叹气。你道这赫公子，是积年在外跑马射箭，弄拳扯腿之人，前日被江家人围住打他，尚被他打了出来，怎今日被爱姐一个女人，竟轻轻跌倒，就容他骑在身上，不能施展？大凡人着了真气恼，则力被气夺，就不能为我而用。今赫公子受了无数恶气，又听见说出是袁空的女儿，一时气昏，手足俱已气软，口里虽然嚷骂行凶，又见爱姐说出夫妻恩爱，就不比得与他人性命相搏了，竟随手跌倒。又被爱姐将兰麝香暗暗把裙裤都熏透，赫公子伏在爱姐身子底下，早一阵阵触到鼻中来，引得满本酥麻，到觉得有趣，好看起来，故让他压着，竟闭目昏迷，寂然不动了。

你道爱姐这个跌法，是那个教的？就是父亲袁空，晓得后来毕竟夫妻吵闹，故教了她做个降龙伏虎的护身符。爱姐身子长大，只压得公子动也动不得。房中几个丫环，忽见公子与主母吵闹，也只说是取笑，不期后来认真，上手交拳，在地上并叠做一块，又不敢上前劝解，一时慌了手脚，连忙跑进去告知赫夫人道：“公子在房中如此如此。”

赫夫人听了大惊，连忙带了许多侍女仆妇，齐到公子房中，见他二人滚在地下，抱紧不放。爱姐看见夫人走来，连忙大哭道：“婆婆夫人，快来救我！”夫人连忙上前说道：“你们小男小妇，做亲得几时，怎就如此无理起来，孩儿还不放手！”

公子忽见母亲走到面前，便连忙放手，推开立起。爱姐得放，扯着赫夫人崩天倒地的大哭道：“我生是赫家人，死是赫家鬼，怎今日好端端来家，将媳妇这般毒打！若不是夫人婆婆早来，媳妇的性命，被他打杀了。”说罢大哭。赫夫人道：“小姐，你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明日你父母闻知，象什么模样！”又说：“我做婆婆的，没家教了，小姐不要着恼，待我教训他便了。”

赫公子听了，便大嚷起来道：“她是甚么小姐！她是假货，她是贱货，那里是江家小姐！母亲趁早与孩儿作主，赶她出去！”赫夫人听见说不是江小姐，也就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媳妇为何不姓江？可为我细说。”

赫公子正要将打猎遇着江阁老之事，说与母亲知道，爱姐早隔开了公子，扯着赫夫人大哭道：“婆婆夫人，冤屈杀人！媳妇本自姓袁，哪个说是江小



姐？江小姐住的是笔花墅，媳妇借住的是云门山王御史的花园，两下相隔着二十余里。你来娶时，灯火鼓乐，约有数百余人。既是要娶江小姐，难道就没一个人认得江阁老家住在哪里，为何一只船，直撑到云门山来，花一团，锦一簇，迎我上轿？若不是预先讲明了娶我，我一个贫家女儿，怎敢轻易走到你王侯家做媳妇？就是当日被人哄瞒了，难道娶我进门之后，也不盘问一声你是姓江姓袁？为何今日花烛已结了，庙已见了，婆婆夫人已待我做媳妇，家中大小已认我为主母，就是薄幸狠心，已恩恩爱爱过了月余，名分俱已定了，今不知听了甚么谗言，突然嫌起媳妇丑来；恨起媳妇贫贱来，要打杀媳妇，岂非冤屈！我媳妇虽然丑陋贫贱，却是明媒正娶而来，又不是私通苟合，虽不敢称三从四德，却也并不犯七出之条。怎么轻易说个打死，你须想一想，我袁氏如今已不是贫女，已随夫而贵，做了赫王侯家的元配冢妇了。你若真真打死我，只怕就有两衙门官，参你偿我之命了！”说罢大哭。

赫夫人听了，方晓得是袁空掉绵包，指鹿为马。心中虽然不悦，却见媳妇说的这一番话，甚是有理，又甚中听，又婆婆夫人叫不绝口。因想了一想，忽回嗔变喜，对公子说道：“人家夫妇皆是前生修结而成，非同容易。今他与你既做夫妻，也自然是前世有缘。不然，他一个穷父母的女儿，怎嫁得到我公侯之家做媳妇？虽借人力之巧，其中实有天意存焉。从来说丑丑做夫人，况她面貌，也还不算做丑陋，做人倒也贤惠。这是她父亲做的事，与她有甚相干？孩儿以后不可欺她。”

爱姐见夫人为她调停，连忙拭泪上前跪下道：“不孝媳妇，带累婆婆夫人受气。今又解纷，使归和好，其恩莫大，容媳妇拜谢！”连忙拜了四拜。赫夫人大喜，连忙扶了起来道：“难得你这样孝顺小心，可爱可敬。”因对公子说道：“她这般孝顺于我，你还不遵母命快些过来相见！”

此时赫公子被爱姐这一番压法，已压得骨软筋麻，况本心原有三分爱她，今见母亲赞她许多好处，再暗暗看她这番哭泣之态，只觉得堪爱堪怜，只好就倒旗杆，上前叫她。忽听得母亲叫他相见，便连忙走来，立在母亲身边，赫夫人忙将二人衣袖扯着道：“你二人快些见礼，以后再不可孩子气了。”赫公子便对着爱姐，作了一个揖道：“母亲之命，孩儿不敢推却。”爱姐也忙敛袖殷勤，含笑回礼，二人依旧欢然。赫夫人见他二人和合，便自出房去了。赫公子久已动了虚火，巴不得要和合一番，一到夜间，就搂着爱姐，上床和事去了。正是：

秃帚须随破巴斗，青蝇宜配紫虾蟆。

一打打成相识后，方知紧对不曾差。

这一夜，爱姐一阵风情，早把赫公子弄得舒心舒意，紧缚牢拴，再不敢言



语了。到了次早，赫公子起来，出了房门，着人去寻袁空来说话。不期袁空早有帮闲先漏风声与他，早连夜躲出门去了。及赫家家人来问时，穆氏在内，早回说道：“三日前，已往杭州望亲戚去了。”家人只得回复公子，公子也不追问。

过了些时，袁空打听得女儿与公子相好，依旧来见公子，再三请罪道：“我只因见公子着急娶亲，江阁老又再三不肯，心中看不过意，故没奈何行了个出妻献子，以应公子之急。公子也不要恼我，岂不闻将酒功人终无恶意。”公子道：“虽是好意，还该直说，何必行此诡计？如今总看令爱面上，不必提了。只是我可恨那江老，将我辱骂，此恨未消。今欲写字与家父，在京中寻他些事端，叫人参他一本，你道如何？”袁空道：“他是告假休养的大臣，为人谨慎，又无甚过犯，同官俱尊重他的，怎好一时轻易处得？若惊动尊翁以后辨明，追究起来，还不是他无故而辱公子。依小弟看来，只打听他有甚事情，算计他一番为妙。”公子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且不说他二人怀恨不题。

却说那日江家两个家人，一路远远的跟着赫公子来家，就在左右住下。将赫公子家中吵闹，袁空假了小姐之名，嫁了女儿，故此前日山前相认，打听得明明白白。遂连夜赶回，报知老爷。江章听了，又笑又恼。正欲差人着府县官去拿袁空治罪，蕊珠小姐听了，连忙劝止道：“袁空借影指名，虽然可恨，然不过自家出丑，却无伤于我。今处其人，赫公子未必不寻人两解。此不过小人无耻，何堪较量，望父亲置之不问为高也。”江章听了半晌，一时怒气全消，说道：“孩儿之言，大有远见，以后不必问了。”于是小姐欢欢喜喜，在拂云楼日望双星早来不题。

却说双星在路紧走，直走到七月中，方得到家。拜见了母亲，兄弟双辰，也来见了。遂将别后事情，细细说了一番道：“孩儿出门，原是奉母命去寻访媳妇，今幸江老伯将蕊珠小姐许与孩儿为妇，只待孩儿秋闱侥幸，即去就亲，幸不辱母亲之命。”说罢，就将带来江夫人送母亲的礼物，逐件取出呈上。双夫人看了道：“难得他夫妻这般好意待你，只是媳妇定得太远了些。但是你既中意，也说不得远近了。且看你场事如何，再作商量。”

双星见场中也近，遂静养了数日，然后入场。题日到手，有如长江大河，一泻千里。双星出场，甚觉得意。三场毕，主试看了双星文字，大加赞赏道：“此文深得吴越风气，非此地所有。”到填榜时，竟将双星填中了解元。不一时报到，双家母子大喜，连忙打发报人。双星谒拜过主考房师，便要来与江蕊珠成亲，双夫人不肯道：“功名大事，乘时而进，岂可为姻事停留。况江小姐之约，有待而成。孩儿还是会试过成亲，更觉好看。”双星便不敢再言。

因见进京路远，不敢在家耽搁，遂写了一封家书，原着野鹤，到浙江江家

去报喜。又写了一封私书，吩咐野鹤道：“此书你可悄悄付与彩云姐，烦她致意小姐，万不可使人看见，小心在意。”野鹤自起身去了。双星遂同众举人，连夜起身去会试不题。

却说这年是东宫太子十月大婚，圣旨传出，要点选两浙民间女子二十上下者，进宫听选。遂差了数员太监，到各地方去捡选。这数员太监，奉了圣旨，遂会齐在一处商议道：“这件事，不可张扬。若民间晓得，将好女子隐匿藏开，或是乱嫁，故此往年选来的俱是平常，难中皇爷龙目。我们如今却悄悄出了都门，到了各府县地方，着在他身上，挨查送选。民间不做准备，便捡好的选来。倘蒙皇爷日后宠幸，也是我们一场大功。”众太监听了大喜，遂拈阄派定，悄悄出京，连夜望江南两浙而来。

单说浙省的太监，姓姚，名尹，是个司礼太监，最有权势，朝中大小官员，俱尊敬他。忽一日到了浙江，歇在北新关上，方着人报知钱塘、仁和两县。两县见报大惊，连忙着人，飞报各上司，即着人收拾公馆，自己打轿到船迎接。姚太监到了公馆，不一时大小官员俱来相见。

姚太监方说是奉密旨，点选幼女入宫。“因恐民间隐匿，无奇色女子出献，故本监悄悄而来。今着合省府州县官，不论乡绅士庶，不论城郭居民，凡有女子之家，俱报名府县，汇名造册，送至本监，以定去留。若府州县官，有奇色女子多者，论功升赏。如数少将丑陋抵塞者，以违旨论罪。尔等各官，须小心在意。”众官领命回衙，连夜做就文书，差人传报一省十二府七十五县去了。

不一日报到绍兴府中，莫知府见奉密旨，即悄悄报知各县，莫知府随着地方总甲，各乡各保，以及媒婆卖婆，去家家挨查，户户搜寻。不一时闹动了城里城外，有女儿之家，闻了此信，俱惊得半死。也不论男女好丑，不问年纪多寡，只要将女儿嫁了出去，便是万幸。再过了两日，连路上走过的标致学生，也不问他有妻无妻，竟扯到家中就将女儿配他了。

早有袁空晓得此信，便来对赫公子说道：“外面奉旨点选幼女，甚是厉害。公子所恨之人，何不如此如此，也是一件妙事。”

赫公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你说得大通，不可迟了。”随即来见莫知府说道：“姚公奉旨来选美女，侍御东宫，此乃朝廷大事，隐讳不得。治生久知江鉴湖令爱蕊珠小姐，国色无双，足堪上宠。老公祖何不指名开报，倘蒙上幸，老公祖大人，亦有荣宠之加矣。”莫知府道：“本府闻知江太师贤淑，已赘双不夜久矣。开报之事，实为不便。”赫公子笑道：“此言无非为小弟前日求亲起见，不愿朱陈，故设词推托。今其人尚在，而老公祖怎也为他推辞，莫非要奉承他是阁巨，而违背圣旨？况且有美于斯，舍之不报，而徒事嫫母东施，以塞

责上官，深为不便。明日治生晋谒姚公，少不得一一报知，谅老公祖亦不能徇情也。”遂将手一拱，悻悻而去。

莫知府听了赫公子这一番公报私仇之言，正欲回答，不期他竟不别而去。莫知府想了半日，竟没有主意。因想道：“我若依他举事，江太师面上，太觉没情。况且他又已许人，岂有拆人姻缘之理？若不依他，他又倚势欺人，定然报出，却如之奈何？”因想道：“我有主意，不如悄悄通知江相，使他隐藏，或是觅婿早嫁罢了。”随叫一个的当管家，吩咐道：“我不便修书，你可去拜上江太师爷，这般这般，事不可迟。”家人忙到江家去了。

却说赫公子见莫知府推辞，不胜恼恨，遂备了一副厚礼，连夜来见姚太监，送上礼物。姚太监见了，甚是欢喜道：“俺受此苦差，一些人事，没曾带来，怎劳公子这般见爱？若不全收，又说我们内官家任性了。”赫公子道：“如此，足见公公直截。”

二人茶过，赫公子一恭道：“晚生有一事请教公公，今来点选幼女，还是出之朝廷，还是别有属意么？”姚太监笑道：“公子怎么说出这样话来，一个煌煌天语，赫赫纶音，谁敢假借？”赫公子又一恭道：“奉旨选择幼女，还是实求美色，还是虚应故事？”

姚太监听了大笑道：“公子正在少年，怎知帝王家的受用？今日所选之女进宫，俱要千中选百，百中选十，十中选一。上等者送入三十六宫，中等者分居七十二院，以下三千粉黛。八百娇娥，都是世上无双，人间绝色。如有一个遭皇爷宠幸，赐称贵人，另居别院，则选择之人，俱有升赏。今我来此，实指望有几个美人，中得皇爷之意，异日富贵非小。”赫公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为何晚生所闻所见，而又最著美名于敝府敝县者，今府县竟不选进，以副公公之望，而但以丑陋进陈，何也？”

姚太监听了大惊道：“哪有此理！我已倒下圣旨，着府县严查。府县官能有多大力量，怎敢大胆隐蔽？若果如此，待我重处几个，他自然害怕。但不知公子所说的这个美人，是何姓名，又是什么人家，我好着府县官送来。”赫公子道：“老公公若只凭府县在民间搜求，虽有求美之心，而美人终不易得也。”

姚太监忙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赫公子道：“公公试想，龙有龙种，凤有凤胎。如今市井民间，村姑愚妇，所生者不过闲花野草，即有一二红颜，止可称民间之美，那里得能有天姿国色，入得九重之目？晚生想古所称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皆是禀父母先天之灵秀而成，故绝色佳人，往往多出于名公钜卿阀阅之家。今这些大贵之家女儿，深藏金屋，秘隐琼闺，或仗祖父高官，或倚当朝现任，视客官为等闲，待府县如奴隶，则府县焉敢具名称报？府县既不敢

称报，则客官何由得知？故圣旨虽然煌煌，不过一张故纸，老公公纵是尊严，亦不能察其隐微。晚生忝在爱下，故不得不言。”

姚太监听了，不胜起敬道：“原来公子大有高见，不然，我几乎被众官朦胧了。只是方才公子所说这个美人，望乞教明，以便追取。”赫公子道：“晚生实不敢说，只是念公公为朝廷出力求贤，又不敢不荐贤为国。晚生所说的美女，是江鉴湖阁下所出，真才过道韞，色胜王嫱，若得此女入宫，必邀圣宠。公公富贵，皆出此人。只不知公公可能有力，而得此女否？”

姚太监笑道：“公子休得小觑于我，我在朝廷，也略略专些国柄，也略略作得些祸福，江鉴湖岂敢违旨逆我？我如今，只坐名选中，不怕他推辞。”赫公子又附耳说道：“公公坐名选中，也必须如此这般，方使他不取措手。”姚太监听了大喜。赫公子又坐了半晌，方才别过。正是：

谗口将人害，须求利自身。

害人不利己，何苦害于人。

却说莫知府的管家，领了书信，悄悄走到江家门首，对管门的说道：“我是府里莫老爷差来，有紧急事情，要面见太师爷的。可速速通报！”管门人不敢停留，只得报知。江章听了，正不知是何缘故，只得说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

莫家人进来跪说道：“小人是莫太爷家家人，家老爷吩咐小人道，只因前日误信了赫公子说媒，甚是得罪。不期新奉密旨，点选幼女入宫，已差太监姚尹，坐住着府县官，挨户稽查，不许民间嫁娶。昨日赫公子来见家老爷，意要家老爷将太师家小姐开名送选。家老爷回说，小姐已经有聘，不便开名。赫公子大怒，说家老爷违背朝廷，徇私附党。他连夜到姚太监处去报了。家老爷说赫公子既怀恶念害人，此去必无好意。况这个姚内官，是有名的姚疯子，不肯为情。故家老爷特差小人通知老爷，早作准备。”

江章听了这些言语，早吃了一惊，口中不说，心内着实踌躇。因想道：“我一个太师之女，也不好竟自选去，又已经许人，况且姚尹，昔日在京，亦有往来，未必便听赫公子的仇口。”因对莫家人说道：“多承你家老爷念我，容日面谢罢。”就叫人留他酒饭。

尚未出门，又有家人进来报道：“姚太监贲了圣旨，已到府中，要到我家，先着人通报老爷，准备迎接。”江章听了吓得手足无措，只得叫人忙排香案，打扫厅堂，迎接圣旨。随即穿了朝衣大帽，带了跟随，起身一路迎接上来。只因这一接见姚太监，有分教：

幽闲贞静，变做颠沛流离。

不知蕊珠小姐果被他选去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

姚太监当权惟使势凶且益凶  
江小姐至死不忘亲托而又托

词云：

炎炎使势心虽快，不念当之多受害。若非时否去生灾，应是民穷来讨债。  
可怜有女横双黛，一旦驱之如草芥。悉来谁望此身存，却喜芳名留得在。

右调《玉楼春》

却说江章，见报姚太监已赉着圣旨而来，只得穿起大服，一路迎接。直迎接了四五里，方才接着。江章见了姚太监，连忙深深打恭道：“不知圣旨下颁，上公远来，迎接不周，望乞惹罪。”姚太监骑在马上，拱手道：“皇命在身，不能施礼，到府相见罢了。”

江章果见他在马上，捧着圣旨，遂步行同一路到家，请姚太监下马，迎入中厅。姚太监先将圣旨供在中间香案前，叫江章山呼礼拜。拜毕，然后与姚太监施礼。因大厅上供着圣旨，不便行礼，遂请姚太监在旁边花厅而来。江章尊姚太监上座坐，姚太监说道：“江老先生恭喜！令爱小姐已为贵人，老先生乃椒房国丈，异日尚图青眼，今日岂敢越礼。”

江章只做不知，说道：“老公公乃皇上股肱，学生向日在朝，亦不敢僭越。今日辱临，又何谦也！”姚太监只得坐下。江章忙打一恭道：“学生龙钟衰朽，已蒙皇上推恩，容尽天年。今日不知老公公有何钦命，贲临下邑，乞老公公明教。”姚太监笑道：“老太师尚不知么？日今皇太子大婚在即，皇上着俺数人聘征贵人，学生得与浙地。久有人奏知皇爷，说老太师小姐幽闲贞静，能为庶姓之母，故特命臣到浙，即征聘令爱小姐为青宫娘娘。”

江章听完大惊道：“学生无子，只生此女。葑菲陋质，岂敢蒙圣心眷顾。况小女已经许聘，不日成婚，乞公公垂爱，上达鄙情，学生死不忘恩。”

姚太监听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先生身为大臣，岂不知国典，圣旨安可违乎？况令爱小姐入宫，得侍太子，异日万岁晏驾，太子登基，则令爱为国母，老先生为国丈。此万载难逢，千秋奇遇，求之尚恐不能，谁敢抗违！若说是选择有人，苦苦推辞，难道其人又过于圣上太子么？若以聘定难移，恐伤于义，难道一个天子之尊，太子之贵，制礼之人反为草莽贫贱之礼所制么？老先生何不谅情度世，而轻出此言！若执此言，使朝廷闻之，是老先生不为贵戚贤臣，而反为逆命之乱臣了，学生深不取也。学生忝在爱下，故敢直言。然旨出圣恩，老先生愿与不愿，学生安敢过强，自入京复命矣。乞老先生将此成命，自行奏请定夺何如？”说完，起身径走。

江章听见他说出这些挟制之言来，已是着急，又说到逆命乱臣，一发惊惶

，又叫他自回成命，又见姚太监不顾起身，江章只得连忙扯住，凄然说道：“圣旨岂敢抗违不从？学生也要与小女计较而行。乞老公公从容少待，感德不尽。”姚太监方笑说道：“老太师若是应允，真老太师之福也。”因而坐下。江章道：“学生进去，与小女商量，不得奉陪。”遂起身入内而来。

却说这一日，莫知府家人来报信之后，夫人小姐早已吃惊。不期隔不得一会，早又报说姚太监奉了圣旨，定名来选小姐。江夫人已惊得心碎，小姐也吓得魂飞。母女大哭。然心中还指望父亲，可以挽回。今见父亲接了圣旨，与姚太监相见，小姐忙叫彩云出来打听。彩云伏在厅壁后，细细窃听明白，遂一路哭着进来，见了夫人小姐，只是大哭，说不出话来。小姐忙问道：“老爷与姚太监是如何说了？”

彩云放声大哭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”遂说老爷如何回他，姚大监怎样发作，勒逼老爷应允。尚未说完，江章早也哭了进来，对小姐说道：“我生你一场，指望送终养老，谁知那天杀的，细细将孩儿容貌报知，今日姚大监口口声声只说皇命聘选入宫，叫我为父的不敢违逆。今生今世，永不能团圆矣！是我误你了！”说罢大哭起来。小姐听了这些光景，已知父亲不能挽回，只吓得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一交跌倒，哭闷在地。正是：

未遂情人愿，先归地下魂。

江夫人忽见小姐哭闷在地，连忙搀扶，再三叫唤道：“孩儿快苏醒，快苏醒！”叫了半晌，小姐方转过气来，哭道：“生儿不孝，带累父母担忧。今孩儿上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虽不能以大孝事亲，亦可依依膝下，以奉父母之欢。不期奸人构祸，一旦飞灾，此去生死，固曰由天，而茕茕父母，所靠何人？双郎良配，今生已矣。到不如今日死在父母之前，也免得后来悲思念切！”江夫人大哭说道：“我们命薄，一个女孩儿，不能看他完全婚配。都是你父亲，今日也择婿，明日也选才郎，及至许了双星，却又叫他去求名。今日若在家中，使他配合，也没有这番事了。都是你父亲老不通情，误了你终身之事！”说罢大哭。

江章被夫人埋怨得没法，只得辩说道：“我当初叫他去科举，也只自说婚姻自在，谁知有今日之事？今事忽到此，也是没法。若不依从，恐违圣旨，家门有祸。但愿孩儿此去，倘蒙圣恩，得配青宫，异日相逢，亦不可料。今事已如此，也不必十分埋怨了。”

小姐听了父亲这番说话，又见母亲埋怨父亲，因细细想道：“我如今啼哭，却也无益，徒伤父母之心。我为今之计，惟有生安父母，死报双郎。只得如此而行，庶几忠孝节义可以两全。”主意一定，遂止住了哭，道：“母亲不必哭泣，父亲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此皆天缘注定，儿命所招，安可强为？为今之计

，父亲出去，可对姚太监说，既奉圣旨，以我为贵人，当以礼迎，不可罗唆。”

江章见小姐顺从，因出来说知。姚太监道：“选中贵人，理宜如此。敢烦老大师，引学生一见，无不尽礼。”江章只得走进与夫人小姐说知。小姐安然装束，侍女跟随，开了中门，竟走出中堂。此时姚太监早已远远看见，再细细近看，果然十分美貌，暗暗称奇。忙上前施礼道：“未侍君王，宜从私礼。”小姐只得福了一福。

姚太监对江章说道：“令爱小姐，玉琢天然，金装中节，允合大贵之相。学生出入皇宫，朝夕在粉黛丛中，承迎寓目，屈指者实无一人，令爱小姐足可压倒六宫皆无颜色矣。”忙叫左右，取出带来宫中的装束送上，又将一只金凤衔珠冠儿，与小姐插戴走来。众小内官，随人磕头，称为“娘娘”。小姐受礼完，即回身入内去了。姚太监见小姐天姿国色，果是不凡，又见他慨然应承，受了凤冠，知事已定，甚是欢喜。遂向江太师再三致谢而去。到了馆驿，赫公子早着人打听，见谗计已成，俱各快意。正是：

陷人落阱不心酸，中我机谋更喜欢。

慢道人人皆性善，谁知恶有许多般。

却说蕊珠小姐归到拂云楼上，呆呆思想，欲要大哭一场，又恐怕惊动老年父母伤心。只捱到三更以后，重门俱闭，人皆睡熟，方对着残灯，哀哀痛哭道：“江蕊珠，你好命苦耶！你好无缘那！苍天，苍天，你既是这等命苦，你就不该生到公卿人家来做女儿了；你既是这等无缘，你就不该使我遇见双郎，情投意合，以为夫妇了！今既生我于此，又使我获配双郎如此，乃一旦又生出这样天大的风波来，使我飘流异地，有白发双亲而不能侍养，有多才夫婿而不得团圆，反不如閤閤荆布，转得孝于亲而安于室。如此命苦，还要活他做甚？”说罢，又哭个不了。

彩云因在旁劝慰道：“小姐不必过伤，天下事最难测度。小姐一个绝代佳人，双公子一个天生才子，既恰恰相逢，结为夫妇，此中若无天意，决不至此。今忽遭此风波者，所谓好事多磨也。焉知苦尽不复甘来！望小姐耐之。”小姐道：“为人在世，宁可身死，不可负心。我与双郎，既小窗订盟，又蒙父母亲许，则我之身非我之身，双郎之身也。岂可以许人之身，而又希入宫之宠？是负心也。负心而生，何如快心而死！我今强忍而不死者，恐死于家而老父之干系未完而貽祸也。至前途而死，则责已谢，而死得其所矣。你说好事多磨，你说苦尽甘来，皆言生也。今我既已誓死报双郎，既死岂能复生，又有何好事，更烦多磨？此苦已尝不尽，那有甘来？天纵有意，亦无用矣。”说罢，又哀哀哭个不住。

彩云因又劝道：“小姐欲以死报双郎，节烈所关，未尝不是。但据彩云想来，一个人，若是错死了，要他重生起来，便烦难。若是错生了，要寻死路，却是容易。我想小姐此去，事不可知，莫若且保全性命，看看光景，再作区处。倘天缘有在，如御水题红叶故事，重赐出宫，亦或有之。设或万万不能，再死未晚。何必此时忙忙自弃？”小姐道：“我闻妇人之节，不死不烈；节烈之名，不死不香。况今我身，已如风花飞出矣。双郎之盟，已弃如陌路矣。负心尽节，正在此时。若今日可姑待于明日，则焉知明日不又姑待于后日乎？以姑待而贪生借死以误终身，岂我江蕊珠知书识礼，矫矫自持之女子所敢出也？吾意已决，万勿多言，徒乱人心。”

彩云听了，知小姐誓死不回，止不住腮边泪落，也哭将起来，说：“天那，天那！我不信小姐一个具天地之秀气而生的绝代佳人，竟是这等一个结局，殊可痛心！只可惜我彩云丑陋，是个下人，不能替小姐之行。小姐何不禀知老爷夫人，带了彩云前去，到了急难之时，若有机会可乘，我彩云情愿代小姐一死。”小姐听了，因拭泪说道：“你若果有此好心，到不消代我之死，只消委委屈屈代我之生，我便感激你不尽了。”

彩云听了惊讶道：“小姐既甘心一死，彩云怎么代得小姐之生？”小姐道：“老爷夫人既无子，止生我一女，则我一女，便要承当为子之事。就是我愿嫁双郎，也不是单贪双郎才美，为夫妻之乐，也只为双郎多才多义，明日成名入赘，可以任半子之劳，以完我之孝，此皆就我身生而算也。谁知今日，忽遭此大变。我已决意为双郎死矣。我死，则双郎得意入赘何人？双郎既不入赘，则老年之父母，以谁为半子？父母若无半子，则我虽死于节，而亦失生身之孝矣。生死两无所凭，故哀痛而伤心。你若果有痛我惜我之心，何不竟认做我以赘双郎，而侍奉父母之余年，则我江蕊珠之身，虽骨化形消，不知飘流何所，然我未了之节孝，又借汝而生矣。不知汝可能怜我而成全此志也？”

彩云道：“小姐此言大差矣！我彩云一个下人，只合抱衾裯以从小姐之嫁，怎么敢上配双公子，以当老爷夫人之半子也？”彩云道：“小姐此言大差矣！我彩云一个下人，只合抱衾裯以从小姐之嫁，怎么敢上配双公子，以当老爷夫人之半子？且莫说老爷夫人不肯收灶下入金屋，只就双公子说起来，他阅人多矣，惟小姐一人，方舒心服意，而定其情，又安肯执不风不流之青衣而系红丝？若论彩云，得借小姐之灵，而侍奉双公子，则此生之遭际也，有何不乐，而烦小姐之叮咛！”小姐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只要你真心肯为我续盟尽孝，则老爷夫人处，我自有一话说。双郎处，我自写书嘱托他，不要你费心。”说罢夜深，大家倦怠，只得上床就枕。正是：

已作死人算，还为生者谋。



始知真节孝，生死不甘休。

且说姚太监见江蕊珠果美貌非凡，不胜欢喜，遂星夜行文催各州府县，齐集幼女到省，一同起程。因念江章是个太师，也不好十分紧催，使他父子多留连一日，遂宽十日之限，择了十月初二起身到省不题。

却说双星不敢违逆母命，只得同着众举人起身，进京会试。因是路远，不敢耽搁，昼夜兼程，及到京中，已过了灯节。双星寻了僻静寓处，便终日揣摩，到了二月初八入场。真是学无老少，达者为先，到了揭晓，双星又高高中在第六名上，双星不胜欢喜。又到了殿试，天子临轩，见双星一表人材，又看他对策精工，遂将御笔亲点了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。双星御酒簪花，一时荣耀。照例游街，惊动合城争看状元郎。见他年纪只得二十一二岁，相貌齐整，以为往常的状元，从未见如此少年。

早惊动了一人，是当朝驸马，姓屠，名劳。他有一位若娥小姐，年方十五，未曾字人。今日听见外边人称羨今科双状元，才貌兼全，又且少年，遂打动了他的心事。因想道：“我一向要寻佳婿，配我若娥，一时没有机缘。今双状元既少年鼎甲，人物齐整，若招赘此人，岂非是一个佳婿？只不知他可曾有过亲事？”因叫人在外打听，又查他履历，见是不曾填注妻氏姓名，遂不胜大喜道：“原来双状元尚无妻室，真吾佳婿也。若不趁早托人议亲，被人占去，岂不当面错过！”遂叫了几个官媒婆来，吩咐道：“我老爷有一位千金小姐，姿容绝世，德性温闲，今年一十五岁了。只因我老爷门第太高，等闲无人敢来轻议。闻得今科状元双星，少年未娶，我老爷情愿赘他为婿，故此唤你们来，可到状元那里去议亲。事成之日，重重有赏。”众媒婆听见，千欢万喜，磕头答应去了。正是：

有女思佳婿，为媒望允从。

谁知缘不合，对面不相逢。

这几个媒婆不敢怠情，就来到双状元寓中，一齐磕头道：“状元老爷贺喜！”双星见了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们是甚么人，为何事到我这里来？”众媒婆道：“我四人在红粉丛中，专成就良姻；佳人队里，惯和合好事。真是内无怨女，人人夸说是冰人；外无旷夫，个个赞称凭月老。今日奉屠驸马老爷之命，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特来与状元老爷结亲，乞求赐允。”双星听罢大笑道：“原来是四个媒人。几家门户重重闭，春色缘何得入来！我老爷不嫁不娶，却用你们不着，有劳枉顾。”

众媒婆听了着惊道：“驸马爷的小姐，是瑶台间苑仙妹，状元是天禄石渠贵客，真是一对良缘，人生难遇。状元不必推辞，万祈允诺。”双星笑道：“我老爷聘定久矣，不久辞朝婚娶。烦你们去将我老爷之言，致谢驸马老爷

，此事决不敢从命。”

众媒婆见他推辞，只得又说道：“驸马老爷乃当今金枝玉叶，国戚皇亲。朝中大小官员，无不逊让三分。他今日重状元少年才貌，以千金艳质，情愿到倒赔妆奁，与状元结为夫妇，此不世之遭逢，人生之乐事，状元为何推辞不允？诚恐亲事不成，一来公主娘娘，入朝见驾，不说状元有妻不娶，只说状元藐视皇亲，倘一时皇爷听信，那时状元虽欲求婚，恐不可得也。还望状元爷三思，允其所请。”双星笑道：“婚姻乃和好之事，有则有，无则无；论不到势利上去，况长安多少豪华少年才俊，何在我一人？愿驸马爷别择良门可也。”

众媒婆见他决不肯统口应承，便不敢多言，只得辞了出来，回覆屠附马。驸马听了道：“他现今履历上，不曾填名，其妻何来？还是你们言无可采，状元故此推托。你们且去，我自各处。”屠劳便终日别寻人议亲不题。

却说姚大监已择定时日，着府县来催江小姐起身。江章夫妻无法，只得与小姐说知。小姐知万不可留，因与父母说道：“死生，命也。贵贱，天也。孩儿此去，听天由命，全不挂念。只有二事索心，死不瞑目，望二大人俯从儿志。”江章夫妻哭着说道：“死别生离，顷刻之事，孩儿有甚心事，怎还隐忍不说，说来便万分委曲，父母亦无不依从。”小姐道：“父母无子，终养俱在孩儿一人。孩儿今日此去，大约凶多吉少，料想见面无期，却教何人侍奉？况父母年力渐衰，今未免又要思儿成病，孤孤独独，叫孩儿怎不痛心！”

江章听了，愈加哀哭道：“孩儿若要我二人不孤独，除非留住孩儿。然事已至此，纵有拨天大力，亦留你不住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儿之身虽留不住，孩儿之心却不留而自住。”江章道：“我儿心留，固汝之孝，然无形也，叫我那里去捉摸，留与不留何异？”小姐道：“无形固难捉摸，有影或可聊消寂寞。”江章又哭道：“我儿，你形已去矣，影在那里？”

小姐见父亲问影，方跪下去，被母亲搀起来，说道：“彩云侍孩儿多年，灯前月下，形影不离。名虽婢妾、情同姊妹。孩儿之心，惟她能体贴；孩儿之意，惟她能理会；孩儿之事，惟她能代替。故孩儿竟将孩儿事父母未完之事，托彩云代完。此孩儿眠思梦想，万不得已之苦心也。父母若鉴谅孩儿这片苦心，则望父母勿视彩云为彩云，直视彩云为孩儿，则孩儿之身虽去，而孩儿之心尚留；孩儿之形虽消，而孩儿之影尚在。使父母不得其真，犹存其假，则孩儿受屈衔冤，而亦无怨矣。”

江章与夫人听了，复又呜呜的大哭起来，道：“我儿，你怎么直思量到这个田地！此皆大孝纯孝之所出，我为父母，怎辜负得你！”随遂叫人唤出彩云来，吩咐道：“小姐此去，既以小姐之父母，托为你之父母，则你不是彩云，是小姐也。既是小姐，即是吾女也。快拜我与夫人为父母，不可异心，以辜

小姐之托。”彩云忙拜谢道：“彩云下贱，本不当犯分，但值此死生之际，既受小姐之重托，焉敢矫辞以伤小姐之孝心？故直受孩儿之责，望父母恕其狂妄。”江章听了，点头道：“爽快，爽快，果不负孩儿之托。”

小姐见彩云已认为女，心已安了一半，因又说道：“此一事也。孩儿还有一事，要父母曲从。”江章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欲以妹妹代孩儿者，非欲其单代孩儿晨昏之侍寝劝餐也，前双郎临去，已蒙父母为孩儿结秦晋之盟。虽孩儿遭难，生死未知，然以双郎之才，谅富贵可期；以双郎之志诚，必不背盟。明日来时，若竟以孩儿之死为辞，则花谢水流，岂不失父母半子之望？望父母竟以妹妹续孩儿之盟，庶使孩儿身死而不死，盟断而不断，则父母之晚景，不借此稍慰那？”

夫人道：“得能如此，可知是好。但恐元哥注意于你，未必肯移花接木。”小姐道：“但恐双郎不注意于孩儿，若果注意于孩儿，待孩儿留一字，以妹妹相托，恐无不从之理，父母可毋虑也。”父母听了，甚是感激，因一一听从。小姐遂归到拂云楼上，恳恳切切，写了一封书，付与彩云道：“书虽一纸，妹妹须好好收藏，必面付双郎方妙。”彩云一一受命。只因这一受命，有分教：

试出人心，观明世态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

有义状元力辞婚挤海外不望生还

无暇烈女甘尽节赴波中已经死去

词云：

黄金不变，要经烈火方才见。两情既已沾成片。颠沛流离，自受而无怨。一朝选入昭阳殿，承恩岂更思贫贱。谁知白白佳人面。宁化成尘，必不留瑕玷。

### 右调《醉落魄》

话说江章与夫人舍不得蕊珠小姐，苦留在家，多住了几日，被府县催逼不过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择日起身，同夫人相送，到了杭州省城。此时姚大监已将十二府七十五县的选中幼女，尽行点齐，只等江小姐一到就起身。今见到了，遂将众女子点齐下船。因江章自有坐船相送，故不来查点，遂一路慢慢而来。

话说赫公子同袁空杂在人丛中，看见蕊珠小姐一家人离了岸去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快活不过。袁空道：“公子且慢手舞足蹈，亦要安顿后着。”公子道

：“今冤家这般清切，更要提防何事？”袁空皱了两眉道：“蕊珠小姐此去，若是打落冷宫嫔妃，则此事万不必忧。我适才看见蕊珠宫装，俨似皇后体态，选为正宫，多分有八九分指望。若到了大婚时候，他自然捏情，到万岁台前，奏害我家。况王侯大老爷，又未知这桩事，倘一时之变，如何处之？”

赫公子听了这番话，不觉头上有个雷公打下来一般，心中大惊，跌倒在地。众人忙扶回府中，交女班送进。爱姐忙安顿上床睡觉。这番心事又不敢说破，只郁郁沉在心内。痴公子自从那日受了妻子降魔伏虎钳制，起个惧内之心，再不敢发出无状，朝暮当不得袁氏秘授，父母心传，拿班捉鳖手段，把个痴公子，弄得不顾性命承欢，喉中咳嗽，身体殍羸，不满二载，阎君召回冥途耳。爱姐悔之晚矣，后来受苦不题。

却说驸马屠劳，要招双星为婿，便时刻在心，托人来说。一日央了一个都御史符言做媒。符言受托，只得来拜双星。相见毕，因说道：“久闻状元少年未偶，跨凤无人。小弟受驸马屠公之托，他有位令爱，少年未字，美貌多才，诚乃玉堂金马之配。故小弟特来作伐，欲成两性之欢，乞状元俯从其请。”

双星忙一拱说道：“学生新进，得蒙屠公垂爱，不胜感激。但缘赋命凉薄，自幼已缔婚于江鉴湖太师之女久矣，因不幸先严早逝，门径荒芜，所以愆期到今，每抱惭谦。今幸寸进，即当陈情归娶。有妨屠驸马之爱，负罪良多，俟容请荆何如？”符言道：“原来状元已聘过江鉴湖老太师令爱矣，但昨日驸马公见状元履历上，并不曾填名江氏，今日忽有此言，小弟自然深信，只恐驸马公谅之未深。一旦移爱结怨，状元也不可不虞。”

双星道：“凡事妄言则有罪，真情则何怨可结？今晚生之婚，江岳明设东床以邀坦腹，小姐正闺中待字以结丝萝，实非无据而妄言也。若虑驸马公威势相加，屈节乱伦以相从，又窃恐天王明圣之朝，不肯赦臣子停妻再娶乖名乱典之罪。故学生只知畏朝廷之法，未计屠公之威势也。万望老先生善为曲辞，使我不失于义，报德正自有日也。”

符言见双星言词激烈，知不可强，遂别过，将双星之言，细细述知屠劳。屠劳不胜大怒道：“无知小子，他自恃新中状元，看我不在眼内，巧言掩饰。他也不晓得宦途险隘，且教他小挫一番，再不知机就我，看他有甚本事做官！”遂暗暗使人寻双星的故事害他。且说双星一面辞了屠驸马之聘，一面即上疏陈情，求赐归完娶。无奈被屠驸马暗暗嘱托，将他本章留中不发。双星见不能与江小姐成亲，急得没法，随即连夜修书，备细说屠劳求亲之事，遂打发青云到江家说知备细，要迎请小姐来京完娶。青云领书起身去了。双星日在寓中，思念等候小姐来京成亲。正是：

昔年恩爱未通私，今日回思意若痴。



饮食渐消魂梦搅，方知最苦是相思。

却说当时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外国时常进贡。这年琉球、高丽二国进贡，兼请封王，朝中大臣商议，要使人到他国中去封。但封王之事，必要一个才高名重之人，方不失天朝体统。一时无至当之人。推了一人可去，不期这人，又虑外国波涛，人心莫测，不愿轻行，遂人上央人，在当事求免，此差故尚无人。

屠驸马听知此事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即此便可处置他一番，使他知警改悔。”遂亲自嘱托当事道：“此事非今科状元双星难当此任。”当事受托，又见双星恃才自傲，独立不阿，遂将双星荐了上去。龙颜大喜道：“双星才高出使，可谓不辱君命矣。”遂御笔批准，赐一品服，前去封海外诸王，道远涉险，许便宜行事。不日命下，惊得双星手足无措。正指望要与蕊珠来京成亲，不期有此旨意，误我佳期。今信又已去了，倘她来我去，如何是好？遂打点托人谋为，又见圣旨亲点，无可挽回，只得谢恩。受命该承应官员，早将敕书并封王礼物，俱备具整齐，止候双星起身。

却说屠劳，只道双星不愿远去，少不得央人求我挽回，我就挟制他入赘。不期双星竟不会意，全不打点谋为，竟辞朝领命。屠劳又不好说出是他的主持弄计，因想道：“他总是年轻，不谙世情，只说封王容易。且叫他历尽危险，方才晓得。他如今此去，大约往返年余。如今我女儿尚在可待之年，我如今趁早催他速去早回，回时再着人去说，他自然不象这番倔强了。”屠劳遂暗暗着当事官，催双星刻日起程。双星不敢延捱，只得领了敕书皇命，出京不题。

却说江章夫妻，同了小姐在船，一路凄凄楚楚，悲悲切切，怨一番自己命苦，又恨一番受了赫公子的暗算。小姐转再三安慰父母道：“孩儿此去，若能中选，得恃君王，不日差人迎接，望父母不必记念伤心。父母若得早回一日，免孩儿一日之忧。况长途甚远，老年人如何受得风霜？”江章夫人那里肯听，竟要同到京中，看个下落方回。小姐道：“若爹娘必与孩儿同去，是速孩儿之死矣。”说罢，哽咽大哭。江章夫人无奈，不敢拗他，只得应承不送。

江章备了一副厚礼，送与姚太监，求他路上照管。又设了一席请姚太监。姚太监满心欢喜道：“令爱小姐前途之事，与进宫事体，都在学生身上。倘邀圣眷，无不怂恿，老太师不必记挂，不日定有佳音。”江章与夫人再三拜谢，然后与小姐作别。真是生离死别，在此一时。可怜这两老夫妻哭得昏天黑地，抱住了小姐，只是不放。当不得姚太监要趁风过江，再三年来催，父母三人只得分手，放小姐上了众女子的船。船上早使起篷桅，趁着顺风而去。这边江章夫妻，立在船头，直看着小姐的船桅不见，方才进舱。这番啼哭，正是：

杜鹃枝上月昏黄，啼到三更满眼伤。

是泪不知还是血，斑斑红色渍衣裳。

老夫妻二人一路悲悲啼啼，到了家中。过不得四、五日，野鹤早已报到，送上书信。江章与夫人拆开看去，知双星得中解元，不日进京会试，甚是欢喜。再看到后面说起小姐亲事，夫妻又哭起来。野鹤忽然看见，不觉大惊道：“老爷夫人，看了公子的喜信，为何如此伤心？”夫人道：“你还不知，自你公子去后，有一个赫公子又来求亲，因求亲不遂，一心怀恨。又适值点选幼女，遂嘱托大监，坐名勒逼将小姐点进宫去了。我二人送至江边，回家尚未数日。你早来几日，也还见得小姐一面，如今只好罢了。”说完又大哭不止。

野鹤听了，惊得半晌不敢则声。惊定方说道：“小姐这一入宫，自然贵宠，只可怜辜负了我家公子，一片真心，化作东流逝水。”说罢，甚是叹息。夫人遂留他住下，慢慢回去。又过不得数日，早又是京中报到，报双星中了状元。江章与夫人，只恨女儿不在，俱是些空欢空喜，忽想到小姐临去之言，有彩云可续，故此又着人打听。又不多日，早见双星差了青云持书报喜，要迎请小姐进京成亲。江章与夫人又是一番痛哭。正是：

年衰已是风中烛，见喜添悲昼夜哭。

只道该偿前世愆，谁知还是今生福。

野鹤见公子中了状元，晓得一时不回，又见小姐已选入宫，遂同青云商议，拜辞江老爷与夫人，进京去见公子。江章知留他无益，遂写了书信与他二人，书中细细说知缘由，又说小姐临去之言，尚有遗书故物，要状元到家面言面付。野鹤身边有公子与小姐的书，不便送出，只得带在身边，要交还公子。二人拜别而行不题。

却说蕊珠小姐，在父母面前，不敢啼哭，今见父母别后，一时泪出痛肠，又想起双星今世无缘，便泪尽继血，日夜悲啼。同船女子，再三劝勉，小姐哪里肯听，遂日日要寻自尽。争奈船内女子甚多，一时不得其便，只得一路同行，就时常问人，今日到甚地方，进京还有多远，便终日寻巧觅便，要寻自尽不题。

却说双星赉了皇命敕书，带领跟随，晓夜出京。早有府县官迎接，准备船只伺候。双星上了船，烧献神抵，放炮点鼓，由天津卫出口，到琉球、朝鲜、日本去了。

却说姚太监，同着许多幼女，一路兴兴头头，每只船上，分派太监稽查看守，不一日到了天津卫地方，要起早进京，遂吩咐各船上停泊。着府县官，准备人夫轿马。争奈人多，一时备办不及，又不便上岸，故此这些女子，只在船中坐等。这日江蕊珠小姐，忽见船不行走，先前只道是偶然停泊，不期到了第二日，还不见走，因在舱口，问一个小太监道：“这两日为何不行，这是什么

地方，进京还有多远？”小太监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这是天津卫地方，离京只有三日路了。因是旱路，人夫轿马未齐，故在此等了两天。不然，明日此时，已到家了，到叫我们坐在此等得慌。”

小姐听完，连忙进舱，暗暗想道：“我一路寻便觅死，以结双郎后世姻缘，不期防守有人，无处寻死。今日天假其便，停船河下，若到了京中，未免又多一番跋涉。我今日见船上众人思归已切，人心怠情，夜间防范必然不严，况对此一派清流，实是死所，何不早葬波中，也博得个早些出头。但我今生受了才色之累，只愿后世与双郎，做一对平等夫妻，永偕到老，方不负我志。”

又想道：“到双郎归来，还只说我无情，贪图富贵，不念窗前石上，订说盟言，竟飘然入宫。殊不知我江蕊珠，今日以死报你，你少不得日后自知，还要怜我这番苦楚。若怜我苦楚，只怕你纵与彩云成亲，也做不出风流乐事了。”想到伤心，忽一阵心酸，泪流不止，只等夜深人静寻死不题。

却说青云、野鹤二人，拜了江章与夫人出门，在路上闲说道：“从来负心女子痴心汉，记得我家公子，自从见了江小姐，两情眷恋，眠思梦想，不知病已病过了几场，指望与她团圆成亲，谁知小姐今日别抱琵琶，竟欢然入宫去了。我如今同你进京，报知公子，只怕我那公子的痴心肠，还不肯心死哩！”

二人在路，说说笑笑，遂连夜赶进京来。这日也到了天津卫，因到得迟了，二人就在船上歇宿。只听得上流头许多官船，放炮起更，闹了一更多天，方才歇息。青云、野鹤睡去，忽睡梦见一金甲神将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快些抬头，听吾神吩咐，吾乃本境河神，今你主母有难投河，我在空中默佑，你二人可作速救她回蜀，日后是个一品夫人，你二人享她富贵不小！”

二人醒来，吃了一惊，将梦中之事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所说皆同。不胜大惊大骇道：“我们主母，安然在家，为何在此投河？岂非是奇事？”又说道：“明明是个金甲天神，叫我二人快救，说她是一品夫人，难道也是做梦？”

二人醒了一会，不肯相信，因又睡去。金甲神又手执铜鞭，对他二人说道：“你不起来快救，我就打死你二人！”说罢，照头打来。二人看见，在睡梦中吓得直跳起来道：“奇事！奇事！”遂惊醒了。船家问道：“你们这时候还不睡觉？我们是辛辛苦苦要睡觉的人，大家方便些好。”

青云、野鹤连忙说道：“船家你快些起来，有事与你商量。倘救得人，我们重重谢你。”船家见说救人，吓得一咕辘爬了起来，问道：“是那个跌下水去了？”青云道：“不是。”遂将梦中神道托梦二次叫救人，细细说了一遍：“若果然救得有人，我重重谢你。”船家听了也暗暗称奇，又见说救得人有赏，连忙取起火来，放入舱中，叫起妈妈，将船轻轻放开，各人拿了一把钩子，在河中守候。

却说那蕊珠小姐，日间已将衣服紧紧束好，又将簪珥首饰金银等物俱束在腰间，遂取了一幅白布，上写道：身系浙江绍兴府太师江章之女，名蕊珠，系蜀中双星之妻。因擅才名，奸谋嘱选入官，夫情难背，愿入河流。如遇仁人长者，收尸瘞骨，墓上留名，身边携物相赠，冥中报感无尽。小姐写完，将这幅白布，缝在胸前，守至二更，四下寂然，便轻轻走近窗口，推开窗扇，只见满天星斗，黄水泛流。小姐朝着水面流泪，低低说道：“今日我江蕊珠不负良人双星也！”说罢，踊身望水中一跳，跳便跳在水里，却象有人在水底下扶她的一般，随着急波滚去，早滚到小船边。

时青云、野鹤同着船家，三个人，六只眼，正看着水上，不敢转睛，忽见一团水势渐高，隐隐有物一沉一浮的滚来，离船不远。青云先看见，连忙将挠钩搭去，早搭着衣服一股，野鹤、船家，一齐动手，拖到船边。仔细看去，果然是个人，遂连忙用手扯上船来，青云忙往舱中取火来照，却是一个少年女子，再照着脸上看去，吃了一惊，连声叫道：“呀！呀！呀！这不是江小姐么，为何投水死在这里？”

野鹤看见，连忙丢下挠钩来看道：“是呀！是呀！果然是小姐。”青云、野鹤慌张，见小姐水淋淋的，气息全无，又不敢近身去摸看。那船家见他二人说是小姐，知是贵重之人，连忙叫婆子动手来救。只因这一救，有分教：

远离追命鬼，近获还魂香。

不知小姐性命果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

烈小姐有大福指迷避地感神明  
才天使善行权受贡封王消狡猾

词云：

风雨催花不用伤，若还春未尽，又何妨。漫惊枝上落来忙。吹不谢，更觉有奇香。驾海岂无梁，世间危险事，要才当。纵教坑陷到临场。能鞭策，驱虎若驱羊。

右调《小重山》

话说那船家看见果然救起人来，不胜惊喜。又见说是一位小姐，又见他二人不敢近身，因连忙叫过婆子来说道：“这小姐既是神明托梦，叫我们救她，谅来投水不久，自然救得活。只要使她吐出些水来，就好了。”

婆子依言，将小姐抱起，把头往下低着，低了半晌，只听见小姐喉中一阵阵响来，呕出了许多冷水。只见小姐忽叫一声道，“好苦也！”众人听见大喜道：“谢天谢地也！”



老婆子连忙扶抱小姐入舱，青云、野鹤、家长三人，不敢入舱。艄婆忙取了一件棉衣来，将小姐湿衣脱下。小姐此时已醒过来，见湿衣脱去，忙将棉衣裹住。艄婆又取了几件小衣，与小姐换过。又取了一条棉被来，与小姐盖好，方走出舱来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如今没事了。”又去烧了些滚姜汤，灌了几口，小姐又吐出了许多冷水。小姐忽哭着说道：“我已拼誓死以报双郎，为何被你们救我在此？”青云、野鹤连忙在舱门口说道：“小姐且耐烦，小人青云、野鹤在此。”

小姐忽然听见，开眼一看道：“你二人为何在此救我？人耶？鬼那？梦那？可快与我细说。”青云、野鹤遂将河神托梦之言，如此这般，细细说了。“不期果然得遇小姐，真是万幸。”小姐因问道：“你家公子，近日则如何？”野鹤道：“公子回家，已中解元。公子要来与小姐完娶，老夫人逼他会试，故此公子不得已进京，着小的持书先来报喜。见了太师爷方知小姐近日之事。”

青云也连忙说道：“小人跟随公子到京，侥幸得中状元。不期京中屠驸马要招赘状元，状元再三苦辞，说有原聘，遂上本乞假归娶。不期屠驸马的势力大，央当事将状元的本章留中不准，状元着急，只得叫小人连夜赶来，要迎请小姐到京完娶。小人到家，见了太师老爷，方知小姐被人暗算入宫。小的二人无可奈何，只得进京，要回覆状元。不期今夜感神明之力，在此得遇小姐。只不知小姐为何在此，行此短见？”

此时小姐神魂已定，心魄已宁，忽见说双星已中解元，又见说中了状元，又听见他守义不允屠驸马之婚，着人来接她，心中不觉大喜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方不负我这番之苦。”方说道：“我被赫公子陷害入选，彼时欲寻自尽，诚恐老爷夫人悲伤，又恐抗旨遗祸于老爷，故宽慰出门，隐忍到此。今离家已远，老爷干系已脱，故甘一死以报尔公子。不期神明默佑，使你二人救我。但今救虽救了，恐太监耳目众多，不敢进京见你状元，又不敢回家惹祸，到弄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却如之奈何？”

青云道：“适才梦中神明已吩咐明白，说救了小姐，即速回蜀。小人如今只得且送小姐回蜀中，再来报状元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小姐想想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但是迟延不得，此去离大船不远，倘天明知觉，踪迹起来，就不便了。”小姐因叫船家夫妇说道：“我是被人暗害，落难于此，求你夫妇送我还家，我日后看顾你夫妻，决不有忘。”

原来这船家叫做王小泉，五十来岁，并无男女，止得夫妻两口，撑船过日。今在旁边，见他们说出是阁老的小姐，又是状元夫人，二人便满心欢喜，以为今日得救小姐，赏赐不小，将来好做本钱。忽又听见小姐要他二人送回家去

，后来看顾，他夫妻二人欢喜不过，遂悄悄商议了一番，来笑说道：“我夫妇数年长斋，尚无男女，今见小姐说的这般苦楚，我二人情愿服侍小姐回家。只要养我半生，吃碗自在饭儿，强似在船上朝风暮水的吃苦不了。”

小姐见她肯送，遂大喜道：“若得你夫妇肯去，后日之事，俱在我身上。”二人连声称谢，遂欢欢喜喜忙到艄上收拾篷桅，驾着橹桨。此时将有四更，明月渐渐上来，遂乘着月色，咿咿哑哑，复回原路。不消几日，早又到仪征。青云、野鹤见本船窄小，恐长江中不便行走，遂雇了一只大船，请小姐上了大船。小姐叫王小泉夫妻弃了小船，王小泉遂寻人卖去。于是一行五人，在大船上出了江口，望荆襄川河一路而进。正是：

燕子自寻王谢垒，马蹄偏识五陵家。

一枝归到名园里，依旧还开金谷花。

且按下蕊珠去蜀中不题。

却说船中这些幼女，到了五更，见窗门半开，因说道：“我们怎这样要睡，连窗门都不曾关，幸而不曾遗失物件。”又停了一会，天色大明，一齐起来梳洗，只不见江小姐走来。众女子道：“江小姐连日啼哭，想是今日睡着了。”

一个小女子，连忙走到江小姐睡的床边，揭帐一看，那里有个江小姐。便吃了一惊，连忙将被窝揭开看时，已空空如也。忙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江小姐不见了！”众女子听见，也连忙走来，但见床帐被褥依然，一双睡鞋儿，尚在床前。众女子看罢，俱大惊道：“我们见他连日不言不语，似有无限伤心，如今又窗口未关，一定是投河死了。”众女在舱中嚷做一团，早被小太监听见，报知姚太监。

姚太监吃这一惊不小，忙走来询问众女。又看见窗口未关，方信是投入河中死了，不禁跌足捶胸道：“我为她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要将她进与圣上，学新台故事，已拿稳一片锦美前程。今因不曾提防，被她偷死了，岂不一旦付之东流！可恼，可恨！如今要你这些歹不中怎么，只好与俺内官们捧足提壶罢了。”又想起江太师再三嘱托，遂吩咐众人打捞殓殓。众人忙了一日，哪见影响，姚太监兴致索然。到了次日，只得带领众女，起早到京，不论好歹，点入宫中去了。正是：

阴阳配合古人同，今日缘何点入宫？

想是前生淫欲甚，却教今世伴公公。

却说双状元出海开船，正是太平景象，海不生波，一连半月，早过了美女峰，黑水河，莲花漾，又过了许多山岛。不一日，早到了朝鲜地方，舵公抛锚打橛。早有朝鲜国地方官，看见南船拢岸，便着通事舍人，前来探问。

这边船上，早扯起封王旗号。通事舍人见了，连忙走上船来，相见说道：“不知天使来临，失于迎接。不知天使大人，官居何职？当此重任来封吾王，乞天使说明，以便通报。”双星说道：“学生是天朝新科双状元，奉皇上恩命，因国祚升平，欲普天同乐。念尔朝鲜诸国，久尊圣化，故特遣使臣，敕封汝主。可速渝知来意，使王受爵。”

通事舍人听了大喜，连忙起身报知国王，细说其事。国王大喜，遂率领文臣武将，一齐出城，旌旄遍地，斧钺连天，一对对直摆到船边来接。通事舍人上船说了一遍。双状元遂将圣旨敕文，以及诸般礼物，先搬上岸来，叫人赅捧在前，双星穿带了钦赐的一品服色，上罩着黄罗高伞，走出船头。

许多番兵番将看见，忙一齐跪接。早有朝鲜国王，亲到船头，拱扶着双状元上岸，敦请双状元坐轿，国王乘马，一齐番乐吹打，迎入城来。到了国王殿上，已排列香案，宝烛荧煌，异香缭绕。双状元手擎圣谕，立在殿上开读，国王俯伏阶前恭听。双星读罢诏书，国王山呼谢恩已毕，然后大摆筵宴，请双星上坐，国王下陪。一时间吃的是熊掌驼峰，猩唇鲤尾，听的是胡笳羯鼓，许多异音异乐。国王见双状元年少才美，十分敬重，亲自捧觞进爵，尽欢畅饮。饮毕，然后送双状元馆中歇宿。双状元住有数日，因要封别国，遂辞了国王上船。国王备了称臣的谢表，并诸般贡礼，又私送了双星许多奇珍异宝，双星然后开船。

于是逐次到了日本、高丽、大小琉球，一一封完。双星正欲打点回朝，不期未封诸国，晓得不封他们，大家不忿起来，遂约齐了大小百十余国，各带了本国人马，一路追来。岸上番王番将，水中战舰艨艟，随后追来。

此时双星尚有封过的各国番将护送，连忙报知道：“列国争封，各王带领番将追袭，乞状元主张。”双星见说，暗吃一惊。因想道：“我奉诏封王，只得这几处。今已完矣，并未曾计及他国，今来争竞，如之奈何？”踌躇了半晌，因想道：“幸钦命有便宜从事四字，除非如此这般，方可退得这些凶顽。”

遂传了通事舍人来说道：“我奉皇命而来，因尔等朝鲜诸国，素服王化，贡献不绝，故敕书封及。其余诸国，声气未通，如何引例来争？你可与我在平地上，高筑土台，待我亲自晓谕诸王。”

说尚未完，只听得轰天炮响，水陆蜂拥齐到，乱嚷乱叫。这边船上通事舍人，忙立在船头，乌里乌辣，翻了半日。只见各国王，乱舞乱跳，嘻嘻哈哈的，分立两旁。通事舍人遂叫人在空地上，筑起高堆，不时停当。

次日平明，双状元乌纱吉服，带领侍从，走到台上高坐，左右通事站立。各国王见台上有人，都到台下，又乌辣了一番。双星问通事道：“他们怎么说？”通事道：“他说一样国王，为何不封？若不加封，难以服众。”

双状元说道：“天有高卑，礼分先后。从无不来而往，无故而亲之道。天朝圣度如天，草木皆所矜怜，何况各国诸王，岂有不加存恤之理？但至诚之道，必感而后通，声响之理，必叩而后应。如朝鲜、琉球等国，久奉正朔，恪遵臣礼，吉凶必告，兴废必通，故封从伊始。至于各国各王列土，不知何地名号，不知何人，从无所请，却教朝廷恩命，于何而加？今忽纷争，岂以使臣单宣仁义，未及用武，遂欲肆凶逞悖耶？使臣虽止一人，而天朝之雄兵猛将，却不止一人。本当奏知天王，请加挾伐，但念尔诸王争封，本念愿是慕义向化，欲承声教，非有他也。故推广天王之量，不加深究，而曲从其请。但须各献所有，以表进贡之城，然后速报某国某王，我好一例遵旨加封，决不食言。”

通事舍人遂高声向台下将双状元之言，细细翻了一遍。只见诸王，又乌里乌辣的翻了一会，遂一齐拍掌，跑马的跑马，使刀的使刀，捉对儿奔驰对舞。又不一时，俱跑到台前下马，颠头跳跃。双状元又问通事道：“这又怎么说？”通事说道：“方才状元宣谕，见肯封他，故此欢喜。跑刀使刀，与状元看赏，以明感激。所谕贡物，一时不曾备得，随即补上，乞天使少留。今俱在台下领封。”双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你可报来。”通事舍人遂将各国各王，一一报将上来。双星见一上，封一个，不一时，百余国尽俱封完。各王大喜，遂将带来的许多珍奇异宝，一齐留在台下，又在地下各打一滚，翻身上马，呼哨一声，如风雷掣电而去。正是：

分明翰苑坐淡濡，忽被谗驱虎豹区。

到此若无才足辩，青锋早已丧头颅。

双星见他们去了，方放下一天惊恐。又问通事道：“台下这些东西，他们为何留下而去？”通事说道：“这些东西，是他们答谢天使的。”双星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可为我逐件填注，即作各国之贡，我好进呈天子，以见各国款奉之诚，不必又献了。”通事说道：“这是他们送与天使之物，为何不自己收留，反作公物，进与朝廷？”双状元笑道：“我天朝臣子，为国尽忠，岂存私肥己耶？”

通事听了，不胜称赞天朝好臣子，遂填写明白，着人搬上船来。又着人报知各国，尽皆称羨。双状元上船，通事诸人，又送过了许多地界，将到浙省地方，方才别去。正是：

被人暗算去封王，逐浪冲波凡丧亡。

今日功成名亦遂，始如折挫为求凰。

双星一路平安归国不题。却说蕊珠小姐，从长江又入川河，一路亏得船家婆子服侍，在路许多日子，到了起早的所在，青云雇了一乘骡轿，一齐起早。又行了许多日子，方到了四川成都双流县地方。青云先着野鹤去报夫人，细细



说知缘故。

双夫人听了，大惊大喜，连忙打发仆妇，一路迎来。众仆妇迎着了，忙到江小姐轿前，揭帘偷看，见小姐果然生得美貌非常，各各磕头道：“贱婢是太夫人差来迎接小姐的。”小姐见了，甚是喜欢道：“多谢太夫人这般用心，又劳你们远接。”于是兴兴头头，管家们打着黄罗大伞，前呼后拥，一路上说是双状元家小，京中回来的，好不热闹。

不一时到了家中，双夫人出到厅前相见。家人铺下红毡，江小姐拜了四拜。双夫人先叙了许多寒温，方说道：“闻小姐吃尽辛苦，不顾生死，为我孩儿守志，殊可敬也！我今有此贤媳，何幸如之！”江小姐道：“此乃媳妇分内之事，敢劳婆婆过奖。”双夫人搀了小姐，同入后堂。双夫人使双辰拜见嫂嫂，又叫家人仆妇，俱来拜见小夫人，便治酒款待。婆媳甚是欢喜。双夫人遂将中间一带楼房，与小姐做了卧房，只等双星回家做亲。正是：

不曾花烛已亲郎，未嫁先归拜老堂。

莫讶奇人做奇事，从来奇处始称扬。

江小姐竟在婆家等候双星，安然住下。过不得两月，早有报到，说双状元辞婚屠府，被屠驸马暗暗嘱托当道，将双状元出使外国封王去了。

双夫人与蕊珠小姐听了大惊。双夫人日夜惊扰，而小姐心中时刻思想，又感念双星果不失义，为她辞婚，轻身外国，便朝夕焚香，暗暗拜祝，惟愿双星路上平安，早回故里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双星不止一日，将船收进小河。早有汛地官员接着，见双状元奉旨封王回来，俱远远迎接，请酒送礼，纷纷不绝。遂一路耿耿搁搁，早到了绍兴府交界地方。双星满心欢喜，以为离江太师家不远，便吩咐手下住船，我老爷要会一亲戚。只因这一番去会，有分教：

惊有惊无，哭干眼泪；

说生说死，断尽人肠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

望生还惊死别状元已作哀猿

他苦趣我欢场宰相有些不像

词云：

忙忙急急寻花貌，指望色香侵满抱。

谁知风雨洗河洲，一夜枝头无窈窕。

木桃虽可琼瑶报，鱼腹沉冤谁与吊？

死生不乱坐怀心，方觉须眉未颠倒。

右调《木兰花》

话说双星，自别了蕊珠小姐，无时无刻不思量牵挂。只因遭谗，奉旨到海外敕封，有王命在身，兼历风波之险，虽不敢忘小姐，却无闲情去思前想后，今王事已毕，又平安回来，自不禁一片深心，又对着小姐。

因想道：“我在京时，被屠贼求婚致恨，嘱托当事，不容归娶。我万不得已，方差青云去接小姐到京，速速完姻，以绝其望。谁料青云行后，忽奉此封王之命，遂羁身海外，经年有余。不知小姐还是在家，还是进京去了？若是岳父耳目长，闻知我封王之信，留下小姐在家还好，倘小姐但闻我侥幸之信，又见迎接之书，喜而匆匆入京，此时不知寄居何处，岂不寂寞，岂不是我害她！今幸船收入浙，恰是便道，须急急去问个明白，方使此心放下。”

忽船头报入了温台浙境，又到了绍兴交界地方，双星知离江府不远，遂命泊船，要上岸访亲。随行人役闻知，遂要安排报事，双星俱吩咐不用，就是随身便服，单带了一个长班跟随上岸，竟望江府而来。

到了笔花墅，看见风景依稀似旧，以为相见小姐，有几分指望，暗暗欢喜，因紧走几步。不一时早到了江府门前，正欲入去，忽看见门旁竖着一根木杆，杆上插着一帚白幡，随风飘荡，突然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此不祥之物也，缘何在此？莫非岳父岳母二人中有变么？”寸心中小鹿早跳个不住，急急走了进去，却静悄悄不见一人，一发惊讶。

直走到厅上，方看见家人江贵从后厅走出。忽抬头看见了双星，不胜大喜道：“闻知大相公是状元爷了，尽说是没工夫来家，今忽从天而降，真是喜那！”双星且不答应他，忙先急问道：“老爷好么？”江贵道：“老爷好的。”

双星听了，又急问道：“夫人好么？”江贵道：“夫人好的。”双星道：“老爷与夫人既好，门前这帚白幡，挂着却是为何？”江贵道：“状元爷若问门前这帚白幡，说起来话长。老爷与夫人，日日想念状元爷不去口，我且去报知，使他欢喜欢喜。白幡之事，他自然要与状元爷细说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即急走入去了。双星也就随后跟来。此时江章已得了同年林乔之信，报知他双状元海外封王之事，正与夫人、彩云坐在房里，愁他不能容易还朝。因对彩云说道：“他若不能还朝，则你姐姐之书，几时方得与他看见？姐姐之书不得与他看见，则你之婚盟，何时能续？你之婚盟不能续，则我老夫妻之半子，愈无望了。”

话还不曾说完，早听见江贵一路高叫将进来道：“大相公状元进来了！”江章与夫人、彩云，忽然听见，心虽惊喜非常，却不敢深信。老夫妻连忙跑出房门外来看，早看见双星远远走来。还是旧时的白面少年，只觉丰姿俊伟

，举止轩昂了许多。及走到面前，江章还忍着苦心，欢颜相接，携他到后厅之上。

双星忙叫取红毡来，铺在地下，亲移二椅在上，“请岳父、岳母台坐，容小婿双星拜见。”江章正扯住他说：“贤婿远来辛苦，不消了。”夫人眼睁睁看见这等一个少年风流贵婿在当面，亲亲热热的岳父长、岳母短，却不幸女儿遭惨祸死了，不能与他成双作对，忽一阵心酸，哪里还能忍耐得住，忙走上前，双手抱着双星，放声大哭起来道：“我那贤婿那，你怎么不早来！闪得我好苦呀，我好苦呀！”

双星不知为何，还扶住劝解道：“岳母尊年，不宜过伤。有何怨苦，乞说明，便于宽慰。”夫人哭急了，喉中哽哽咽咽，哪里还说得出一句话来。忽一个昏晕，竟跌倒在地，连人事都不省。江章看见，惊慌无措。幸得跟随的仆妇与侍妾众多，俱忙上前搀扶了起来。江阁老见扶了起来，忙吩咐道：“快扶到床上去，叫小姐用姜汤灌救。”众仆妇侍妾慌作一团，七手八脚，搀扶夫人入去。

双星初见白幡，正狐疑不解，又忽见夫人痛哭伤心，就疑小姐有变，心已几乎惊裂，忽听见江阁老吩咐叫小姐灌救，惊方定了。因急问江章道：“岳母为着何事，这等痛哭？”江阁老见问，也不觉掉下泪来，只不开口。双星急了，因发话道：“岳父母有何冤苦，对双星为何秘而不言，莫非以双星子婿为非人那？”

江阁老方辩说道：“非是不言，言之殊觉痛心。莫说老夫妻说了肠断，就是贤婿听了，只怕也要肠断！”双星听见说话又关系小姐，一发着急，因跪下恳求道：“端的为何？岳父再不言，小婿要急死矣！”江阁老连忙扶起，因啼嘘说道：“我那贤婿呀！你这般苦苦追求，莫非你还想要我践前言，成就你的婚盟么？谁知我一才美贤孝的女儿，被奸人之害，只为守着贤婿之盟，竟效浣纱女子，葬于黄河鱼腹了！教我老夫妻怎不痛心！”

双星听见江阁老说小姐为他守节投水死了，直吓得目瞪口呆，魂不附体，便不复问长问短，但跌跌脚，仰天放声哭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，何荼毒至此耶！我双星四海求凰，只博得小姐一人，奈何荼毒其死呀！小姐既死，我双星还活在世间做些甚么？何不早早一死，以报小姐于地下！”说罢，竟照着厅柱上一头撞去。喜得二小姐彩云，心灵性巧，已揣度定双状元闻小姐死信，定要寻死觅活，早预先暗暗差了两个家人，在旁边提防救护。

不一时，果见双星以头撞柱，慌忙跑上前，拦腰抱住。江阁老看见双星触柱，自不能救，几乎急杀。见家人抱住，方欢喜向前，说道：“不夜，这就大差了！轻生乃匹夫之事，你今乃朝廷臣子，又且有王命在身，怎敢忘公义而徇

私情？”

双星听了，方正容致谢道：“岳父教诲，自是药言，但情义所关，不容苟活。死生之际，焉敢负心？今虽暂且腼颜，终须一死。且请问贤妹受谁之祸，遂至惨烈如此！”江阁老方细细将赫公子求亲怀恨说了：“又适置值姚太监奉圣旨选太子之婚，故赫公子竟将小女报名入选。我略略求他用情，姚太监早听信谗言，要参我违悖圣旨，小女着急，恐贻我祸，故毅然请行。旁人不知小女用心，还议论她贪皇家之富贵，而负不夜之盟。谁知小女舟至天津，竟沉沙以报不夜，方知其前之行为尽孝，后之死为尽节，又安详，又慷慨，真要算一个古今的贤烈女子了。”说罢，早泪流满面，拭不能干。

双星听了，因哭说道：“此祸虽由遭谗而作，然细细想来，总是我双星命薄缘慳，不曾生得受享小姐之福。故好好姻缘，不在此安守。我若长守于此，失（得）了此信，岂不与小姐成婚久矣！却转为功名，去海外受流离颠沛，以致贤妹香销玉碎。此皆我双星命薄缘慳，自算颠倒，夫复谁尤？”

此时夫人已灌醒了，已吩咐备了酒肴，出来请老爷同双状元排解。又听见双星吃着酒，长哭一声：“悔当面错过！”又短哭一声：“恨死别无言！”絮絮聒聒，哭得甚是可怜。因又走出来坐下，安慰他道：“贤婿也不消哭了，死者已不可复生，既往也追究不来。况且你如今又中了状元，又为朝廷干了封王的大事回来，不可仍当作秀才看承。若念昔年过继之义，并与你妹子结婚之情，还要看顾我老夫妻老景一番，须亲亲热热再商量出个妙法来才好。”

双星听了，连连摇头道：“若论过继之义，父母之老，自是双星责任，何消商量！若要仍以岳父、岳母，得能亲亲热热之妙法，除非小姐复生，方能得彀。倘还魂无计，便神仙持筹，也无妙法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流下泪来。江阁老见了，忙止住夫人道：“这些话且慢说，且劝状元一杯，再作区处。”夫人遂不言语。左右送上酒来，双星因心中痛苦，连吃了几杯，早不觉大醉了。夫人见他醉了，此时天已傍晚，就叫人请他到老爷养静的小卧房里去歇息。正是

:

堂前拿稳欢颜会，花下还思笑脸逢。

谁道栏杆都倚遍，眼中不见旧时容。

夫人既打发双星睡下，恐怕他酒醒，要茶要水，因叫小姐旧侍儿若霞去伺候。不期双星在伤心痛哭时，连吃了几杯闷酒，遂沉沉睡去，直睡到二鼓后，方才醒了转来。因暗想道：“先前夫人哭晕时，分明听见岳父说：‘快扶夫人入去，叫小姐用姜汤灌救。’我一向在此，只知他止生得一位小姐，若蕊珠小姐果然死了，则这个小姐又是何人？终不成我别去二、三年，岳父又纳宠生了一位小姐，又莫非蕊珠小姐还未曾死，故作此生死之言，以试我心？”心下



狐疑，遂翻来覆去，在床上声响。

若霞听见，忙送上茶来道：“状元睡了这多时，夜饭还不曾用哩，且请用杯茶。”双星道：“夜饭不吃了，茶到妙。”遂坐起身来吃茶。此时明烛照得雪亮，看见送茶的侍妾是旧人，因问道：“你是若霞姐呀！”若霞道：“正是若霞。状元如今是贵人，为何还记得？”双星道：“日日见你跟随小姐，怎么不记得！不但记得你，还有一位彩云姐，是小姐心上人，我也记得。我如今要见她一回，问她几句闲话，不知你可寻得她来？”

若霞听见，忙将手指一咬道：“如今她是贵人了，我如何叫得她来？”双星听了，着惊道：“她与你同服侍小姐，为何她如今独贵？”若霞道：“有个缘故，自小姐被姚太监选了去，老爷与夫人在家孤孤独独，甚是寂寞。因见彩云朝夕间，会假殷勤趋奉，遂喜欢她，将她立做义女，以补小姐之缺。吩咐家下人，都叫她做二小姐，要借宰相门楣，招赘一个好女婿为半子，以花哄目前。无奈远近人家，都知道根脚的，并无一人来上钓钩。如今款留状元，只怕明日还要假借小姐之名，来哄骗状元哩！”双星听了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就没正经了。”也不说出，但笑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说罢，就依然睡下了。正是：

妒花苦雨时时有，蔽日浮云日日多。

漫道是非终久辨，当前已着一番魔。

双星睡了一夜，次早起来梳洗了，就照旧日规矩，到房中来定省。才走进房门，早隐隐看见一个女子，往房后避去。心下知是彩云，也就不问。因上前与岳父、岳母相见了。江章与夫人就留他坐下，细问别来之事。双星遂将自中了解元，就要来践前盟，因母亲立逼春闺，只得勉强进京。幸得侥幸成名，即欲恳恩归娶。又不料屠驸马强婚生衅，嘱托当事，故有海外之行诸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

江阁老与夫人听了，不胜叹息，因说道：“状元既如此有情有义，则小女之死，不为在矣。但小女临行，万事俱不在心，只苦苦放我两老亲并状元不下，昼夜思量，方想出一个藕断丝牵之妙法，要求状元曲从。不知状元此时此际，还念前情，而肯委曲否？”

双星听了，知是江章促他彩云之事。因忙忙立起身来，朝天跪下发誓道：“若论小姐为我双星而死之恩情，便叫我粉骨碎身，亦所不辞，何况其余！但说移花接木，关着婚姻之事，便万死亦不敢从命！我双星须眉男子，日读圣贤书，且莫说伦常，原不敢背，只就少年好色而言，我双星一片痴情，已定于蕊珠贤妹矣。舍此，纵起西子、王墙于地下，我双星也不入眼，万望二大人相谅。”说罢，早泪流满面。

江章连忙搀他起来，道：“状元之心，已可告天地矣；状元之情，已可泣

鬼神矣，何况人情，谁不起敬！但人之一身，宗祀所关，婚姻二字，也是少不得的。状元还须三思，不可执一。”

双星道：“婚姻怎敢说可少？若说可少，则小婿便不该苦求蕊珠贤妹了。但思婚盟一定不可移，今既与蕊珠贤妹订盟，则蕊珠贤妹，生固吾妻，死亦吾妻，我双星不为无配矣。况蕊珠小姐，不贪皇富富贵，而情愿守我双星一盟而死于非命，则其视我双星为何如人！我双星乃贪一瞬之欢，做了个忘恩负义之人，岂不令蕊珠贤妹衔恨含羞于地下！莫说宗嗣尚有舍弟可承，便覆宗绝嗣，亦不敢为禽兽之事。二大人若念小婿孤单，欲商量婚姻之妙法，除了令爱重生，再无别法。”

江阁老道：“状元不要错疑了，这商量婚姻的妙法，不是我老夫妻的主意，实是小女临行的一段苦心。”双星道：“且请问小姐的苦心妙法，却是怎样？”江阁老道：“他自拼此去身死，却念我老夫妻无人侍奉，再三叫我将彩云立为义女，以代他晨昏之定省。我老夫妻拂不得她的孝心，只得立彩云为次女。却喜次女果不负小女之托，寒添衣，饥劝饭，实比小女还殷勤。此一事也。小女知贤婿乃一情种，闻她之死，断然不忍再娶，故又再三求我，将次女以续状元之前盟。知状元既不忘她，定不辜她之意。倘鸾胶有效，使我有半子之依，状元无覆绝之虑，岂不玉碎而瓦全？此皆小女千思百虑之所出，状元万万不可认做荒唐，拒而不纳也。”

双星听了，沉吟细想道：“此事若非蕊珠贤妹之深情，决不能注念及此。若非蕊珠贤妹之俏心，决不能思算至此。况又感承岳父恳恳款款，自非虚谬。但可惜蕊珠贤妹，已茫茫天上了，无遗踪可据。我双星怎敢信虚为实，以作负心，还望岳父垂谅。”

江阁老道：“原来贤婿疑此事无据么？若是无据，我也不便向贤婿谆谆苦言了。现有明据在此，可取而验。”双星道：“不知明据，却是何物？”江阁老道：“也非他物，就是小女临行亲笔写的一张字儿。”双星道：“既有小姐的手札，何不早赐一观，以消疑虑。”

江阁老因吩咐叫若霞去问二小姐，取了大小姐留下的手书来。只因这一取，有分教：

鸳梦有情，鸾胶无力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

览遗书料难拒命请分榻以代明烛

续旧盟只道快心愿解襦而试坐怀

词云：

死死生生心乱矣，更有谁，闲情满纸。及开读琼瑶，穷思极虑，肝胆皆倾此。若要成全人到底，热突突，将桃作李。血性犹存，良心未丧，何敢为无耻。

右调《雨中花》

话说江太师因双状元闻知小姐有手书与他，再三索看，只得吩咐若霞道：“你可到拂云楼上，对二小姐说，老爷与双状元在房中议续盟之事，因双状元不信此议出自大小姐之意，再三推辞，故老爷叫我来问二小姐讨取前日大小姐所留的这封手书。叫二小姐取与我拿出去与双状元一看，婚姻便成了。”

若霞领了太师之命，忙忙入去。去了半晌，忽又空手走来，回覆道：“二小姐说，大小姐留下的这封书，内中皆肝胆心腹之言，十分珍重，不欲与旁人得知。临行时再三嘱托，叫二小姐必面见状元，方可交付。若状元富贵易心，不愿见书，可速速烧了，以绝其迹，故不敢轻易发出。求老爷请问状元，还是愿见书，还是不愿见书？若是状元做官，大小姐做鬼，变了心肠，不愿见书，负了大小姐一团美意，便万事全休，不必说了。若状元有情有意，还记得临行时老爷夫人面订之盟，还痛惜大小姐遭难流离守贞而死之苦，无处追死后之魂，还想见其生前之笔，便当忘二小姐昔日之贱，以礼相求；捐状元今日之贵，以情相恳。则请老爷夫人，偕状元入内楼，面付可也。至于盟之续不续，则听凭状元之心，焉敢相强？”

双星听见彩云的传言，说得情理侃侃，句句缚头缚脚，暗想道：“彩云既能为此言，便定有所受，而非自利耳。”因对若霞道：“烦你多多致意二小姐，说我双星向日慕大小姐，而愿秣马秣驹，此二小姐所知也。空求尚如此，安有既托丝萝而反不愿者？若说春秋两闱侥幸而变心，则屠婚可就，而海外之风波可免矣；若说无情无义，则今日天台不重访矣；若说苦苦辞续盟之婚，此非忘大小姐之盟，而别订他盟，正痛惜大小姐之死于盟，而不忍负大小姐之盟也。若果大小姐有书可读，读而是真非伪，则书中之命，当一一遵行，必不敢稍违其半字。若鸾笺乌有，滴泪非真，则我双不夜宁可违生者于人间，决不负死者于地下。万望二小姐略去要挟之心，有则确示其有，以便恳岳父母相率匍伏楼下，九叩以求赐览。”

若霞只得又领了双状元之言，又入去了。不一时又出来说道：“二小姐已捧书恭候，请老爷夫人同状元速入。”江阁老因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大家同进去看一看，也见一个明白。”遂起身同行。正是：

柳丝惯会藏鹦鹉，雪色专能隐鹭鸶。

不是一函亲见了，情深情浅有谁知？

双星随着岳父母二人，走至拂云楼下，早见彩云巧梳云鬓，薄着罗衣，与蕊珠小姐一样装束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锦袱，立于楼厅之右，也不趋迎，也不退避。双星见了，便举手要请他相见。彩云早朗朗的说道：“相见当以礼，今尚不知宜用何礼，暂屈状元少缓，且请状元先看了先小姐之手书，再定名分相见何如？”

因将所捧的小锦袱放在当中一张桌上，打开了，取出蕊珠小姐的手札来，叫一个侍妾送与双星。彩云乃说道：“是假是真，状元请看。”双星接在手中，还有三分疑惑，及定睛一看，早看见书面上写着“薄命落难妾江蕊珠谨致书寄上双不夜殿元亲启密览”二十二个小楷，美如簪花，认得是小姐的亲笔，方敛容滴泪道：“原来蕊珠小姐，当此倥偬之际，果相念不忘，尚留香翰以致殷勤，此何等之恩，何等之情，义当拜受。”因将书仍放在桌上，跪下去再拜。江阁老看见，忙搀住道：“这也不消了。”双星拜完起来，见书面上有“密览”二字，遂将书轻轻拆开，走出楼外阶下去细看。只见上写道：

妾闻婚姻之礼，一醮终身。今既遭殃，死生已判。若论妾为郎而死，死更何言！一念及生者之恩，死难瞑目。想郎失妾而生，生应多恨；若不辜死者之托，生又何惭！忆自郎吞声别去，满望吐气锦归，不道谗入九重，祸从天降。自应形消一旦，恨入地中，此皆郎之缘慳，妾之命薄。今生已矣，再结他生，夫复谁尤？但恐妾之一死，漠漠无知，窃恐双郎多情多义，怜妾之受无幸，痛妾之遭荼毒，甘守孤单，则妾泉下之魂，岂能安乎？再四苦思，万不得已，而恳父母，收彩云为义女，欲以代妾而奉箕帚。有如双郎，情不耐长，义难经久，以玉堂金马，而别牵绣幕红丝，则彩云易散，原不相妨。倘双郎情深义重，生死不移，始终若一，则妾一线未了之盟，愿托彩云而再续。若肯怜贱妾之死骨而推恩，则望勿以彩云之下体而见弃。代桃以李，是妾痴肠；落月存星，望郎刮目。不识双郎能如妾愿否？倘肯念旧日之鸠鹊巢，仍肯坦别来之金紫腹，则老父老母之半子，有所托矣。老父老母之半子既有托，则贱妾之衔结，定当有日。哀苦咽心，言不尽意，乞双郎垂谅，不宜。

双星读了一遍，早泪流满面。及再读一回，忽不禁哀哀而哭道：“小姐呀，小姐呀！你不忍弃我双星之盟，甘心一死，则孤贞苦节，已自不磨。怎又看破我终身不娶，则知己之感，更自难忘。这还说是人情，怎么又虑及我之宗嗣危亡，怎么又请人代替，使我义不能辞！小姐呀，小姐呀！你之心胆，亦已倾吐尽矣！”

因执书沉想道：“我若全拒而不从，则负小姐之美意；我若一一而顺从，则我双星假公济私，将何以报答小姐？”又思量了半晌，忽自说道：“我如今有主意了。”遂将书笼入袖中，竟走至楼下。此时彩云，见双星持书痛哭



，知双星已领会小姐之意，不怕她不来求我，便先上楼去了。

江阁老见双星看完书入来，因问道：“贤婿看小女这封书，果是真么？”双星道：“小姐这封书，言言皆洒泪，字字有血痕。不独是真，而一片曲曲苦心，尽皆呕出矣。有谁能假？”江阁老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则小女续盟之议，不知状元以为何如？”双星道：“蕊珠小姐既拼一死矣，身死则节著而名香矣，她何心虑？然犹千思百虑，念我双星如此，则言言金玉也。双星人非土木，焉敢不从？”

江阁老道：“状元既已俯从，便当选个黄道吉日，要请明结花烛矣。”双星道：“明结花烛，乃令爱小姐之命，当敬从之，以尽小姐念我之心。然花烛之后，尚有从而未必尽从之微意，聊以表我双星不忘小姐之私，亦须请出二小姐来，细细面言明方好。”

江阁老听了，因又着若霞去请。若霞请了，又来回覆道：“二小姐说，状元若不以大小姐之言为重，不愿结花烛则已；既不忘大小姐，而许结花烛，且请结过花烛以完大小姐之情案。若花烛之后，而状元别有所言，则其事不在大小姐，而在二小姐矣。可从则从，何必今日琐琐？”双星听了，点头道是，遂不敢复请矣。江阁老与夫人见婚盟已定，满心欢喜。遂同双星出到后厅，忙忙吩咐家人去打点结花烛之事。正是：

妙算已争先一着，巧谋偏占后三分。

其中默默机锋对，说与旁人都不闻。

江阁老见双星允从花烛，便着人选吉日，并打点诸事俱已齐备，只少一个贵重媒人。恰恰的礼部尚书林乔，是他同年好友，从京中出来拜他。前日报双状元封王之信也就是他。江阁老见他来拜，不胜欢喜，就与他说知双状元封王已归，今欲结亲之事，就留他为媒，林乔无不依允。

双星到了正日，暗自想道：“彩云婢作夫人，若坐在她家，草草成婚，岂不道我轻薄？轻薄她不打紧，若论到轻薄她，即是轻薄了小姐，则此罪我双星当不起了。”因带了长班，急急走还大座船上，因将海上珍奇异宝，检选了数种，叫人先鼓乐喧天的送到江阁老府，以为聘礼。然后自穿了钦赐的一品服色，坐了显轿，衙役排列着银瓜状元的执事，一路灯火，吹吹打打而来，人人皆知是双状元到江太师府中去就亲，好不兴头。

到了府门，早有媒人礼部尚书林乔代迎入去。到了厅上，江太师与江夫人，早已立在大厅上，铺毡结彩的等候。见双状元到了，忙叫众侍妾簇拥出二小姐来，同拜天地，同拜父母，又夫妻交拜。拜毕，然后拥入拂云楼上去，同饮合卺之卮。外面江太师自与林尚书同饮喜酒不题。

且说双星与彩云二人到了楼上，此时彩云已揭去盖头，四目相视，双星忙

上前，又是一揖道：“我双星向日为小姐抱病时，多蒙贤卿委曲周旋，得见小姐，以活余生，到今衔感，未敢去心。不料别来遭变，月缺花残，只道今生已矣，不意又蒙小姐苦心，巧借贤卿以续前盟。真可谓恩外之恩，爱中之爱矣。今又蒙不辜小姐之托，而殷勤作天台之待，双星虽草木，亦感春恩。但在此花烛洞房，而小姐芳魂，不知何处，生死关心，早已死灰槁木。若欲吹灯含笑，云雨交欢，实有所不忍，欲求贤卿相谅。”说罢，凄凄咽咽，苦不胜情。

彩云自受了小姐之托，虽说为公，而一片私心，则未尝不想着偎偎倚倚，而窃双状元之恩爱。今情牵义绊，事已到手，忽见双状元此话，渐渐远了，未免惊疑。因笑嘻嘻答道：“状元此话，就说差了。花是花，叶是叶，原要看得分明。事是事，心是心，不可认做一样。贱妾今日之事，虽是续先姐之盟，然先姐自是一人，贱妾又是一人。状元既不忘先姐，却也当思量怎生发付贱妾。不忍是心，花烛是事。状元昔日之心，既不忍负，则今日之花烛，又可虚度耶？状元风流人也，对妾纵不生怜，难道身坐此香温玉软中，竟忍心而不一相慰藉耶？”

双星道：“贤卿美情，固难发付，花烛良宵，固难虚度，但恨我双星一片欢情，已被小姐之冤恨沉沉销磨尽矣，岂复知人间还有风流乐事！芳卿纵是春风，恐亦不能活予枯木。”彩云复笑道：“阳台云雨，一笑自生，但患襄王不入梦耳。状元岂能倦而不寝那？且请少尽一卮，以速睡魔，周旋合卺。”因命侍儿捧觞以进。

双星接卮在手，才吃得一口，忽突睁两眼，看看彩云，大声叹息道：“天地耶？鬼神耶？何人欲之溺人如此耶？我双星之慕小姐，几不能生；小姐为我双星，已甘一死。恩如此，爱如此，自应生生世世为交颈鸳鸯，为连理树。奈何遗骨未埋，啼痕尚在，早坐此花烛之下，而对芳卿之欢容笑口，饮合卺卮耶？使狗彘有知，岂食吾余？双星，双星，何不速傍烟销，早随灯灭，也免得出名教之丑，而辱我蕊珠小姐也！”哀声未绝，早涕泗滂沱，而东顾西盼，欲寻死路。

彩云见双星情义激烈，因暗忖道：“此事只宜缓图，不可急取。急则有变，缓则终须到手。”因急上前再三宽慰道：“状元不必认真，适才之言，乃贱妾以试状元之心耳。状元以千秋才子，而独定情于先姐，先姐以绝代佳人，而一心誓守状元，此贱妾之深知也。贱妾何人，岂不自揣，焉敢昧心蒙面，而横据鹊巢，妄冀状元之分爱？不过奉先姐之遗命，欲以窃状元半子之名分，以奉两亲耳。今名分既已正矣，先姐之苦心，亦已遂矣。至于贱妾，娇非金屋，未免有玷玉堂，吐之弃之，悉听状元，贱妾何敢要求？”

双星听了，方才破涕说道：“贤卿若能怜念我双星至此，则贤卿不独是双

星之知己，竟是保全我双星名节之恩人矣。愿借此花烛之光，请与贤卿重订一盟，从此以至终身，但愿做堂上夫妻，闺中朋友，则情义两全矣。”彩云道：“此非状元之创论，‘琴瑟友之’，古人已先见之于诗矣。”双星听了，不觉失笑。二人说得投机，因再烧银烛，重饮合欢，直尽醉方止。彩云因命侍妾另设一榻，请状元对寝。正是：

情不贪淫何损义，义能婉转岂伤情。

漫言世事难周到，情义相安名教成。

到了次日，二人起来，双星梳洗，彩云整妆，说说笑笑，宛然与夫妻无疑。因三朝不出房，双星与彩云相对无事，因细问小姐且别来行径。彩云说到小姐别后题诗相忆，双星看了，又感叹一回。彩云说到赫公子求亲，被袁空骗了，及打猎败露之事，双星听见，又笑了一回。及彩云说到姚太监挟圣旨威逼之事，双星又恼怒了一回。彩云再说到小姐知事不免，情愿拼一死，又不欲父母闻知，日间不敢高声，只到深夜方哀哀痛哭之事，双星听了，早已柔肠寸断。彩云再说出小姐苦苦求父母收贱妾为女，再三结贱妾为姊妹，欲以续状元之盟，又恐状元不允，挑灯滴泪写书之事，双星听不完，早已呜呜咽咽，又下哀猿之泪矣。

哭罢，因又对彩云说道：“贤卿之意，我岂不知？芳卿之美，我岂不爱？无奈一片痴情，已定于蕊珠小姐，欲遣去而别自寻欢，实所不能，亦所不忍！望贤卿鉴察此衷，百凡宽恕。”彩云道：“望沾雨露，实草木之私情；要做梅花，只得耐雪霜之寒冷。小姐只念一盟，并无交接，尚赴义如饴，何况贱妾，明承花烛，已接宠光，纵枕席无缘，而朝朝暮暮之恩爱有加，胜于小姐多矣，安敢更怀不足！状元但请敦伦，勿以贱妾介意。”双星听了大喜道：“得贤卿如此体谅，衔感不尽。”因欢欢喜喜过了三朝，同出来拜见父母。

江阁老与夫人，只认做他二人成了鸾交凤友，满心欢喜。双星因说道：“小婿蒙岳父、岳母生死成全，感激无已。不独半子承欢，而膝下之礼，誓当毕尽！但恨王命在身，离京日久，不敢再留，只得拜别尊颜，进京复命。稍有次第，即当请告归养，以报大恩，万望俯从。”

江阁老道：“别事可以强屈，朝廷之事，焉敢苦羁，一听荣行。但二小女与状元新婚燕尔，岂可速别？事在倥偬，又不敢久留，莫若携之以奉衾被，庶几两便。”双星道：“小婿勉从花烛者，止不过欲借二小姐之半子，以尽大小姐之孝，而破二大人之寂寞，非小婿之贪欢也。若携之而去，殊失本旨。况小婿复命之后，亦欲请旨省亲，奔波道路，更觉不宜。只合留之妆阁，俟小婿请告归来，再偕奉二大人为妙。”江阁老道：“状元处之甚当。”遂设酒送行。又款留了一日，双星竟开船复命去了。正是：

来是念私情，去因复王命。

去来甜苦心，谁说又谁听。

双星进京复命，且按下不题。却说江夫人闲中，偶问及彩云，双星结亲情义何如，彩云方将双星苦守小姐之义，万万不肯交欢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听了，虽感激其不忘小姐，却恐怕彩云之婚，又做了空帐，只得又细细与江阁老商量。

江阁老听了，因惊怪道：“此事甚是不妥，彩云既不曾与他粘体，他这一去，又不知何时重来。两头俱虚，实实没些把臂。他若推辞，反掌之事。”夫人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却将奈何？”江阁老道：“我如今有个主意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有甚么主意？”江阁老道：“我想鸠鹊争巢，利于先入。双婿既与彩云明偕花烛，名分已正，其余闺阁之私，不必管他。我总闲在此，何不拼些工夫，竟将彩云送至蜀中，交付双亲母做媳妇。既做了媳妇，双婿归来，纵不欢喜，却也不能又生别议。况双婿守义，谅不别娶。归来与二女朝朝暮暮，雨待云停，或者一时高兴，也不可。若到此时，大女所托之事，岂不借此完了！”

夫人听了，方大喜道：“如此其妙。但只愁你年老，恐辛苦去不得。”江阁老道：“水有舟，早有车马，或亦不妨。”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须作速行之。”江阁老因吩咐家人，打点入蜀。只因这一入蜀，有分教：

才突尔惊生，又不禁喜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

节孝难忘半就半推愁忤逆

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

词云：

眼耳虽然称的当。若尽凭他，半是糊涂帐。花事喧传风雨葬，谁知原在枝头放。死去人儿何敢望。花烛之前，忽见他相傍。这喜陡从天上降，早惊破现团圆相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江阁老算计定，要送二小姐入蜀，因命家人打点行装备具舟楫，择日长行。彩云与夫人作别而去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双星进京复命，一路府县官知他是钦差，又是少年状元，无不加礼迎送，甚是风骚。双状元却一概辞免。一日行到了天津卫地方，双状元因念小姐死节于此，遂吩咐住船，叫手下在河边宽阔处，搭起一座篷厂来，请了十二个高僧，做佛事超荐江蕊珠小姐。道场完满，又亲制祭文，身穿素服，着人摆设



祭礼，自到河边再三哭奠。因命礼生读祭文道：

惟某年某月某日，新科状元赐一品服奉使海外封王孝夫双星，谨以香烛庶馐之仪，致祭于大节烈受聘未婚双夫人江小姐之灵日：呜呼！夫人何生之不辰那？何有缘而又无缘耶？夫人钟山川之秀气，生台阁之名门，珠玉结胎，冰霜赋骨，闺才倾绝代，懿美冠当时。使皇天有知，后土不昧，先播淑风，早承圣命，则今日友配青宫，异日母仪天下，安可量那？奈何父兮母兮误许书生，又恨贫兮贱兮未迎之子，适圣世之流采无方，忽一旦而宠诏自天，乃贞女之讲求有素，不终日而含笑入地。呜呼，痛哉！何能已也，不知其可也！夫人未尝蹈其辙，是谁之过欤？双星安敢辞其辜！至今夫人游魂已散，而姓字生香；双星热面虽存，而衣冠抱愧。百身莫赎，徒哀哀而问诸水滨；一死未偿，实难容于世上。呜呼！问盟则言犹在耳，问事则物是人非，问婚姻则水流花谢矣。有缘耶？无缘耶？夫人何生之不辰耶？呜呼哀哉！伏惟尚飨。

祭文读罢，双星涕泗交流，痛哭不已，见者无不垂泪。祭毕，双星随即起旱进京复命。

到了京中，次早五更入朝，进上各国表章，又将各国贡献的奇珍异宝，一同进上。天子亲自临轩，先看了双星的奏疏，知海外百余国，尽皆宾服，又各有进奉，龙颜大悦。因宣双星上殿，亲赐天语道：“遐方恃远，久不来王。今日一旦输诚纳款，献宝称臣，实古所稀有。此皆尔才能应变之所致也，其功不小。”

双星忙俯伏奏道：“皇恩浩荡，圣德汪洋，四海皆望风而向化，微臣何功之有！”天子闻奏愈喜，因又说道：“尔不辱君命，又有跋涉之劳，其功不可不赏。特赐尔为太子太傅，黼黻皇猷，佐朕之不逮。”双星连忙谢恩，谢毕，因又奏道：“臣草莽蒙恩，叨居鼎甲，虽披沥肝胆，亦不能报皇恩于万一。但出使经年，寡母在堂，未免倚闾望切，乞陛下赐臣归里，少效乌鸟三年，再展终身之犬马，则感圣恩无尽矣。”天子听了大喜道：“不尽孝焉能尽忠，准尔所奏。三年之后，速来就职可也。”赐黄金百镒，美锦百端。双星谢恩退出。百官闻知，尽来恭贺。

双星恐怕在京耽延，又生别议，遂连夜收拾，次早即辞朝出京，及屠附马闻知，再打点同公主入朝恳天子赐婚状元，而状元已离京远矣。无可奈何，只得罢了。正是：

夜静休将香饵投，鳌鱼早已脱金钩。

洋洋围圉知何处，明月空教载满舟。

双星请告出京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江阁老同了彩云小姐并侍从，望四川而来，喜得一路平平安安，不日

到了双流县，寻了寓处住下，随命家人到双家去报知。家人寻到了，因对门上人说道：“我是浙江江阁老老爷家的家人，有事要禀见太夫人。”门上人见说是江小姐家里人，便不敢停留，即同他到厅来见夫人。

江家人见了夫人，忙磕头禀道：“小人是浙江江太师老爷家家人，双状元与家老爷是翁婿。前日双状元已在本府，与小夫人结过亲了。今状元爷进京复命，故家老爷亲送小夫人到此，拜见老夫人。今已到在寓处，故差小人来报知。”

双夫人听了这番言语，竟不知这小夫人，又是谁人，心中疑惑，一时不好回言，只得起身入内，与小姐说知。小姐听了，又惊又喜又狐疑，想道：“终不成我父亲直送彩云到此。”因对双夫人说道：“婆婆可叫来人见我。”

双夫人忙着人去叫。江家人见叫他入内，只得低着头走进，到了内厅前檐下。小姐早远远看见是江安，忙叫一声：“江安，你可知我小姐在此么？”

那江安忽听见有人叫他名字，不知是谁，忙抬头往厅上一看，忽见蕊珠小姐，坐在双夫人旁边，再看是真，直吓得魂魄俱无。不禁大叫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就往外飞跑去了。小姐忙叫家人去赶转。家人因赶上扯住他道：“小夫人叫你说话，为何乱跑？”

江安见有人扯他，忽得只是乱推乱挣道：“爷爷饶了我罢！我一向听得人说，四川相近酆都城，有鬼，今果然有在你家。吓杀人也！吓杀人也！”双家人笑道：“老兄不要慌，鬼在哪里？”江安道：“里面坐的小姐，岂不是鬼？”双家人道：“老哥不要做梦了，小姐虽传说投河死了，却喜得救活在此，你不要着惊。”

江安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果是真么？你不要哄我。”双家人道：“我哄你做甚，快去见小姐！”江安方定了神，又跑进来，看着小姐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原来小姐果然重生了，这喜是哪说起？”小姐道：“且问你，老爷为何到此，夫人在家好么？”

江安道：“老爷与夫人身体虽喜康健，只因闻了小姐的死信，也哭坏了许多。老爷此来，是为二小姐与双状元已结过亲，因双状元进京，故送二小姐来侍奉老夫人。谁知无意中遇着小姐，真是喜耶！待小人快去报知老爷与二小姐，也使他们欢喜欢喜。”

小姐听了，也不胜欢喜。因吩咐江安道：“你先去报知也好，我这里随后就有轿马来接。”江安急急去了。小姐就与双夫人说明，忙差青云、野鹤，领着轿马人夫去迎请。

江阁老已有江安报知，喜个不了，巴不得立刻就来相见。及轿马到了，一刻也不停留，就同彩云上轿而来。小姐听见父亲到了，忙亲自走到仪门口，接

了进来。到得厅上，先父女抱头大哭一场，又与彩云执手悲伤了一遍，然后欢欢喜喜说道：“今生只道命苦，永无相见之期，谁知皇天垂佑，又得在此相逢，真人生侥幸也。”

小姐先拜了父亲，就与彩云交拜。拜毕，方请双夫人带着双辰出来相见。相见过，彼此称谢。蕊珠小姐又与双夫人说明彩云小姐续盟之事，又叫彩云拜了婆婆。双夫人不胜之喜，因命备酒，与亲家洗尘，合家欢喜不过。正是：

当年拆散愁无奈，今日相逢喜可知。

好向灯前重细看，莫非还是梦中时。

大家吃完团圆喜酒，就请江阁老到东边厅里住下。彩云小姐遂请入后房，与蕊珠小姐同居，二人久不会面，今宵乍见，欢喜不过，就絮絮聒聒，说了一夜。说来说去，总说的是双状元有情有义，不忘小姐之事。蕊珠小姐听了，不胜感激。因暗暗想道：“当日一见，就知双郎是个至诚君子，故赋诗寓意，而愿托终身。今果能死生不变，我蕊珠亦可谓之识人矣。但既见了我的书，肯与彩云续盟，为何又坐怀不乱？只这一句话，尚有三分可疑。”也不说破，故大家在闺中作乐，以待状元归来，再作道理。

过了月余，江阁老就要辞归，蕊珠小姐苦苦留住，那里肯放。又恐母亲在家悬望，遂打发野鹤，先去报喜。江阁老只得住下。又过不得月余，忽有报到，报双状元加了太子太傅之衔，钦赐荣归养亲，大家愈加欢喜。

江小姐闻知，因暗暗对双夫人说道：“状元归时，望婆婆且莫说出媳妇在此，须这般这般，试他一试，方见他一片真心。”双夫人听了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，我依你行。”遂一吩咐了家下人。

又过不得些时，果然状元奉旨驰驿而还。一路上好不兴头，十分荣耀。到了成都府，早有府官迎接。到了双流县，早有县官迎接。双夫人着双辰直迎至县城门外。双星迎接到家，先拜了祖先，然后拜见母亲道：“孩儿只为贪名，冬温夏凉之礼，与晨昏定省之仪皆失，望母亲恕孩儿之罪。”双夫人道：“出身事主，光宗耀祖，此大孝也，何在朝夕。”兄弟双辰，又请哥哥对拜。拜毕，双夫人因又说道：“浙江江亲家，远远送了媳妇来，实是一团美意。现住在东厅，你可快去拜见谢他。”双星道：“江岳父待孩儿之心，实是天高地厚。但不该送此媳归来，这媳妇之事，却非孩儿所愿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双夫人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有话且拜见过再说。”

双星遂到东厅，来拜见江阁老道：“小婿因归省心急，有失趋侍，少答劬劳，即当晨昏子舍，怎反劳岳父大人跋涉远道，叫小婿于心何安？”江阁老道：“儿女情深，不来则事不了，故劳而不倦，状元宜念之。”说不完，彩云早也出来见了。见毕，双星因说道：“事有根因，我双星与贤卿所续之盟，是为

江非为双也。贤卿为何远迢迢到此？”彩云因答道：“事难逆料，状元与贱妾所守之戒，是言死而非言生也，贱妾是以急忙忙而来。”

双星听了，一时摸不着头路。因是初见面，不好十分抢先，只得隐忍出来，又见母亲。双夫人因责备他道：“你当先初出门时，你原说要寻一个媳妇，归来侍奉我。后秋试来家，你又说寻着了江家小姐，幸不辱命。今你又侥幸中了状元，江阁老又亲送女儿来与你做媳妇，自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美事，为何你反不悦？莫非你道我做母亲的福薄，受不起你夫妻之拜么？”双星道：“母亲不要错怪了孩儿，孩儿所说寻着了江家小姐，是大女蕊珠小姐，非二女彩云小姐也。”

双夫人道：“既是大小姐，为何江亲家又送二小姐来？”双星道：“有个缘故，大小姐不幸遭变，为守孩儿之节死了，故岳父不欲寒此盟，又苦苦送二小姐来相续。”双夫人道：“续盟之意，江亲家可曾与你说过？”双星道：“已说过了。”双夫人道：“你可曾应承？”双星道：“孩儿原不欲应承，只因大小姐有遗书再三嘱托，孩儿不敢负她之情，故勉强应承了。”双夫人道：“应承后可曾结亲？”双星道：“亲虽权宜结了，孩儿因忘不得大小姐之义，却实实不曾同床。”

双夫人道：“你这就大差了。你虽属意大小姐，大小姐虽为你尽节，然今亦已死矣。你纵义不可忘，只合不忘于心，再没个身为朝廷臣子，而守匹夫不娶小节之理。江亲家以二小姐续盟，自是一团美意。你若必欲守义，就不该应承，就不该结亲；既已结亲，而又不与同床，你不负心固是矣，而此女则何辜？殊觉不情。况你在壮年，不遂家室，将何以报母命？大差，大差！快从母命，待我与你再结花烛。”双星道：“母亲之命，焉敢有违。但不必同床，却是孩儿报答蕊珠小姐之一点痴念，万万不可回也。”

双夫人笑一笑道：“我儿莫要说嘴，倘到其间，这点痴念，只怕又要回了，却将如何？”双星说到伤心，不觉凄然欲哭道：“母亲，母亲，若要孩儿这点痴回时，除非蕊珠小姐再世重生，方才可也。”双夫人听了，又笑一笑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我要回你的痴念头便容易了。”双星也只说母亲取笑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双夫人果然叫人检了一个黄道吉日；满厅结彩铺毡，又命乐人鼓乐喧天，又命家人披红挂彩，又命礼生往来赞襄，十分丰盛热闹。到了黄昏，满厅上点得灯烛辉煌。礼生喝礼，先请了状元新郎出来，然后一阵侍妾簇拥着珠冠霞披阁老小姐出来，同拜天地，又同拜母亲双夫人，又同拜泰山江阁老。拜毕，然后笙箫鼓乐，迎入洞房。正是：

白面乌纱正少年，琼姿玉貌果天然。



若非种下风流福，安得牵成萝菟缘！

状元与小姐到了房中，虽是对面而坐，同饮合欢，却面前摆着两席酒，相隔甚远。席上的锭盛糖果，又高高堆起，遮得严严，新人虽揭去盖头，却缨络垂垂，挂了一面，哪里看得分明。况双星心下已明知是彩云小姐，又低着头不甚去看，哪里知道是谁。左右侍妾，送上合卺酒来，默饮了数杯，俱不说话。

又坐了半晌，将有请入鸳帏之意，双星方开口对着新人说道：“良宵花烛，前已结矣。合卺之卮，前已饮矣。今夕复举者，不过奉家慈之命，以尽贤卿远来之意。至于我双星感念令先姐之恩义，死生不变，此贤卿所深知，不待今日言矣。分榻而寝，前已有定例，不待今日又讲矣。夜漏已下，请贤卿自便，我双星要与令先姐结梦中之花烛矣。疏冷之罪，统容荆请。”

说罢就要急走出房去，只见新人将双手分开面上的珠络，高声叫道：“双郎，双郎，你看我是哪个！你果真为我蕊珠多情如此耶？你果真为我蕊珠守盟如此耶？我江蕊珠获此义夫，好侥幸耶！”

双星突然听见蕊珠小姐说话，吃了一惊，再定睛一看，认得果是蕊珠小姐。这一喜非常，便不问是生是死，是真是假，忙走上前，一把抱定不放。道：“小姐呀，小姐呀！你撇得我双星好狠耶！你想得双星好苦耶！你今日在此，难道不曾死耶！你难道重生耶？莫非还是梦耶？快说个明白。”小姐道：“状元不须惊疑，妻已死矣，幸得有救，重生在此。”双星道：“果是真么？”小姐道：“若不是真，小妹缘何在此？”

双星方大喜道：“贤妹果重生，只怕我双星又要喜死耶！贤妹呀，贤妹呀！且莫说你为我双星投河而死之大节，即遗书托令妹续盟这一段委曲深情，也感激不尽！”小姐道：“状元为我辞婚屠府，而甘受海上风涛之险，这且慢论，只舍妹续盟一段，而状元既念妻之情而不忍违，又守妾之义而断不染，真古今钟情人所未有，叫我小妹如何不私心喜而生敬！”

双星道：“此一举，在贤妹可以表情，在愚兄可以明心，俱得矣。只可怜令妹，碌碌为人，而徒享虚名，毫无实际。她一副娇羞热面，也不知受了我双星多少抢白；她一片恳款真心，我双星竟不曾领受她半分。今日得与夫人相见，而再一回思，殊觉不情，不能无罪。明日还求贤妹，率我去负荆以请。”蕊珠小姐道：“这也不消了。舍妹前边的苦尽，后面自然甘来，何须性急。可趁此花烛，着人请来，当面讲明，使大家欢喜。”

侍妾才打帐去请，原来彩云此时正悄悄伏在房门外，听他二人说话，听到二人说她许多好处，再听见叫侍妾请她，不待请竟揭开房帏，笑嘻嘻走了入来。说道：“二新人幸喜相逢，我小妹也只得要三曹对案了。状元疑小姐的手书是假，今请问小姐是假不是假？姐姐疑状元与妹子之花烛，未必无染，今请问

状元是有染是无染？”

双星与蕊珠小姐一齐笑说道：“手书固然是真，而续盟亦未尝假。从前虽说无染，而向后请将颜色染深些，以补不足，亦未为不可。二小姐何必这等着急？”彩云听了，也忍不住笑将起来。双星因命撤去套筵，重取芳樽美味，三人促膝而饮。细说从前许多情义，彼此快心。直饮到醉乡深处，方议定今宵巫峡行云，明夕阳台行雨，先送彩云到高唐等梦，然后双星携蕊珠小姐，同入温柔，以完满昔日之愿。正是：

人心乐处花疑笑，好事成时烛有光。

不识今宵鸳帐里，痴魂消出许多香。

到了次夜，蕊珠小姐了无妒意，立逼双郎与彩云践约。正是：

记得闻香甘咽唾，常羞对美苦流涎。

今宵得做鸳鸯梦，这段风流岂羡仙。

双星闺中快乐，过了三朝，然后重率大小两个媳妇，拜见婆婆。双夫人见他一夫二妇，美美满满，如鱼水和谐，怎么不喜。又同拜见岳丈，江阁老更是欣然。大家欢欢喜喜，倏忽过了半年。

江阁老见住久，忽思量要回去。双星因与母亲商量道：“两个媳妇，本该留在家中，侍奉母亲。但岳父母老年无子，教他独自回去，却于心不安。”双夫人道：“江亲家将两个女儿嫁你，原图你作半子之靠，著一旦留下两个媳妇，岂不失他之望！况你自幼原过继与他为子，就不赘你为婿，也不该忘恩负义。何况招赘之后，又有许多恩义，怎生丢得下。你自同两个媳妇，去完你之事，不须虑我，我自有双辰侍奉。况双辰已列青衿，又定了亲事，自能料理家事。”

双星听了，一时主张不定。转是两个媳妇不肯。道：“岂有媳妇不事婆婆之理！既是叔叔料理得家事，何不连婆婆也接了同去，只当随子赴任，庶几两便。”双夫人却不得媳妇之情，只得罢了。便急急替双辰完了亲事，然后一同往浙，到了江府。

江夫人久已有野鹤报知，今日母子重逢，其乐非常。又见双星同双夫人俱来，知是长久之计，更加欢喜。从此两家合作一家，骨肉团圆，快乐无穷。后来双星的官，也做到侍郎，无忝父亲书香一脉。又勉励兄弟双辰，也成了进士。蕊珠与彩云各生一子，俱登科甲。江阁老夫妻，俱是双星做了半子送终。又以一子，继了江姓。双星恩义无亏，故至今相传，以为佳话。有诗为证：

眼昏好色见时亲，意乱贪花处处春。

惟有认真终不变，故今传作定情人。

全文完